孟子

孟子

THE LIBRARY OF THE
OCT 1 1932
UNIVERSITY OF ILLINOIS.

光緒壬辰年
浙江書局刊

B
128
.C48
1892
v.1

孟子序說

史記列傳曰。孟軻。趙氏曰。孟子。魯公族孟孫之後。漢書注云。字子車。一說。字子輿。騶人也。騶亦作鄒。本邾國也。受業子思之門人。子思。孔子之孫。名伋。索隱云。王劭以人爲衍字。而趙氏註。及孔叢子等書。亦皆云孟子親受業於子思。未知是否。道既通。趙氏曰。孟子通五經。尤長於詩書。程子曰。孟子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聖之時者也。故知易者莫如孟子。又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又曰。春秋無義戰。又曰。春秋天子之事。故知春秋者。莫如孟子。尹氏曰。以此而言。則趙氏謂孟子長於詩書而已。豈知孟子者哉。游事齊

972830

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爲迂遠而闊於事情。按史記梁惠王之三十五年乙酉。孟子始至梁。其後二十三年。當齊湣王之十年丁未。齊人伐燕。而孟子在齊。故古史謂孟子先事齊宣王。後乃見梁惠王。襄王。齊湣王。獨孟子以伐燕爲宣王時事。與史記荀子等書皆不合。而通鑑以伐燕之歲爲宣王十九年。則是孟子先游梁。而後至齊見宣王矣。然考異亦無他據。又未知孰是也。當是之時。秦用商鞅。楚魏用吳起。齊用孫子田忌。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爲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

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趙氏曰。凡二百六十一章。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韓子曰。孟軻之書。非軻自著。軻既沒。其徒萬章公孫丑相與記軻所言焉耳。愚按二說不同。史記近是。

韓子曰。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程子曰。韓子此語。非是蹈襲前人。又非鑿空撰得出。

必有所見若無所見。不知言所傳者何事。○又曰。孟氏醇乎醇者也。荀與揚。大醇而小疵。程子曰。韓子論孟子甚善。非見得孟子意。亦道不到。其論荀揚則非也。荀子極偏駁。只一句性惡。大本已失。揚子雖少過。然亦不識性。更說甚道。○又曰。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徧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後離散。分處諸侯之國。又各以其所能授弟子。源遠而末益分。惟孟軻師子思。而子思之學。出於曾子。自孔子沒。獨孟軻氏

之傳得其宗。故求觀聖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程子曰。孔子言參也魯。然顏子沒後。終得聖人之道者。曾子也觀其啟手足時之言。可以見矣。所傳者。子思孟子。皆其學也。○又曰。揚子雲曰。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夫楊墨行。正道廢。孟子雖賢聖。不得位。空言無施。雖切何補。然賴其言。而今之學者。尙知宗孔氏。崇仁義。貴王賤霸而已。其大經大法。皆亡滅而不救。壞爛而不收。所謂存十一於千百。安

在其能廓如也。然向無孟氏，則皆服左衽而言侏離矣。故愈嘗推尊孟氏，以爲功不在禹下者，爲此也。

或問於程子曰：孟子還可謂聖人否？程子曰：未敢便道他是聖人，然學已到至處。愚按至字，恐當作聖字。○程子又曰：孟子有功於聖門，不可勝言。仲尼只說一箇仁字，孟子開口便說仁義。仲尼只說一箇志，孟子便說許多養氣出來。只此二字，其功

甚多。又曰。孟子有大功於世。以其言
性善也。又曰。孟子性善養氣之論。皆
前聖所未發。又曰。學者全要識時。若
不識時。不足以言學。顏子陋巷自樂。以
有孔子在焉。若孟子之時。世既無人。安
可不以道自任。又曰。孟子有些英氣。
才有英氣。便有圭角。英氣甚害事。如顏
子便渾厚不同。顏子去聖人。只毫髮間。
孟子大賢。亞聖之次也。或曰。英氣見於

甚處曰但以孔子之言比之便可見且如冰與水精非不光比之玉自是有温潤含蓄氣象無許多光耀也

楊氏曰孟子一書只是要正人心教人存心養性收其放心至論仁義禮智則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爲之端論邪說之害則曰生於其心害於其政論事君則曰格君心之非一正君而國定千變萬化只說從心上來人能正心則事

無足爲者矣。大學之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本只是正心誠意而已。心得其正。然後知性之善。故孟子遇人便道性善。歐陽永叔却言聖人之教人。性非所先。可謂誤矣。人性上不可添一物、堯舜所以爲萬世法。亦是率性而已。所謂率性。循天理是也。外邊用計用數。假饒立得功業。只是人欲之私、與聖賢作處天地懸隔。

孟子卷之一　　朱熹集註

梁惠王章句上　凡七章

孟子見梁惠王。梁惠王，魏侯罃也。都大梁，僭稱王。謚曰惠。史記：惠王三十五年，卑禮厚幣以招賢者，而孟軻至梁。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叟，長老之稱。王所謂利，蓋富國彊兵之類。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仁者，心之德，愛之理。義者，心之制，事之宜也。此二句乃一章之大指，下文乃詳言之。後多放此。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萬乘

之國弒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弒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爲不多矣苟爲後義而先利不奪不饜乘去聲饜於豔反○此言求利之害以明上文何必曰利之意也征取也上取乎下下取乎上故曰交征國危謂將有弒奪之禍乘車數也萬乘之國者天子畿內地方千里出車萬乘千乘之家者天子之公卿采地方百里出車千乘也千乘之國諸侯之國百乘之家諸侯之大夫也弒下殺上也饜足也言臣之於君每十分而取其一分亦已多矣若又以義爲後而以利爲先則不弒其君而盡奪之其心未肯以爲足也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此言仁義未嘗不利以明上文

亦有仁義而已之意也。遺，猶棄也。後，不急也。言仁者必愛其親，義者必急其君。故人君躬行仁義而無求利之心，則其下化之，自親戴於己也。

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

此重言之，以結上文兩節之意。○此章言仁義根於人心之固有，天理之公也。利心生於物我之相形，人欲之私也。循天理，則不求利而自無不利；徇人欲，則求利未得而害已隨之。所謂毫釐之差，千里之繆。此孟子之書所以造端託始之深意，學者所宜精察而明辨也。○太史公曰：余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利誠亂之始也。夫子罕言利，常防其源也。故曰：放於利而行，多怨。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好利之弊，何以異哉？程子曰：君子未嘗不欲利，但專以利為心，則有害。惟仁義則不求利而未嘗不利也。當是之時，天下之人惟利是求，而不復知有仁義。故孟子

言仁義而不言利所以拔本塞源而救其弊此聖賢之心也

○孟子見梁惠王王立於沼上顧鴻鴈麋鹿曰賢者亦樂此乎

樂音洛篇內同○沼池也鴻鴈之大者麋鹿之大者

孟子對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

此一章之大指

詩云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鳥鶴鶴王在靈沼於牣魚躍文王以民力爲臺爲沼而民歡樂之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樂其有麋鹿魚鼈古之

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亟音棘。麀音憂。鶴，詩作翯，高戶角反。於音烏。

○此引詩而釋之，以明賢者而後樂此之意。詩大雅靈臺之篇。經，量度也。靈臺，文王臺名也。營，謀爲也。攻，治也。不日，不終日也。亟，速也。言文王戒以勿亟也。子來，如子來趨父事也。靈囿、靈沼，臺下有囿，囿中有沼也。麀，牝鹿也。伏，安其所，不驚動也。濯濯，肥澤貌。鶴鶴，潔白貌。於，歎美辭。牣，滿也。孟子言文王雖用民力，而民反歡樂之，既加以美名，而又樂其所有。蓋由文王能愛其民，故民樂其樂，而文王亦得以享其樂也。

湯誓曰：時日害喪？予及女偕亡。民欲與之偕亡，雖有臺池鳥獸，豈能獨樂哉？害音曷。喪，去聲。女音汝。

○此引書而釋之，以明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之意也。湯誓，商書篇名。時，是也。日，指夏桀。害，何也。桀嘗自言吾有天下如

天之有日。日亡。吾乃亡耳。民怨其虐。故因其自言而目之曰。此日何時亡乎。若亡則我寧與之俱亡。蓋欲其亡之甚也。孟子引此。以明君獨樂而不卹其民。則民怨之而不能保其樂也。

○梁惠王曰。寡人之於國也。盡心焉耳矣。河內凶。則移其民於河東。移其粟於河內。河東凶亦然。察鄰國之政。無如寡人之用心者。鄰國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寡人。諸侯自稱。言寡德之人也。河內。河東。皆魏地。凶。歲不熟也。移民以就食。移粟以給其老稚之不能移者。

孟子對曰。王好戰。請以戰喻。塡然鼓之。兵刃既接。棄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後止。

或五十步而後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則何如。曰。不可。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曰。王如知此。則無望民之多於鄰國也。好去聲。塡音田。○塡。鼓音也。兵以鼓進。以金退。直。猶但也。言此以譬鄰國不卹其民。惠王能行小惠。然皆不能行王道以養其民。不可以此而笑彼也。楊氏曰。移民移粟。荒政之所不廢也。然不能行先王之道。而徒以是爲盡心焉。則末矣。

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鼈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穀與魚鼈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養生喪

死無憾王道之始也勝音升數音促罟音古洿音烏○農時謂春耕夏耘秋收之時凡有興作不違此時至冬乃役之也不可勝食言多也數密也罟網也洿窊下之地水所聚也古者網罟必用四寸之目魚不滿尺市不得粥人不得食山林川澤與民共之而有厲禁草木零落然後斧斤入焉此皆為治之初法制未備且因天地自然之利而撙節愛養之事也然飲食宮室所以養生祭祀棺槨所以送死皆民所急而不可無者今皆有以資之則人無所恨矣王道以得民心為本故以此為王道之始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

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衣去聲畜勅六反數去聲王去聲凡有天下者人稱之曰王則平聲據其身臨天下而言曰王則去聲後皆放此○五畝之宅一夫所受二畝半在田二畝半在邑田中不得有木恐妨五穀故於牆下植桑以供蠶事五十始衰非帛不煖未五十者不得衣也畜養也時謂孕字之時如孟春犧牲毋用牝之類也七十非肉不飽未七十者不得食也百畝之田亦一夫所受至此則經界正井地均無不受田之家矣庠序皆學名也申重也丁寧反覆之意善事父母爲孝善事兄長爲悌頒與斑同老人頭半白黑者也負任在背戴任在首夫民衣食不足則不暇治禮義而飽煖無教則

又近於禽獸。故既富而教以孝悌。則人知愛親敬長而代其勞。不使之負戴於道路矣。衣帛食肉。但言七十。舉重以見輕也。黎。黑也。黎民。黑髮之人。猶秦言黔首也。少壯之人雖不得衣帛食肉。然亦不至於飢寒也。此言盡法制品節之詳。極裁成輔相之道。以左右民。是王道之成也。

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莩而不知發。人死則曰非我也歲也。是何異於刺人而殺之。曰非我也兵也。王無罪歲。斯天下之民至焉。

莩平表反。刺七亦反。○檢制也。莩餓死人也。發發倉廩以賑貸也。歲謂歲之豐凶也。惠王不能制民之產。又使狗彘得以食人之食。則與先王制度品節之意異矣。至於民飢而死。猶不知發。則其所移特民間之粟而已。乃以民不加多。歸罪於歲凶。

是知刃之殺人。而不知操刃者之殺人也。不罪歲。則必能自反而益脩其政。天下之民至焉。則不但多於鄰國而已。○程子曰。孟子之論王道。不過如此。可謂實矣。又曰。孔子之時。周室雖微。天下猶知尊周之爲義。故春秋以尊周爲本。至孟子時。七國爭雄。天下不復知有周。而生民之塗炭已極。當是時。諸侯能行王道。則可以王矣。此孟子所以勸齊梁之君也。蓋王者。天下之義主也。聖賢亦何心哉。視天命之改與未改耳。

○梁惠王曰。寡人願安承教。承上章言。願安意以受教。孟子對曰。殺人以梃與刃。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梃徒頂反○梃杖也。以刃與政。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孟子又問而王答也。曰。庖有肥肉。廐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

率此獸而食人也厚斂於民以養禽獸而使民飢以死則無異於驅獸以食人矣獸相食且人惡之為民父母行政不免於率獸而食人惡在其為民父母也惡之之惡去聲惡在之惡平聲○君者民之父母也惡在猶言何在也仲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為其象人而用之也如之何其使斯民飢而死也俑音勇為去聲○俑從葬木偶人也古之葬者東草為人以為從衛謂之芻靈略似人形而已中古易之以俑則有面目機發而太似人矣故孔子惡其不仁而言其必無後也孟子言此作俑者但用象人以葬孔子猶惡之況實使民飢而死乎○李氏曰為人君者固未嘗有率獸食人之心然徇一己之欲而不卹

其民則其流必至於此故以爲民父母告之夫父母之於子爲之就利避害未嘗頃刻而忘於懷何至視之不如犬馬乎○

梁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強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東敗於齊長子死焉西喪地於秦七百里南辱於楚寡人恥之願比死者一洒之如之何則可

長上聲喪去聲比必二反洒與洗同○魏本晉大夫魏斯與韓氏趙氏共分晉地號曰三晉故惠王猶自謂晉國惠王三十年齊擊魏破其軍虜太子申十七年秦取魏少梁後魏又數獻地於秦又與楚將昭陽戰敗亡其七邑比猶爲也言欲爲死者雪其恥也

孟子對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

百里小國也然能行仁政則天下之民歸之矣

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耨。壯者以暇日。脩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省所梗反。斂易皆去聲。耨奴豆反。長上聲。○省刑罰。薄稅斂。此二者。仁政之大目也。易治也。耨耘也。盡己之謂忠。以實之謂信。君行仁政。則民得盡力於農畝。而又有暇日以脩禮義。是以尊君親上。而樂於效死也。

彼奪其民時使不得耕耨以養其父母。父母凍餓。兄弟妻子離散。養長去聲。○彼謂敵國也。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誰與王敵。夫音扶。○陷陷於阱。溺溺於水。暴虐之意。征正也。以彼暴虐其民。而率吾

尊君親上之民往正其罪彼民方怨其上而樂歸於我則誰與我爲敵哉故曰仁者無敵王請勿疑仁者無敵蓋古語也百里可王以此而已恐王疑其迂闊故勉使勿疑也○孔氏曰惠王之志在於報怨孟子之論在於救民所謂惟天吏則可以伐之蓋孟子之本意○

孟子見梁襄王襄王惠王子名赫出語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見所畏焉卒然問曰天下惡乎定吾對曰定于一語去聲卒七沒反惡平聲○語告也不似人君不見所畏言其無威儀也卒然急遽之貌蓋容貌辭氣乃德之符其外如此則其中之所存者可知王問列國分爭天下當何所定孟子對以必合于一然後定也孰能一之王問也對曰不嗜殺人者

能一之。嗜，甘也。孰能與之。王復問也。與猶歸也。對曰。天下莫不與也。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間旱。則苗槁矣。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浡然興之矣。其如是。孰能禦之。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殺人者也。如有不嗜殺人者。則天下之民皆引領而望之矣。誠如是也。民歸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誰能禦之。夫音扶。浡音勃。由當作猶。古字借用。後多放此。○周七八月。夏五六月也。油然。雲盛貌。沛然。雨盛貌。浡然。興起貌。禦。禁止也。人牧。謂牧民之君也。領。頸也。蓋好生惡死。人心所同。故人君不嗜殺人。則天下悅而歸之。○蘇氏

曰。孟子之言。非苟爲大而已。然不深原其意
而詳究其實。未有不以爲迂者矣。予觀孟子
以來。自漢高祖。及光武。及唐太宗。及我宋太
祖皇帝。能一天下者四君。皆以不嗜殺人致
之。其餘殺人愈多。而天下愈亂。秦晉及隋。力
能合之。而好殺不已。故或合而復分。或遂以
亡國。孟子之言。
豈偶然而已哉。○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
事。可得聞乎。齊宣王。姓田氏。名辟疆。諸侯僭稱王也。齊桓公。晉文公。皆霸諸
侯者。孟子對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
以後世無傳焉。臣未之聞也。無以。則王乎。道。言
也。董子曰。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稱五霸。爲其先詐力而後仁義也。亦此意也。以。已通用。
無已。必欲言之而不止也。王。謂王天下之道。曰。德何如。則可以王

矣。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保。愛護也。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曰。可。曰。何由知吾可也。曰。臣聞之胡齕曰。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王見之。曰。牛何之。對曰。將以釁鐘。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對曰。然則廢釁鐘與。曰。何可廢也。以羊易之。不識有諸。○齕音核。舍上聲。觳音斛。觫音速。與平聲。胡齕。齊臣也。釁鐘。新鑄鐘成。而殺牲取血。以塗其釁郄也。觳觫。恐懼貌。孟子述所聞胡齕之語。而問王。不知果有此事否。曰。有之。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為愛也。

臣固知王之不忍也。王見牛之觳觫而不忍殺。卽所謂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擴而充之則可以保四海矣。故孟子指而言之。欲王察識於此而擴充之也。愛。猶吝也。王曰。然。誠有百姓者。齊國雖褊小。吾何愛一牛。卽不忍其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言以羊易牛其迹似吝。實有如百姓所譏者。然我之心。不如是也。曰。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爲愛也。以小易大。彼惡知之。王若隱其無罪而就死地。則牛羊何擇焉。王笑曰。是誠何心哉。我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也。惡。平聲。○異。怪

也。隱。痛也。擇。猶分也。言牛羊皆無罪而死。何所分別而以羊易牛乎。孟子故設此難。欲王反求而得其本心。王不能然。故卒無以自解於百姓之言也。

曰。無傷也。是乃仁術也。見牛未見羊也。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廚也。

遠去聲〇無傷。言雖有百姓之言。不爲害也。術。謂法之巧者。蓋殺生既所不忍。釁鐘又不可廢。於此無以處之。則此心雖發。而終不得施矣。然見牛則此心已發而不可遏。未見羊則其理未形而無所妨。故以羊易牛。則二者得以兩全而無害。此所以爲仁之術也。聲。謂將死而哀鳴也。蓋人之於禽獸。同生而異類。故用之以禮。而不忍之心。施於見聞之所及。其所以必遠庖廚者。亦以預養是心。而廣爲仁之術

也。王說曰、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謂也。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戚戚焉。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

說、音悅。忖、七本反。度、待洛反。夫我之夫、音扶。○詩小雅巧言之篇。戚戚、心動貌。王因孟子之言、而前日之心復萌、乃知此心不從外得。然猶未知所以反其本而推之也。

曰、有復於王者曰、吾力足以舉百鈞、而不足以舉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則王許之乎。曰否。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然則一羽之不舉、爲

不用力焉輿薪之不見爲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見保爲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爲也非不能也與平聲爲不之爲去聲○復白也鈞三十斤百鈞至重難舉也羽鳥羽一羽至輕易舉也秋毫之末毛至秋而末銳小而難見也輿薪以車載薪大而易見也許猶可也今恩以下又孟子之言也蓋天地之性人爲貴故人之與人又爲同類而相親是以惻隱之發則於民切而於物緩推廣仁術則仁民易而愛物難今王此心能及物矣則其保民而王非不能也但自不肯爲耳曰不爲者與不能者之形何以異曰挾太山以超北海語人曰我不能是誠不能也爲長者折枝語人曰我不能是

不爲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挾太山以超北海之類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類也。語去聲爲長之爲去聲長上聲折之舌反○形狀也。挾以腋持物也。超躍而過也。爲長者折枝。以長者之命。折草木之枝。言不難也。是心固有。不待外求。擴而充之。在我而已。何難之有。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爲而已矣。今恩足

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與，平聲。○

老，以老事之也。吾老，謂我之父兄。人之老，謂人之父兄。幼，以幼畜之也。吾幼，謂我之子弟。人之幼，謂人之子弟。運於掌，言易也。詩大雅思齊之篇。刑，法也。寡妻，寡德之妻，謙辭也。御，治也。不能推恩，則衆叛親離，故無以保妻子。蓋骨肉之親，本同一氣，又非但若人之同類而已。故古人必由親親推之，然後及於仁民；又推其餘，然後及於愛物，皆由近以及遠，自易以難。今王反之，則必有故矣。故復推本而再問之。

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為甚。王請度之。度之之度，待洛反。○權，稱錘也。度，丈尺也。度之，謂稱量之也。言物之輕重長短，人所難齊，必以權度度之而後可見。若心之應物，則其輕重長短之難齊，而不可不度以本然之權度，又

（有甚於物者。今王恩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是其愛物之心重且長，而仁民之心輕且短，失其當然之序，而不自知也。故上文既發其端，而於此請王度之也。）

抑王興甲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然後快於心與？（與，平聲。○抑，發語辭。士，戰士也。構，結也。孟子以王愛民之心所以輕且短者，必其以是三者為快也。然三事實非人心之所快，有甚於殺觳觫之牛者。故指以問王，欲其以此而度之也。）

王曰：否。吾何快於是？將以求吾所大欲也。（不快於此者，心之正也；而必為此者，欲誘之也。欲之所誘者獨在於是，是以其心尚明於他而獨暗於此。此其愛民之心所以輕短，而功不至於百姓也。）

曰：王之所大欲，可得聞與？王笑而不言。曰：為肥甘不足於口

與輕煖不足於體與抑爲采色不足視於目
與聲音不足聽於耳與便嬖不足使令於前
與王之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豈爲是哉曰
否吾不爲是也曰然則王之所大欲可知已
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國而撫四夷也以若
所爲求若所欲猶緣木而求魚也與平聲爲肥抑爲豈
爲不爲之爲皆去聲便令皆平聲辟與闢同
朝音潮○便嬖近習嬖幸之人也已語助辭
辟開廣也朝致其來朝也秦楚皆大國莅臨
也若如此也所爲指興兵結怨之事緣木求
魚言必不可得王曰若是其甚與曰殆有甚焉緣木

求魚雖不得魚無後災以若所爲求若所欲盡心力而爲之後必有災曰可得聞與曰鄒人與楚人戰則王以爲孰勝曰楚人勝曰然則小固不可以敵大寡固不可以敵衆弱固不可以敵彊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齊集有其一以一服八何以異於鄒敵楚哉蓋亦反其本矣甚與聞與之與平聲○殆蓋皆發語辭鄒小國楚大國齊集有其一言集合齊地其方千里是有天下九分之一也以一服八必不能勝所謂後災也反本說見下文

今王發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

之朝耕者皆欲耕於王之野。商賈皆欲藏於王之市。行旅皆欲出於王之塗。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於王。其若是。孰能禦之。朝音潮。賈音古。愬與訴同。〇行貨曰商。居貨曰賈。發政施仁。所以王天下之本也。近者悅。遠者來。則大小强弱非所論矣。蓋力求所欲。則所欲者反不可得。能反其本。則所欲者不求而至。〇與首章意同。王曰。吾惛。不能進於是矣。願夫子輔吾志。明以教我。我雖不敏。請嘗試之。惛與昏同。曰。無恆產而有恆心者。惟士爲能。若民則無恆產。因無恆心。苟無恆心。放辟邪侈。無不爲已。

及陷於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爲也。焉

恆胡登反。辟與僻同。焉於虔反。○恆。常也。產。生業也。恆產。可常生之業也。恆心。人所常有之善心也。士嘗學問。知義理。故雖無常產而有常心。民則不能然矣。罔。猶羅網。欺其不見而取之也。

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

畜。許六反。下同。○輕。猶易也。此言民有常產而有常心也。

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此惟

救死而恐不贍奚暇治禮義哉治平聲凡治字爲理物之義者平聲爲已理之義者去聲後皆放此○贍足也此所謂無常產而無常心者也王欲行之則盍反其本矣盍何不也使民有常產者又發政施仁之本也說見下文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音見前章○此言制民之

產之法也。趙氏曰。八口之家。次上農夫也。此王政之本。常生之道。故孟子爲齊梁之君各陳之也。楊氏曰。爲天下者。舉斯心加諸彼而已。然雖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者。不行先王之道故也。故以制民之產告之。○此章言人君當黜霸功。行王道。而王道之要。不過推其不忍之心。以行不忍之政而已。齊王非無此心。而奪於功利之私。不能擴充以行仁政。雖以孟子反覆曉告。精切如此。而蔽固已深。終不能悟。是可歎也。

梁惠王章句下 凡十六章

莊暴見孟子曰。暴見於王。王語暴以好樂。暴未有以對也。曰。好樂何如。孟子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國其庶幾乎。見於之見音現。下見於同。語去聲。下同。好去聲。

篇內並同○莊暴齊臣也庶幾近辭也言近於治他日見於王曰王
嘗語莊子以好樂有諸王變乎色曰寡人非
能好先王之樂也直好世俗之樂耳變色者慚其好
之不正也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其庶幾乎今之樂
由古之樂也今樂世俗之樂古樂先王之樂曰可得聞與曰
獨樂樂與人樂樂孰樂曰不若與人曰與少
樂樂與眾樂樂孰樂曰不若與眾聞與之與平聲樂樂
下字音洛孰樂亦音洛○獨樂不若與人與少樂不若與眾亦人之常情也臣請
為王言樂為去聲○此以下皆孟子之言也今王鼓樂於此

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疾首蹙頞而相告曰。吾王之好鼓樂。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疾首蹙頞而相告曰。吾王之好田獵。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此無他。不與民同樂也。蹙子六反。頞音遏。○夫音扶。同樂之樂音洛。○鐘鼓管籥皆樂器也。舉皆也。疾首頭痛也。蹙聚也。頞額也。人憂戚則蹙其額。極窮也。羽旄旌屬。不與民同樂。謂獨樂其身。而不恤其民。使之窮困也。今王鼓樂於此

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鼓樂也。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田獵也。此無他，與民同樂也。病與之與與下聲同。樂之樂音洛。○與民同樂者，推好樂之心以行仁政，使民各得其所也。今王與百姓同樂，則王矣。好樂而能與百姓同之，則天下之民歸之矣，所謂齊其庶幾者如此。○范氏曰：戰國之時，民窮財盡，人君獨以南面之樂自奉其身。孟子切於救民，故因齊王之好樂，開導其善心，深勸其與民同

樂。而謂今樂猶古樂。其實今樂古樂。何可同也。但與民同樂之意。則無古今之異耳。若必欲以禮樂治天下。當如孔子之言。必用韶舞。必放鄭聲。蓋孔子之言。爲邦之正道。孟子之言。救時之急務。所以不同。楊氏曰。樂以和爲主。使人聞鐘鼓管絃之音。而疾首蹙頞。則雖奏以咸英韶濩。無補於治也。故孟子告齊王以此。姑正其本而已。

○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囿音又。傳直戀反。○囿者。蕃育鳥獸之所。古者四時之田。皆於農隙以講武事。然不欲馳騖於稼穡場圃之中。故度閒曠之地以爲囿。然文王七十里之囿。其亦三分天下有其二之後也與。傳。謂古書。曰。若是其大乎。曰。民猶以爲小也。曰。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猶以爲大。

何也。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芻蕘者往焉。雉兔者往焉。與民同之。民以為小。不亦宜乎。芻音初。蕘音饒。○芻。草也。蕘。薪也。臣始至於境。問國之大禁。然後敢入。臣聞郊關之內。有囿方四十里。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則是方四十里。為阱於國中。民以為大。不亦宜乎。阱才性反。○禮入國而問禁。國外百里為郊。郊外有關。阱。坎地以陷獸者。言陷民於死也。○齊宣王問曰。交鄰國有道乎。孟子對曰。有。惟仁者為能以大事小。是故湯事葛。文王事昆夷。惟智者為能

以小事大。故太王事獯鬻。句踐事吳。獯音熏。鬻音育。句音鉤。○仁人之心。寬洪惻怛。而無較計大小彊弱之私。故小國雖或不恭。而吾所以字之之心自不能已。智者明義理。識時勢。故大國雖見侵陵。而吾所以事之之禮尤不敢廢。湯事見後篇。文王事見詩大雅。太王事見後章。所謂狄人。即獯鬻也。句踐。越王名。事見國語史記。

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樂音洛。○天者理而已矣。大之字小。小之事大。皆理之當然也。自然合理。故曰樂天。不敢違理。故曰畏天。包含徧覆。無不周徧。保天下之氣象也。制節謹度。不敢縱逸。保一國之規模也。

詩云。畏天之威。于時保之。詩周頌我將之篇。時。是也。

王曰。大

哉言矣寡人有疾寡人好勇言以好勇故不能事大而卹小也

對曰王請無好小勇夫撫劍疾視曰彼惡敢當我哉此匹夫之勇敵一人者也王請大之夫撫之夫音扶惡平聲○疾視怒目而視也小勇血氣所爲大勇義理所發

詩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篤周祜以對于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也詩大雅皇矣篇赫赫然怒貌爰於也旅眾也遏詩作按止也徂往也莒詩作旅徂莒謂密人侵阮徂共之眾也篤厚也祜福也對答也以答天下仰望之心也此文王之大勇也

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

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一人衡行於天下。武王恥之。此武王之勇也。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

衡與橫同。○書。周書泰誓之篇也。然所引與今書文小異。今且依此解之。寵之四方。寵異之於四方也。有罪者。我得而誅之。無罪者。我得而安之。我既在此。則天下何敢有過越其心志而作亂者乎。衡行。謂作亂也。孟子釋書意如此。而言武王亦大勇也。今

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

王若能如文武之為。則天下之民。望其一怒以除暴亂。而拯己於水火之中。惟恐王之不好勇耳。○此章言人君能懲小忿。則能卹小事大。以交鄰國。能養大勇。則能除

暴救民以安天下。張敬夫曰。小勇者血氣之怒也。大勇者理義之怒也。血氣之怒不可有。理義之怒不可無。知此則可以見性情之正而識天理人欲之分矣。

○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王曰。賢者亦有此樂乎。孟子對曰。有。人不得則非其上矣。樂音洛下同○雪宮離宮名。言人君能與民同樂則人皆有此樂。不然則下之人不得此樂者。必有非其君上之心。明人君當與民同樂。不可使人有不得者。非但當與賢者共之而已也。不得而非其上者非也。為民上而不與民同樂者亦非也。下不安分。上不卹民。皆非理也。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

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樂民之樂而民樂其樂則樂以天下矣憂民之憂而民憂其憂則憂以天下矣昔者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吾欲觀於轉附朝儛遵海而南放於琅邪吾何脩而可以比於先王觀也朝音潮放上聲晏子齊臣名嬰轉附朝儛皆山名也遵循也放至也琅邪齊東南境上邑名觀遊也晏子對曰善哉問也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述職者述所職也無非事者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

豫吾何以助一遊一豫爲諸侯度狩舒救反省悉井反
○述陳也省視也斂收穫也給亦足也夏諺夏時之俗語也豫樂也巡所守巡行諸侯所守之土也述所職陳其所受之職也皆無有無事而空行者而又春秋循行郊野察民之所不足而補助之故夏諺以爲王者一遊一豫皆有恩惠以及民而諸侯皆取法焉不敢無事慢遊以病其民也

今也不然師行而糧食飢者弗食勞者弗息睊睊胥讒民乃作慝方命虐民飲食若流流連荒亡爲諸侯憂睊古縣反○今謂晏子時也師衆也二千五百人爲師春秋傳曰君行師從糧謂糗糒之屬睊睊側目貌胥相也讒謗也慝惡也言民不勝其勞而起謗怨也方逆也命王命也若流如水之流無窮極也

流連荒亡。解見下文。諸侯。謂附庸之國。縣邑之長。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從流上而忘反謂之連。從獸無厭謂之荒。樂酒無厭謂之亡。厭平聲○此釋上文之義也。從流下。謂放舟隨水而下。從流上。謂挽舟逆水而上。從獸。田獵也。荒。廢也。樂酒。以飲酒為樂也。亡。猶失也。言廢時失事也。先王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行去聲惟君所行也。言先王之法。今時之弊。二者惟在君所行耳。景公說。大戒於國。出舍於郊。於是始興發補不足。召太師曰。為我作君臣相說之樂。蓋徵招角招是也。其詩曰。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說音悅為去聲

樂如字徵陟里反招與韶同畜敕六反○戒告命也出舍自責以省民也興發發倉廩也太師樂官也君臣己與晏子也樂有五聲三曰角為民四曰徵為事招舜樂也其詩徵招角招之詩也尤過也言晏子能畜止其君之欲宜為君之所尤然其心則何過哉孟子釋之以為臣能畜止其君之欲乃是愛其君者也○尹氏曰君之與民貴賤雖不同然其心未始有異也孟子之言可謂深切矣齊王不能推而用之惜哉○

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已乎趙氏曰明堂太山明堂周天子東巡守朝諸侯之處漢時遺址尚在人欲毀之者蓋以天子不復巡守諸侯又不當居之也王問當毀之乎且止乎孟子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夫音扶○明堂王者所居

以出政令之所也能行王政則亦可以王矣何必毀哉王曰王政可得聞與對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孥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詩云哿矣富人哀此煢獨與平聲孥音奴鰥姑頑反哿工可反煢音瓊〇岐周之舊國也九一者井田之制也方一里為一井其田九百畝中畫井字界為九區一區之中為田百畝中百畝為公田外八百畝為私田八家各受私田百畝而同養公田是九分而稅

其一也。世祿者，先王之世，仕者之子孫皆教之，教之而成材則官之。如不足用，亦使之不失其祿。蓋其先世嘗有功德於民，故報之如此，忠厚之至也。關，謂道路之關。市，謂都邑之市。譏，察也。征，稅也。關市之吏，察異服異言之人，而不征商賈之稅也。澤，謂瀦水。梁，謂魚梁。與民同利，不設禁也。孥，妻子也。惡惡止其身，不及妻子也。先王養民之政，導其妻子使之養其老而卹其幼。不幸而有鰥寡孤獨之人，無父母妻子之養，則尤宜憐卹，故必以爲先也。詩小雅正月之篇。哿，可也。煢，困悴貌。王曰：善哉言乎。曰：王如善之，則何爲不行。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貨。對曰：昔者公劉好貨，詩云：乃積乃倉，乃裹餱糧，于橐于囊，思戢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

爰方啟行。故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也。然後可以爰方啟行。王如好貨。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餱音侯。橐音托。戢詩作輯。音集。○王自以爲好貨。故取民無制。而不能行王此王政。公劉。后稷之曾孫也。詩大雅公劉之篇。積。露積也。餱。乾糧也。無底曰橐。有底曰囊。皆所以盛餱糧也。戢。安集也。言思安集其人也。民。以光大其國家也。戚。斧也。揚。鉞也。爰。於也。啟行。言往遷於豳也。何有。言不難也。孟子言公劉之民。富足如是。是公劉好貨。而能推己之心。以及民也。今王好貨。亦能如此。則其於王天下也。何難之有。

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對曰。昔者大王好色。愛厥妃。詩云。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

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當是時也內無怨女外無曠夫王如好色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

大音泰○王又言此者好色則心志蠱惑用度奢侈而不能行王政也大王公劉九世孫詩大雅緜之篇也古公大王之本號後乃追尊爲大王也亶父大王名也來朝走馬避狄人之難也率循也滸水涯也岐下岐山之下也姜女大王之妃也胥相也宇居也曠空也無怨曠者是大王好色而能推己之心以及民也○楊氏曰孟子與人君言皆所以擴充其善心而格其非心不止就事論事若使爲人臣者論事每如此豈不能堯舜其君乎愚謂此篇自首章至此大意皆同蓋鐘鼓苑囿遊觀之樂與夫好勇好貨好色之心皆天理之所有而人情之所不能無者然天理人欲同行異情循理而公於天下者聖人之所以

盡其性也。縱欲而私於一己者。衆人之所以滅其天也。二者之間。不能以髮。而其是非得失之歸。相去遠矣。故孟子因時君之問。而剖析於幾微之際。皆所以遏人欲而存天理。其法似疏而實密。其事似易而實難。學者以身體之。則有以識其非曲學阿世之言。而知所以克己復禮之端矣。

○孟子謂齊宣王曰。王之臣有託其妻子於其友而之楚遊者。比其反也。則凍餒其妻子。則如之何。王曰。棄之。比，必二反。○託，寄也。比，及也。棄，絕也。

曰。士師不能治士。則如之何。王曰。已之。士師，獄官也。其屬有鄉士、遂士之官。士師皆當治之。已，罷去也。

曰。四境之內不治。則如之何。王顧左右而言他。治，去聲。○孟子將問

此。而先設上二事以發之。及此而王不能答也。其憚於自責。恥於下問如此。此不足與有爲可知矣。○趙氏曰。言君臣上下。各勤其任。無墮其職。乃安其身。○孟子見齊宣王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王無親臣矣。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也。世臣。累世勳舊之臣。與國同休戚者也。親臣。君所親信之臣。與君同休戚者也。此言喬木世臣。皆故國所宜有。然所以爲故國者。則在此而不在彼也。昨日所進用之人。今日有亡去而不知者。則無親臣矣。況世臣乎。王曰。吾何以識其不才而舍之。舍上聲。○王意以爲此亡去者。皆不才之人。我初不知而誤用之。故今不以其去爲意耳。因問何以先識其不才而舍之邪。曰。國君進

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疏踰戚可不慎與

與平聲○如不得已言謹之至也蓋尊尊親親禮之常也然或尊者親者未必賢則必進疏遠之賢而用之是使卑者踰尊疏者踰戚非禮之常故不可不謹也

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

去上聲○左右近臣其言固未可信諸大夫之言宜可信矣然猶恐其蔽於私也至於國人則其論公矣然猶必察之者蓋人有同俗而為眾所悅者亦有特立而為俗所憎者故必自察之而親

見其賢否之實。然後從而用舍之。則於賢者知之深。任之重。而不才者不得以幸進矣。所謂進賢如不得已者如此。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故曰國人殺之也。此言非獨以此進退人才。至於用刑。亦以此道。蓋所謂天命天討。皆非人君之所得私也。如此然後可以為民父母。傳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

○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傳直戀反。○放。置也。書云。成湯放桀于南巢。曰。臣弒其君可乎。桀紂。天子。湯武。諸侯。曰。賊仁者謂之賊。賊

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賊，害也。殘，傷也。害仁者凶暴淫虐，滅絕天理，故謂之賊。害義者顛倒錯亂，傷敗彝倫，故謂之殘。一夫，言衆叛親離，不復以爲君也。書曰獨夫紂。蓋四海歸之，則爲天子；天下叛之，則爲獨夫。所以深警齊王，垂戒後世也。○王勉曰，斯言也，惟在下者有湯武之仁，而在上者有桀紂之暴則可。不然，是未免於簒弑之罪也。○

孟子見齊宣王曰，爲巨室，則必使工師求大木。工師得大木，則王喜，以爲能勝其任也。匠人斲而小之，則王怒，以爲不勝其任矣。夫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王曰，姑舍女所學而

從我則何如。勝平聲夫音扶舍上聲女音汝下同○巨室。大宮也。工師。匠人之長。匠人。衆工人也。姑。且也。言賢人所學者大。而王欲小之也。今有璞玉於此。雖萬鎰。必使玉人彫琢之。至於治國家。則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以異於教玉人彫琢玉哉。鎰音溢○璞。玉之在石中者。鎰。二十兩也。玉人。玉工也。不敢自治而付之能者。愛之甚也。治國家則徇私欲而不任賢。是愛國家不如愛玉也。○范氏曰。古之賢者。常患人君不能行其所學。而世之庸君亦常患賢者不能從其所好。是以君臣相遇自古以爲難。孔孟終身而不遇。蓋以此耳。

○齊人伐燕勝之。按史記。燕王噲讓國於其相子之。而國大亂。齊因伐之。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遂大勝燕。宣王

問曰或謂寡人勿取或謂寡人取之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五旬而舉之人力不至於此不取必有天殃取之何如乘去聲下同○以伐燕爲宣王事與史記諸書不同已見序說孟子對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商紂之世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至武王十三年乃伐紂而有天下張子曰此事間不容髮一日之間天命未絕則是君臣當日命絕則爲獨夫然命之絕否何以知之人情而已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武王安得而止之哉以萬乘之國伐

萬乘之國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豈有他哉避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亦運而已矣簞音單食音嗣○簞竹器食飯也運轉也言齊若更為暴虐則民將轉而望救於他人矣○趙氏曰征伐之道當順民心民心悅則天意得矣○齊人伐燕取之諸侯將謀救燕宣王曰諸侯多謀伐寡人者何以待之孟子對曰臣聞七十里為政於天下者湯是也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千里畏人指齊王也

書曰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為後我民望之

若大旱之望雲霓也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誅其君而弔其民若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徯我后后來其蘇霓五稽反徯胡禮反○兩引書皆商書仲虺之誥文也與今書文亦小異一征初征也天下信之信其志在救民不爲暴也奚爲後我言湯何爲不先來征我之國也霓虹也雲合則雨虹見則止變動也徯待也后君也蘇復生也他國之民皆以湯爲我君而待其來使己得蘇息也此言湯之所以七十里而爲政於天下也

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爲將拯己於水火之中也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若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如之何

其可也天下固畏齊之彊也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動天下之兵也

累力追反○拯救也係累縶縛也重器寶器也畏忌也倍地并燕而增一倍之地也齊之取燕若能如湯之征葛則燕人悅之而齊可爲政於天下矣今乃不行仁政而肆爲殘虐則無以慰燕民之望而服諸侯之心是以不免乎以千里而畏人也

王速出令反其旄倪止其重器謀於燕衆置君而後去之則猶可及止也

旄與耄同倪五稽反○反還也旄老人也倪小兒也謂所虜略之老小也猶尚也及止及其未發而止之也○范氏曰孟子事齊梁之君論道德則必稱堯舜論征伐則必稱湯武蓋治民不法堯舜則是爲暴行師不法湯武則是爲亂豈可謂吾君不能而舍所學以徇

之哉。○鄒與魯鬨。穆公問曰。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而民莫之死也。誅之則不可勝誅。不誅則疾視其長上之死而不救。如之何則可也。

鬨胡弄反勝平聲長上聲下同○鬨鬬聲也。穆公。鄒君也。不可勝誅。言人眾不可盡誅也。長上。謂有司也。民怨其上。故疾視其死而不救也。

孟子對曰。凶年饑歲。君之民。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而君之倉廩實。府庫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殘下也。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

君無尤焉幾上聲夫音扶○轉飢餓輾轉而死也充滿也上謂君及有司也尤過也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君不仁而求富是以有司知重斂而不知卹民故君行仁政則有司皆愛其民而民亦愛之矣○范氏曰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有倉廩府庫所以爲民也豐年則斂之凶年則散之卹其飢寒救其疾苦是以民親愛其上有危難則赴救之如子弟之衛父兄手足之捍頭目也穆公不能反己猶欲歸罪於民豈不誤哉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間於齊楚事齊乎事楚乎間去聲滕國名○孟子對曰是謀非吾所能及也無已則有一焉鑿斯池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則

是可爲也。無巳見前篇。一。謂一説也。效。猶致也。國君死社稷。故致死以守國。至於民亦爲之死守而不去。則非有以深得其心者不能也。○此章言有國者。當守義而愛民。不可僥倖而苟免。○滕文公問曰齊人將築薛吾甚恐如之何則可薛。國名。近滕。齊取其地而城之。故文公以其偪己而恐也。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去之岐山之下居焉非擇而取之不得巳也邠與豳同。○邠。地名。言大王非以岐下爲善擇取而居之也。詳見下章。苟爲善後世子孫必有王者矣君子創業垂統爲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君如彼何哉彊爲善而已矣

大音扶。彊上聲。○創。造。統。緒也。言能爲善。則如大王雖失其地。而其後世遂有天下。乃天理也。然君子造基業於前。而垂統緒於後。但能不失其正。令後世可繼續而行耳。若夫成功。則豈可必乎。彼。齊也。君之力旣無如之何。則但彊於爲善。使其可繼而俟命於天耳。○此章言人君但當竭力於其所當爲。不可徼幸於其所難必。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竭力以事大國。則不得免焉。如之何則可。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聞之也

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無君。我將去之。去邠。踰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焉。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如歸市。屬音燭○皮、謂虎豹麋鹿之皮也。幣、帛也。屬、會集也。土地本生物以養人。今爭地而殺人。是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也。邑、作邑也。歸市、人衆而爭先也。或曰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爲也。效死勿去。又言或謂土地乃先人所受。而世守之者。非己所能專。但當致死守之。不可舍去。此國君死社稷之常法。傳所謂國滅君死之。正也。正謂此也。君請擇於斯二者。能如大王則避之。不能則謹守常法。蓋遷國以圖存者。權也。守正而俟死者。義也。審己量力。擇而處之可也。○

楊氏曰孟子之於文公始告之以效死而已禮之正也至其甚恐則以大王之事告之非得已也然無大王之德而去則民或不從而遂至於亡則又不若效死之爲愈故又請擇於斯二者又曰孟子所論自世俗觀之則可謂無謀矣然理之可爲者不過如此舍此則必爲儀秦之爲矣凡事求可功求成取必於智謀之末而不循天理之正者非聖賢之道也

○魯平公將出嬖人臧倉者請曰他日君出則必命有司所之今乘輿已駕矣有司未知所之敢請公曰將見孟子曰何哉君所爲輕身以先於匹夫者以爲賢乎禮義由賢者出而孟子之後喪踰前喪君無見焉公曰諾

乘去聲○乘輿君車也駕駕馬也孟子前喪父後喪母踰過也言其厚母薄父也諾應辭也○樂正子入見曰君奚爲不見孟軻也曰或告寡人曰孟子之後喪踰前喪是以不往見也曰何哉君所謂踰者前以士後以大夫前以三鼎而後以五鼎與曰否謂棺槨衣衾之美也曰非所謂踰也貧富不同也入見之見音現與平聲○樂正子孟子弟子也仕於魯三鼎士祭禮五鼎大夫祭禮樂正子見孟子曰克告於君君爲來見也嬖人有臧倉者沮君君是以不果來也曰行或使之止或尼

之行止非人所能也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爲去聲沮慈呂反尼女乙反焉於虔反○克樂正子名沮尼皆止之之意也言人之行必有人使之者其止必有人尼之者然其所以行所以止則固有天命而非此人所能使亦非此人所能尼也然則我之不遇豈臧倉之所能爲哉○此章言聖賢之出處關時運之盛衰乃天命之所爲非人力之可及

孟子卷之二　　朱熹集註

公孫丑章句上 凡九章

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管仲晏子之功。可復許乎。復扶又反○公孫丑。孟子弟子。齊人也。當路。居要地也。管仲。齊大夫。名夷吾。相桓公霸諸侯。許。猶期也。孟子未嘗得政。丑蓋設辭以問也。孟子曰。子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齊人但知其國有二子而已。不復知有聖賢之事。或問乎曾西曰。吾子與子路孰賢。曾西蹵然曰。吾先子之所畏也。曰。然則吾子與管仲孰賢。曾西艴然不悅曰。爾何曾比

子於管仲。管仲得君。如彼其專也。行乎國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爾何曾比予於是。

（蹵子六反。艴音拂。又音勃。曾並音增。○孟子引曾西與或人問答如此。曾西。曾子之孫。蹵然。不安貌。先子。曾子也。艴。怒色也。曾之言則也。烈。猶光也。桓公獨任管仲四十餘年。是專且久也。管仲不知王道而行霸術。故言功烈之卑也。楊氏曰。孔子言子路之才。曰。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使其見於施為。如是而已。其於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固有所不如逮也。然則曾西推尊子路如此。而羞比管仲者何哉。譬之御者。子路則範我馳驅而不獲者也。管仲之功。詭遇而獲禽耳。曾西。仲尼之徒也。故不道管仲之事。）

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為也。而子為我願之乎。（子為之為去聲。○曰為

孟子言也。願。望也。曰。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顯。管仲晏子。猶不足為與。與平聲○顯。顯名也。曰。以齊王。由反手也。王去聲。由猶通。○反手。言易也。曰。若是則弟子之惑滋甚。且以文王之德。百年而後崩。猶未洽於天下。武王周公繼之。然後大行。今言王若易然。則文王不足法與。易去聲。下同。與平聲。○滋。益也。文王九十七而崩。言百年。舉成數也。文王三分天下。纔有其二。武王克商。乃有天下。周公相成王。制禮作樂。然後教化大行。曰。文王何可當也。由湯至於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天下歸殷久矣。久則難

變也。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猶運之掌也。紂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皆賢人也。相與輔相之。故久而後失之也。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然而文王猶方百里起。是以難也。朝音潮鬲音隔又音歷輔相之相去聲猶方之猶與由通○當猶敵也。商自成湯至於武丁中閒太甲太戊祖乙盤庚皆賢聖之君。作。起也。自武丁至紂凡七世。故家。舊臣之家也。齊人有言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今時則易然

也。鎡音兹〇鎡基。田器也。時。謂耕種之時。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過千里者也而齊有其地矣雞鳴狗吠相聞而達乎四境而齊有其民矣地不改辟矣民不改聚矣行仁政而王莫之能禦也。辟與闢同

〇此言其勢之易也。三代盛時。王畿不過千里。今齊已有之。異於文王之百里。又雞犬之聲相聞。自國都以至於四境。言民居稠密也。

且王者之不作未有疏於此時者也民之憔悴於虐政未有甚於此時者也飢者易爲食渴者易爲飲。此言其時之易也。自文武至此。七百餘年。異於商之賢聖繼作。民苦虐政之甚。異於紂之猶有善政。易爲

飲食。言飢渴之甚。不待甘美也。孔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郵音尤○置驛也。郵馹也。所以傳命也。孟子引孔子之言如此。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民之悅之。猶解倒懸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時為然。乘去聲○倒懸。喻困苦也。所施之事。半於古人。而功倍於古人。由時勢易而德行速也。○

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雖由此霸王不異矣。如此則動心否乎。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動心。相去聲○此承上章又設問孟子。若得位而行道。則雖由此而成霸王之業。亦不足怪。任大責重如此。亦有所恐懼疑惑。而動其心乎。四十彊

仕。君子道明德立之時。孔子四十而不惑。亦不動心之謂。曰。若是則夫子過孟賁遠矣。曰。是不難。告子先我不動心。賁音奔○孟賁勇士。告子名不害。孟賁血氣之勇。丑蓋借之以贊孟子不動心之難。孟子言告子未為知道。乃能先我不動心。則此亦未足為難也。曰。不動心有道乎。曰。有。程子曰。心有主。則能不動矣。北宮黝之養勇也。不膚撓。不目逃。思以一毫挫於人。若撻之於市朝。不受於褐寬博。亦不受於萬乘之君。視刺萬乘之君。若刺褐夫。無嚴諸侯。惡聲至。必反之。黝伊糾反。撓奴效反。朝音潮。乘去聲。○北宮姓。黝名。膚撓。肌膚被刺而撓屈也。目逃。目被

刺而轉睛逃避也。挫猶辱也。褐毛布。寬博寬大之衣賤者之服也。不受者不受其挫也。刺殺也。嚴畏憚也。言無可畏憚之諸侯也。黝蓋刺客之流。以必勝爲主。而不動心者也。孟施舍之所養勇也。曰。視不勝猶勝也。量敵而後進。慮勝而後會。是畏三軍者也。舍豈能爲必勝哉。能無懼而已矣。舍去聲下同○孟姓。施發語聲。舍名也。會合戰也。舍自言其戰雖不勝亦無所懼若量敵慮勝而後進戰。則是無勇而畏三軍矣。舍蓋力戰之士。以無懼爲主。而不動心者也。孟施舍似曾子。北宮黝似子夏。夫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賢。然而孟施舍守約也。夫音扶。○黝務敵人。舍專守己。子夏篤信聖人。曾子反求諸己。故二

子之與曾子子夏。雖非等倫。然論其氣象。則各有所似。賢。猶勝也。約。要也。言論二子之勇則未知誰勝。論其所守。則舍比於黝。爲得其要也。

昔者曾子謂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嘗聞大勇於夫子矣。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好去聲。惴之瑞反。○此言曾子之勇也。子襄。曾子弟子也。夫子。孔子也。縮。直也。檀弓曰。古者冠縮縫。今也衡縫。又曰。棺束縮二衡三。惴。恐懼之也。往。往而敵之也。

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之守約也。言孟施舍雖似曾子。然其所守。乃一身之氣。又不如曾子之反身循理。所守尤得其要也。孟子之不動心。其原蓋出於此。下文詳之。

曰。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與

告子之不動心可得聞與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夫志至焉氣次焉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聞與之與平聲夫志之夫音扶○此一節公孫丑之問孟子誦告子之言又斷以己意而告之也告子謂於言有所不達則當舍置其言而不必反求其理於心於心有所不安則當力制其心而不必更求其助於氣此所以固守其心而不動之速也孟子既誦其言而斷之曰彼謂不得於心而勿求諸氣者急於本而緩其末猶之可也謂不得於言而不求諸心則既失於外而遂遺其內其不可也必矣然凡

曰可者求亦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耳若論其極則志固心之所之而爲氣之將帥然氣亦人之所以充滿於身而爲志之卒徒者也故志固爲至極而氣即次之人固當敬守其志然亦不可不致養其氣蓋其內外本末交相培養此則孟子之心所以未嘗必其不動而自然不動之大略也旣曰志至焉氣次焉又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者何也曰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也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夫音扶○公孫丑見孟子言志至而氣次故問如此則專持其志可矣又言無暴其氣何也壹專一也蹶顚躓也趨走也孟子言志之所向專一則氣固從之然氣之所在專一則志亦反爲之動如人顚躓趨走則氣專在是而反動其心焉所以旣持其志而又必無暴其氣

也。程子曰。志動氣者什九。氣動志者什一。敢問夫子惡乎長。曰。我

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惡平聲。○公孫丑復問孟子之不動

心。所以異於告子如此者。有何所長而能然。而孟子又詳告之以其故也。知言者。盡心知

性。於凡天下之言。無不有以究極其理。而識其是非得失之所以然也。浩然。盛大流行之

貌。氣。卽所謂體之充者。本自浩然。失養故餒。惟孟子爲善養之以復其初也。蓋惟知言。則

有以明夫道義。而於天下之事無所疑。養氣。則有以配夫道義。而於天下之事無所懼。此

其所以當大任而不動心也。告子之學。與此正相反。其不動心。殆亦冥然無覺。悍然不顧

而已爾。敢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孟子先言知言。

而丑先問氣者。承上文方論志氣而言也。難言者。蓋其心所獨得。而無形聲之驗。有未易

以言語形容者。故程子曰。觀此一言。則孟子之實有是氣可知矣。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閒。至大初無限量。至剛不可屈撓。蓋天地之正氣。而人得以生者。其體段本如是也。惟其自反而縮。則得其所養。而又無所作爲以害之。則其本體不虧。而充塞無閒矣。○程子曰。天人一也。更不分別。浩然之氣。乃吾氣也。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一爲私意所蔽。則欿然而餒。知其小也。謝氏曰。浩然之氣。須於心得其正時識取。又曰。浩然是無虧欠時。其爲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餒。奴罪反。○配者。合而有助之意。義者。人心之裁制。道者。天理之自然。餒。飢乏而氣不充體也。言人能養成此氣。則其氣合乎道義而爲之助。使其行之勇決。無所疑憚。若無此氣。則其一時所爲。雖未必不出於道義。

然其體有所不充。則亦不免於疑懼。而不足以有爲矣。

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

慊口簟口劫二反○集義。猶言積善。蓋欲事事皆合於義也。襲。掩取也。如齊侯襲莒之襲。言氣雖可以配乎道義。而其養之之始。乃由事皆合義。自反常直。是以無所愧怍。而此氣自然發生於中。非由只行一事。偶合於義。便可掩襲於外而得之也。慊。快也。足也。言所行一有不合於義而自反不直。則不足於心。而其體有所不充矣。然則義豈在外哉。告子不知此理。乃曰仁內義外。而不復以義爲事。則必不能集義以生浩然之氣矣。上文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卽外義之意。詳見告子上篇。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

也無若宋人然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者芒芒然歸謂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長矣其子趨而往視之苗則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以爲無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長者揠苗者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

長上聲揠烏八反舍上聲○必有事焉而勿正趙氏程子以七字爲句近世或并下文心字讀之者亦通必有事焉有所事也如有事於顓臾之有事正預期也春秋傳曰戰不正勝是也如作正心義亦同此與大學之所謂正心者語意自不同也此言養氣者必以集義爲事而勿預期其效其或未充則但當勿忘其所有事而不可作爲以助其長乃

集義養氣之節度也閔憂也揠拔也芒芒無知之貌其人家人也病疲倦也舍之而不耘者忘其所有事揠而助之長者正之不得而妄有作爲者也然不耘則失養而已揠則反以害之無是二者則氣得其養而無所害矣如告子不能集義而欲彊制其心則必不能免於正助之病其於所謂浩然者蓋不惟不善養而又反害之矣

何謂知言

曰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

詖彼寄反復扶又反○此公孫丑復問而孟子答之也詖偏陂也淫放蕩也邪邪僻也遁逃避也四者相因言之病也蔽遮隔也陷沈溺也離叛去也窮困屈也四者亦相因則心之失

也。人之有言，皆出於心。其心明乎正理而無蔽，然後其言平正通達而無病。苟爲不然，則必有是四者之病矣。卽其言之病，而知其心之失，又知其害於政事之決然而不可易者如此。非心通於道，而無疑於天下之理，其孰能之。彼告子者，不得於言而不肯求之於心，至爲義外之說，則自不免於四者之病，其何以知天下之言而無所疑哉。程子曰：心通乎道，然後能辨是非，如持權衡以較輕重，孟子所謂知言是也。又曰：孟子知言，正如人在堂上，方能辨堂下人曲直。若猶未免雜於堂下衆人之中，則不能辨決矣。

宰我、子貢善爲說辭，冉牛、閔子、顏淵善言德行。孔子兼之，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然則夫子既聖矣乎。

行，去聲。○此一節，林氏以爲皆公孫丑之問，是也。說辭，言語也。德行，得於心而

見於行事者也。三子善言德行者，身有之，故言之親切而有味也。公孫丑言數子各有所長，而孔子兼之。然猶自謂不能於辭命。今孟子乃自謂我能知言，又善養氣，則是兼言語德行而有之。然則豈不既聖矣乎。此夫子，指孟子也。○程子曰：孔子自謂不能於辭命者，欲使學者務本而已。

曰：惡！是何言也！昔者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聖矣乎？孔子曰：聖則吾不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子貢曰：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聖矣。夫聖，孔子不居，是何言也！

惡，平聲。夫聖之夫，音扶。○惡，驚歎辭也。昔者以下，孟子不敢當丑之言，而引孔子子貢問答之辭以告之也。此夫子，指孔子也。學不厭者，智之所以自明；教不

倦者仁之所以及物再言是何言也以深拒之昔者竊聞之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冉牛閔子顏淵則具體而微敢問所安此一節林氏亦以爲皆公孫丑之問是也一體猶一肢也具體而微謂有其全體但未廣大耳安處也公孫丑復問孟子既不敢比孔子則於此數子欲何所處也曰姑舍是舍上聲○孟子言且置是者不欲以數子所至者自處也曰伯夷伊尹何如曰不同道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伊尹也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

則速孔子也皆古聖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願則學孔子也治去聲○伯夷孤竹君之長子兄弟遜國避紂隱居聞文王之德而歸之及武王伐紂去而餓死伊尹有莘之處士湯聘而用之使之就桀桀不能用復歸於湯如是者五乃相湯而伐桀也三聖人事詳見此篇之末及萬章下篇

伯夷伊尹於孔子若是班乎曰否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班齊等之貌公孫丑問而孟子答之以不同也

曰然則有同與曰有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也是則同與平聲朝音潮○有言有同也以百里而

王天下。德之盛也。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有所不爲。心之正也。聖人之所以爲聖人。其根本節目之大者。惟在於此。於此不同。則亦不足以爲聖人矣。曰。敢問其所以異。曰。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汙。不至阿其所好。汙音蛙。好去聲。○汙。下也。三子智足以知夫子之道。假使汙下。必不阿私所好。而空譽之。明其言之可信也。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程子曰。語聖則不異。事功則有異。夫子賢於堯舜。語事功也。蓋堯舜治天下。夫子又推其道以垂教萬世。堯舜之道。非得孔子。則後世亦何所據哉。子貢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

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言大凡見人之禮則可以知其政聞人之樂則可以知其德是以我從百世之後差等百世之王無有能遁其情者而見其皆莫若夫子之盛也有若曰豈惟民哉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泰山之於丘垤河海之於行潦類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出於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垤大結反潦音老○麒麟毛蟲之長鳳凰羽蟲之長垤蟻封也行潦道上無源之水也出高出也拔特起也萃聚也言自古聖人固皆異於衆人然未有如孔子之尤盛者也○程子曰孟子此章擴前聖所未發學者所宜潛心而玩索也○孟子曰以力假仁者

霸。霸必有大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力、謂土地甲兵之力。假仁者、本無是心、而借其事以爲功者也。霸、若齊桓晉文是也。以德行仁、則自吾之得於心者推之、無適而非仁也。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贍、足也。詩、大雅文王有聲之篇。王霸之心、誠僞不同。故人所以應之者、其不同亦如此。○鄒氏曰、以力服人者、有意於服人、而人不敢不服。以德服人者、無意於服人、而人不能不服。從古以來、論王霸者多矣。未有若此章之深切而著明者也。○孟子

曰仁則榮不仁則辱今惡辱而居不仁是猶惡溼而居下也惡去聲下同○好榮惡辱人之常情然徒惡之而不去其得之之道不能免也如惡之莫如貴德而尊士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閒音閑○此因其惡辱之情而進之以彊仁之事也貴德猶尚德也士則指其人而言之賢有德者使之在位則足以正君而善俗能有才者使之在職則足以脩政而立事國家閒暇可以有為之時也詳味及字則惟日不足之意可見矣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

○文上

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徹直列反。土音杜。綢音稠。繆武彪反○詩。豳風鴟鴞之篇。周公之所作也。迨及也。徹。取也。桑土。桑根之皮也。綢繆。纏緜補葺也。牖戶。巢之通氣出入處也。予。鳥自謂也。言我之備患詳密如此。今此在下之人。或敢有侮予者乎。周公以鳥之為巢如此。比君之為國。亦當思患而預防之。孔子讀而贊之。以為知道也。今國家閒暇。及是時般樂怠敖。是自求禍也。般音盤。樂音洛。敖音傲○言其縱欲偷安。亦惟日不足也。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結上文之意。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孽魚列反○詩。大雅文王之篇。永。長也。言。猶念也。配。合也。命。天命也。此言

禍之自己求者。太甲。商書篇名。孽。禍也。違。避也。活。生也。書作逭。逭。猶緩也。此言禍之自己求者。

〇孟子曰。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則天下之士皆悅而願立於其朝矣。朝音潮。〇俊傑。才德之異於衆者。

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則天下之商皆悅而願藏於其市矣。廛。市宅也。張子曰。或賦其市地之廛。而不征其貨。或治之以市官之法。而不賦其廛。蓋逐末者多。則廛以抑之。少則不必廛也。

關。譏而不征。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路矣。解見前篇

耕者。助而不稅。則天下之農皆悅而願耕於其野矣。但使出力以助耕公田。而不稅其私田也。

廛。無夫里之布。

則天下之民皆悅而願爲之氓矣。氓音盲○周禮宅不毛者。有里布。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鄭氏謂宅不種桑麻者。罰之使出一里二十五家之布。民無常業者。罰之使出一夫百畝之稅一家力役之征也。今戰國時。一切取之市宅之民。已賦其廛。又令出此夫里之布。非先王之法也。氓。民也。信能行此五者。則鄰國之民仰之若父母矣。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自生民以來。未有能濟者也。如此則無敵於天下。無敵於天下者。天吏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呂氏曰。奉行天命。謂之天吏。廢興存亡。惟天所命。不敢不從。若湯武是也。○此章言能行王政。則寇戎爲父子。不行王政。則赤子爲仇讎。○孟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天地以生物爲心。而所生之物。因各得夫天地生物之心以爲心。所以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也。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言衆人雖有不忍人之心。然物欲害之。存焉者寡。故不能察識而推之政事之間。惟聖人全體此心。隨感而應。故其所行。無非不忍人之政也。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怵音黜。內

讀爲納要平聲惡去聲下同○乍猶忽也怵惕驚動貌惻傷之切也隱痛之深也此卽所謂不忍人之心也內結要求聲名也言乍見之時便有此心隨見而發非由此三者而然也程子曰滿腔子是惻隱之心謝氏曰人須是識其眞心方乍見孺子入井之時其心怵惕乃眞心也非思而得非勉而中天理之自然也內交要譽惡其聲而然卽人欲之私矣

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

惡去聲下同○羞恥己之不善也惡憎人之不善也辭解使去己也讓推以與人也是知其善而以爲是也非知其惡而以爲非也人之所以爲心不外乎是四者故因論惻隱而悉數之言人若無此則不得謂之人所以明其必有也

惻隱之心

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情也。仁義禮智性也。心統性情者也。端緒也。因其情之發。而性之本然可得而見。猶有物在中而緒見於外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四體。四肢。人之所必有者也。自謂不能者。物欲蔽之耳。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擴音廓○擴推廣之意。充滿也。四端在我隨處

發見。知皆卽此推廣而充滿其本然之量。則其日新又新。將有不能自已者矣。能由此而遂充之。則四海雖遠。亦吾度內。無難保者。不能充之。則雖事之至近而不能矣。○此章所論人之性情。心之體用。本然全具。而各有條理如此。學者於此。反求默識而擴充之則天之所以與我者。可以無不盡矣。程子曰。人皆有是心。惟君子爲能擴而充之。不能然者。皆自棄也。然其充與不充。亦在我而已矣。又曰。四端不言信者。旣有誠心爲四端。則信在其中矣。愚按四端之信。猶五行之土。無定位。無成名。無專氣。而水火金木。無不待是以生者。故土於四行無不在。於四時則寄王焉。其理亦猶是也。

○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矢人惟恐不傷人。函人惟恐傷人。巫匠亦然。故術不可不慎也。函音含 ○函。甲

也。惻隱之心。人皆有之。是失人之心。本非不如函人之仁也。巫者。爲人祈祝。利人之生。匠者。作爲棺椁。利人之死。孔子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智。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莫之禦而不仁。是不智也。焉於虔反。夫音扶。○里有仁厚之俗者。猶以爲美。人擇所以自處。而不於仁。安得爲智乎。此孔子之言也。仁義禮智。皆天所與之良貴。而仁者天地生物之心。得之最先。而兼統四者。所謂元者善之長也。故曰尊爵。在人則爲本心全體之德。有天理自然之安。無人欲陷溺之危。人當常在其中。而不可須臾離者也。故曰安宅。此又孟子釋孔子之意。以爲仁道之大如此。而自不爲之。豈非不智之甚乎。不仁不智。無禮無義。人役也。人役而恥爲役。由弓

人而恥爲弓矢。人而恥爲矢也。由與猶同。○以不仁故不智。不智。故不知禮義之所在。如恥之。莫如爲仁。此亦因人愧恥之心。而引之使志於仁也。不言智禮義者。仁該全體。能爲仁。則三者在其中矣。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中。去聲。○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喜其得聞而改之。其勇於自脩如此。周子曰。仲由喜聞過。令名無窮焉。今人有過不喜人規。如護疾而忌醫。寧滅其身而無悟也。噫。程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亦可謂百世之師矣。禹聞善言則拜。書曰。禹拜昌言。蓋不待有過。而能屈己以受天下之善也。大舜有大

焉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為善舍上聲樂音洛○言舜之所為又有大於禹與子路者善與人同公天下之善而不為私也己未善則無所繫吝而舍以從人人有善則不待勉彊而取之於己此善與人同之目也

自耕稼陶漁以至為帝無非取於人者舜之側微耕于歷山陶于河濱漁于雷澤

取諸人以為善是與人為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與人為善與猶許也助也取彼之善而為之於我則彼益勸於為善矣是我助其為善也能使天下之人皆勸於為善君子之善孰大於此○此章言聖賢樂善之誠初無彼此之閒故其在人者有以裕於己在己者有以及於人

○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友

不友。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立於惡人之朝。與惡人言。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推惡惡之心。思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是故諸侯雖有善其辭命而至者。不受也。不受也者。是亦不屑就已。朝音潮惡惡上去聲下如字浼莫罪反○塗泥也鄉人鄉里之常人也望望去而不顧之貌浼汙也屑趙氏曰潔也說文曰動作切切也不屑就言不以就之爲潔而切切於是也已語助辭柳下惠不羞汙君不卑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故曰爾爲爾

我爲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故由由然與之偕而不自失焉。援而止之而止。援而止之而止。者。是亦不屑去已佚音逸袒音但

裼音錫裸魯果反裎音程焉能之焉於虔反

○柳下惠。魯大夫展禽。居柳下而謚惠也。不隱賢。不枉道也。遺佚。放棄也。阨。困也。憫。憂也。爾爲爾至焉能浼我哉。惠之言也。袒裼。露臂也。裸裎。露身也。由由。自得之貌。偕。並處也。不自失。不失其正也。援而止之而止者。言欲去而可留也。

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隘。狹窄也。不恭。簡慢也。夷惠之行。同皆造乎至極之地。然既有所偏。則不能無弊。故不可由也。

公孫丑章句下

凡十四章自第二章以下記孟子出處行實爲詳。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利。天時謂時日支干。孤虛王相之屬也。地利險阻城池之固也。人利得民心之和也。

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環而攻之而不勝。夫環而攻之。必有得天時者矣。然而不勝者。是天時不如地利也。夫音扶○三里七里。城郭之小者。郭外城。環。圍也。言四面攻圍曠日持久。必有値天時之善者。

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堅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

不如人和也。革，甲也。粟，穀也。委，棄也。言不得民心，民不為守也。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谿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域，界限也。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戰，戰必勝矣。言不戰則已，戰則必勝。尹氏曰：言得天下者，凡以得民心而已。

○孟子將朝王，王使人來曰：寡人如就見者也，有寒疾，不可以風。朝將視朝，不識可使寡人得見乎？對曰：不幸而有疾，不能造

朝章內朝並音潮唯朝將之朝如字造七到反下同○王齊王也孟子本將朝王王不知而託疾以召孟子故孟子亦以疾辭也

明日。出弔於東郭氏。公孫丑曰。昔者辭以病。今日弔。或者不可乎。曰。昔者疾。今日愈。如之何不弔。

東郭氏齊大夫家也昔者昨日也或者疑辭辭疾而出弔與孔子不見孺悲取瑟而歌同意

王使人問疾。醫來。孟仲子對曰。昔者有王命。有采薪之憂。不能造朝。今病小愈。趨造於朝。我不識能至否乎。使數人要於路。曰。請必無歸。而造於朝。

要平聲○孟仲子孟子之從昆弟學於孟子者也采薪之憂言病不能采薪謙

辭也。仲子權辭以對。又使人要孟子。令勿歸而造朝。以實己言。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景子曰。內則父子。外則君臣。人之大倫也。父子主恩。君臣主敬。丑見王之敬子也。未見所以敬王也。曰。惡。是何言也。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者。豈以仁義為不美也。其心曰。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云爾。則不敬莫大乎是。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故齊人莫如我敬王也。惡平聲下同。○景丑氏。齊大夫家也。景子。景丑也。惡歎辭也。景丑所言。敬之小者也。孟子所言。敬之大者也。景子曰。否。非此

之謂也禮曰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固將朝也聞王命而遂不果宜與夫禮若不相似然夫音扶下同○禮曰父命呼唯而不諾又曰君命召在官不俟屨在外不俟車言孟子本欲朝王而聞命中止似與此禮之意不同也曰豈謂是與曾子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夫豈不義而曾子言之是或一道也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朝廷莫如爵鄉黨莫如齒輔世長民莫如德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與平聲慊

口簟反長上聲○慊恨也少也或作嗛字書以爲口銜物也然則慊亦但爲心有所銜之義其爲快爲足爲恨爲少則因其事而所銜有不同耳孟子之言我之意非如景子之所言者因引曾子之言而云夫此豈是不義而曾子肯以爲言是或別有一種道理也達通也蓋通天下之所尊有此三者曾子之說蓋以德言之也今齊王但有爵耳安得以此慢於齒德乎

故將大有爲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爲也

樂音洛○大有爲之君大有作爲非常之君也程子曰古之人所以必待人君致敬盡禮而後往者非欲自爲尊大也爲是故耳

故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王桓公之於管仲

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霸先從受學師之也後以爲臣臣之也今天下地醜德齊莫能相尚無他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好去聲○醜類也尚過也所教謂聽從於己可役使者也所受教謂己之所從學者也湯之於伊尹桓公之於管仲則不敢召管仲且猶不可召而況不爲管仲者乎不爲管仲孟子自謂也○范氏曰孟子之於齊處賓師之位非當仕有官職者故其言如此○此章見賓師不以趨走承順爲恭而以責難陳善爲敬人君不以崇高富貴爲重而以貴德尊士爲賢則上下交而德業成矣○陳臻問曰前日於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於宋

餽七十鎰而受。於薛餽五十鎰而受。前日之不受是，則今日之受非也。今日之受是，則前日之不受非也。夫子必居一於此矣。陳臻，孟子弟子。兼金，好金也。其價兼倍於常者。一百，百鎰也。孟子曰：皆是也。皆適於義也。當在宋也，予將有遠行，行者必以贐；辭曰：餽贐。予何為不受？贐，徐刃反。○贐，送行者之禮也。當在薛也，予有戒心；辭曰：聞戒，故為兵餽之。予何為不受？為兵之為，去聲。○時人有欲害孟子者，孟子設兵以戒備之。薛君以金餽孟子，為兵備。辭曰：聞子之有戒心也。若於齊，則未有處也。無處而餽

之是貨之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貨取乎。焉於虔反○無遠行戒心之事是未有所處也取猶致也○尹氏曰言君子之辭受取予唯當於理而已○

孟子之平陸謂其大夫曰子之持戟之士一日而三失伍則去之否乎曰不待三。去上聲○平陸齊下邑也大夫邑宰也戟有枝兵也士戰士也伍行列也去之殺之也然則子之失伍也亦多矣凶年饑歲子之民老羸轉於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曰此非距心之所得為也。幾上聲○子之失伍言其失職猶士之失伍也距心大夫名對言此乃王之失政使然非我所得專為也曰今有受

人之牛羊。而爲之牧之者。則必爲之求牧與芻矣。求牧與芻而不得。則反諸其人乎。抑亦立而視其死與。曰此則距心之罪也。爲去聲。死與之與平聲○牧之養之也。牧牧地也。芻芻草也。孟子言若不得自專。何不致其事而去。

他日。見於王曰。王之爲都者。臣知五人焉。知其罪者。惟孔距心。爲王誦之。王曰。此則寡人之罪也。見音現。爲王之爲去聲○爲都治邑也。邑有先君之廟曰都。孔大夫姓也。爲王誦其語。欲以風曉王也。○陳氏曰孟子一言而齊之君臣舉知其罪。固足以興邦矣。然而齊卒不得爲善國者。豈非說而不繹。從而不改故邪。

○孟子謂蚳鼃曰。

子之辭靈丘而請士師似也爲其可以言也今既數月矣未可以言與蚳音遲鼃烏花反○爲去聲與平聲○蚳鼃齊大夫也靈丘齊下邑似也言所爲近似有理可以言謂士師近王得以諫刑罰之不中者蚳鼃諫於王而不用致爲臣而去致猶還也

齊人曰所以爲蚳鼃則善矣所以自爲則吾不知也爲去聲○譏孟子道不行而不能去也公都子以告公都子孟子弟子也

曰吾聞之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我無官守我無言責也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官守

以官爲守者。言責。以言爲責者。綽綽。寬貌。裕。寬意也。孟子居賓師之位。未嘗受祿。故其進退之際。寬裕如此。尹氏曰。進退久速。當於理而已。

○孟子爲卿於齊。出弔於滕。王使蓋大夫王驩爲輔行。王驩朝暮見。反齊滕之路。未嘗與之言行事也。蓋古盍反見音現○蓋。齊下邑也。王驩。王嬖臣也。輔行。副使也。反。往而還也。行事。使事也。公孫丑曰。齊卿之位。不爲小矣。齊滕之路。不爲近矣。反之而未嘗與言行事。何也。曰。夫既或治之。予何言哉。夫音扶○王驩蓋攝卿以行。故曰齊卿。夫既或治之。言有司已治之矣。孟子之待小人。不惡而嚴如此。

○孟子自齊葬於魯。反

於齊。止於嬴。充虞請曰。前日不知虞之不肖。使虞敦匠事。嚴。虞不敢請。今願竊有請也。木若以美然。孟子仕於齊。喪母。歸葬於魯。嬴。齊南邑。充虞。孟子弟子。嘗董治作棺之事者也。嚴。急也。木。棺木也。以。已通。以美。太美也。曰。古者棺槨無度。中古棺七寸。槨稱之。自天子達於庶人。非直為觀美也。然後盡於人心。稱。去聲。○度。厚薄尺寸也。中古。周公制禮時也。槨稱之。與棺相稱也。欲其堅厚久遠。非特為人觀視之美而已。不得。不可以為悅。無財。不可以為悅。得之為有財。古之人皆用之。吾何為獨不然。不得。謂法制所不當得。得之為

有財。言得之而又爲有財也。或曰。爲當作而。且比化者。無使土親膚。於人心獨無恔乎。比，必二反。恔，音效。○比，猶爲也。化者，死者也。恔，快也。言爲死者不使土親近其肌膚，於人子之心。豈不恔然無所恨乎。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送終之禮。所當得爲而不自盡。是爲天下愛惜此物。而薄於吾親也。○沈同以其私問曰。燕可伐與。孟子曰。可。子噲不得與人燕。子之不得受燕於子噲。有仕於此。而子悅之。不告於王。而私與之吾子之祿爵。夫士也。亦無王命。而私受之於子。則可乎。何以異於是。伐與之與，平聲。下伐與殺

與同夫音扶○沈同齊臣以私問非王命也子噲子之事見前篇諸侯土地人民受之天子傳之先君私以與人則與者受者皆有罪也仕爲官也士即從仕之人也

齊人伐燕或問曰勸齊伐燕有諸曰未也沈同問燕可伐與吾應之曰可彼然而伐之也彼如曰孰可以伐之則將應之曰爲天吏則可以伐之今有殺人者或問之曰人可殺與則將應之曰可彼如曰孰可以殺之則將應之曰爲士師則可以殺之今以燕伐燕何爲勸之哉

天吏解見上篇言齊無道與燕無異如以燕伐燕也史記亦謂孟子勸齊伐燕蓋傳

聞此說之誤。○楊氏曰。燕固可伐矣。故孟子曰可。使齊王能誅其君。弔其民。何不可之有。乃殺其父兄。虜其子弟。而後燕人畔之。乃以是歸咎孟子之言。則誤矣。

○燕人畔。王曰。吾甚慙於孟子。齊破燕。後二年。燕人共立太子平爲王。

陳賈曰。王無患焉。王自以爲與周公。孰仁且智。王曰。惡。是何言也。曰。周公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知而使之。是不仁也。不知而使之。是不智也。仁智。周公未之盡也。而況於王乎。賈請見而解之。惡監皆平聲。○陳賈。齊大夫也。管叔。名鮮。武王弟。周公兄也。武王勝商殺紂。立紂子武庚。而使管叔與弟蔡叔霍叔。監其國。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攝

政管叔與武庚畔周公討而誅之

見孟子問曰周公何人也曰古聖人也曰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也有諸曰然曰周公知其將畔而使之與曰不知也然則聖人且有過與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過不亦宜乎

與平聲○言周公乃管叔之弟管叔乃周公之兄然則周公不知管叔之將畔而使之其過有所不免矣或曰周公之處管叔不如舜之處象何也游氏曰象之惡已著而其志不過富貴而已故舜得以是而全之若管叔之惡則未著而其志其才皆非象比也周公詎忍逆探其兄之惡而棄之邪周公愛兄宜無不盡者管叔之事聖人之不幸也舜誠信而喜象周公誠信而任管叔此天理人

倫之至。其用心一也。且古之君子。過則改之。今之君子。過則順之。古之君子。其過也。如日月之食。民皆見之。及其更也。民皆仰之。今之君子。豈徒順之。又從爲之辭。更平聲。○順猶遂也。更改也。辭。辯也。更之則無損於明。故民仰之。順而爲之辭。則其過愈深矣。責賈不能勉其君以遷善改過。而教之以遂非。文過也。○林氏曰。齊王慙於孟子。蓋羞惡之心。有不能自已者。使其臣有能因是心而將之順之。則義不可勝用矣。而陳賈鄙夫。方且爲之曲爲辯說。而沮其遷善改過之心。長其飾非拒諫之惡。故孟子深責之。然此書記事。散出而無先後之次。故其說必參考而後通。若以第二篇十章十一章。置之前章之後。此章之前。則孟子之意。不待論說而自明矣。○

孟子致爲臣而歸。孟子久於齊。道不行。故去也。王就見孟子曰。前日願見而不可得。得侍同朝甚喜。今又棄寡人而歸。不識可以繼此而得見乎。對曰。不敢請耳。固所願也。朝。音潮。他日。王謂時子曰。我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使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子盍爲我言之。爲。去聲。○時子。齊臣也。中國。當國之中也。萬鍾。穀祿之數也。鍾。量名。受六斛四斗。矜。敬也。式。法也。盍。何不也。時子因陳子而以告孟子。陳子以時子之言告孟子。陳子。即陳臻也。孟子曰。然。夫時子惡

知其不可也。如使予欲富，辭十萬而受萬，是爲欲富乎。夫音扶。惡平聲。○孟子既以道不行而去，則其義不可以復留。而時子不知，則又有難顯言者。故但言設使我欲富，則我前日爲卿，嘗辭十萬之祿；今乃受此萬鍾之饋，是我雖欲富，亦不爲此也。

季孫曰：異哉子叔疑。使己爲政，不用，則亦已矣，又使其子弟爲卿。人亦孰不欲富貴？而獨於富貴之中，有私龍斷焉。龍音壟。○此孟子引季孫之語也。季孫、子叔疑，不知何時人。龍斷，岡壟之斷而高也，義見下文。蓋子叔疑者嘗不用，而使其子弟爲卿。季孫譏其既不得於此，而又欲求得於彼，如此下文賤丈夫登龍斷者之所爲也。孟子引此以明道既不行，復受其祿，則無以異此矣。

古之爲市者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賤丈夫焉必求龍斷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爲賤故從而征之征商自此賤丈夫始矣孟子釋龍斷之說如此治之謂治其爭訟左右望者欲得此而又取彼也罔謂罔羅取之也從而征之謂人惡其專利故就征其稅後世緣此遂征商人也○程子曰齊王所以處孟子者未爲不可孟子亦非不肯爲國人矜式者但齊王實非欲尊孟子乃欲以利誘之故孟子拒而不受

○孟子去齊宿於畫畫如字或曰當作畫音獲下同○畫齊西南近邑也有欲爲王留行者坐而言不應隱几而臥爲去聲下同隱於靳反○

隱憑也客坐而言孟子不應而臥也客不悅曰弟子齊宿而後敢言夫子臥而不聽請勿復敢見矣曰坐我明語子昔者魯繆公無人乎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子思泄柳申詳無人乎繆公之側則不能安其身齊側皆反復扶又反語去聲○齊宿齊戒越宿也繆公尊禮子思常使人候伺道達誠意於其側乃能安而留之也泄柳魯人申詳子張之子也繆公尊之不如子思然二子義不苟容非有賢者在其君之左右維持調護之則亦不能安其身矣子為長者慮而不及子思子絕長者乎長者絕子乎長上聲○長者孟子自稱也言齊王不使子來而子自欲為王留我是所

以爲我我謀者。不及繆公留子思之事。而先絕我也。我之臥而不應。豈爲先絕子乎。○

孟子去齊。尹士語人曰。不識王之不可以爲湯武則是不明也。識其不可然且至則是干澤也。千里而見王。不遇故去。三宿而後出晝。是何濡滯也。士則茲不悅。語去聲○尹士齊人也。干求也。澤恩澤也。濡滯遲留也。高子以告。高子。亦齊人。孟子弟子也。曰。夫尹士惡知予哉。千里而見王。是予所欲也。不遇故去。豈予所欲哉。予不得已也。夫音扶下同惡平聲○見王欲以行道也。今道不行。故不得已而去。非本欲如此也。予三宿而出晝於

予心猶以爲速。王庶幾改之。王如改諸則必反予。所改。必指一事而言。然今不可考矣。夫出晝而王不予追也。予然後浩然有歸志。予雖然。豈舍王哉。王由足用爲善。王如用予。則豈徒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浩然。如水之流。不可止也。楊氏曰。齊王天資朴實。如好勇好貨好色。好世俗之樂。皆以直告。而不隱於孟子。故足以爲善。若乃其心不然。而謬爲大言以欺人。是人終不可與入堯舜之道矣。何善之能爲。予豈若是小丈夫然哉。諫於其君而不受。則怒。悻悻然見於其面。去則窮日之力而後

宿哉。悻形頂反見音現悻悻。怒意也。窮。盡也。○尹士聞之曰。士誠小人也。此章見聖賢行道濟時。汲汲之本心。愛君澤民。惓惓之餘意。李氏曰。於此見君子憂則違之之情。而荷蕢者所以爲果也。○孟子去齊。充虞路問曰。夫子若有不豫色然。前日虞聞諸夫子曰。君子不怨天。不尤人。路。問於路中間也。豫。悅也。尤。過也。此二句實孔子之言。蓋孟子嘗稱之以教人耳。曰。彼一時。此一時也。彼。前日。此。今日。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自堯舜至湯。自湯至文武。皆五百餘年而聖人出。名世。謂其人德業聞望。可名於一世者。爲之輔佐。若皋陶。稷。契。伊尹。萊朱。太公望。散宜生之屬。由周而來。七百

有餘歲矣。以其數則過矣，以其時考之則可矣。周，謂文武之間。數，謂五百年之期。時，謂亂極思治可以有爲之日。於是而不得一有所爲，此孟子所以不能無不豫也。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吾何爲不豫哉？」夫，音扶。舍，上聲。○言當此之時，而使我不遇於齊，是天未欲平治天下也。然天意未可知，而其具又在我，我何爲不豫哉？然則孟子雖若有不豫然者，而實未嘗不豫也。蓋聖賢憂世之志，樂天之誠，有並行而不悖者，於此見矣。

○孟子去齊，居休。公孫丑問曰：「仕而不受祿，古之道乎？」休，地名。曰：「非也。於崇，吾得見王，退而有去志，不欲

變。故不受也。崇。亦地名。孟子始見齊王。必有所不合。故有去志。變。謂變其去志。繼而有師命。不可以請。久於齊。非我志也。師命。師旅之命也。國旣被兵。難請去也。○孔氏曰。仕而受祿。禮也。不受齊祿。義也。義之所在。禮有時而變。公孫丑欲以一端裁之。不亦誤乎。

孟子卷之三

朱熹集註

滕文公章句上 凡五章

滕文公為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世子。太子也。

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道。言也。性者。人所稟於天以生之理也。渾然至善。未嘗有惡。人與堯舜初無少異。但眾人汨於私欲而失之。堯舜則無私欲之蔽。而能充其性爾。故孟子與世子言。每道性善。而必稱堯舜以實之。欲其知仁義不假外求。聖人可學而至。而不懈於用力也。門人不能悉記其辭。而撮其大旨如此。程子曰。性。即理也。天下之理。原其所自。未有不善。喜怒哀樂未發。何嘗不善。發而中節。即無往而不善。發不中節。然後為不善。故凡言善惡。皆先善而後惡。言吉凶。皆先吉而後凶。言是非。皆

（皆先是而後非）

世子自楚反。復見孟子。孟子曰。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復扶又反夫音扶○時人不知性之本善。而以聖賢為不可企及。故世子於孟子之言。不能無疑。而復來求見。蓋恐別有卑近易行之說也。孟子知之。故但告之如此。以明古今聖愚本同一性。前言已盡。無復有他說也）

成覵謂齊景公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覵古莧反○成覵人姓名。彼謂聖賢也。有為者亦若是。言人能有為。則皆如舜也。公明姓。儀名。魯賢人也。文王我師也。蓋周公之言。公明儀亦以文王為必可師。故誦周

公之言。而歎其不我欺也。孟子既告世子以道無二致。而復引此三言以明之欲世子篤信力行。以師聖賢。不當復求他說也。

今滕絕長補短。將五十里也。猶可以爲善國。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

瞑眩莫甸反眩音縣○絕猶截也書商書說命篇瞑眩憒亂言滕國雖小猶足爲治但恐安於卑近不能自克則不足以去惡而爲善也○愚按孟子之言性善始見於此而詳具於告子之篇然默識而旁通之則七篇之中無非此理其所以擴前聖之未發而有功於聖人之門程子之言信矣

○滕定公薨。世子謂然友曰。昔者孟子嘗與我言於宋。於心終不忘。今也不幸。至於大故。吾欲使子問於孟子。然後行

事。定公、文公父也。然友、世子之傅也。大故、大喪也。事、謂喪禮。

然友之鄒問於孟子。孟子曰、不亦善乎。親喪固所自盡也。曾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可謂孝矣。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也。雖然、吾嘗聞之矣。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飦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

齊音資。疏所居反。飦諸延反。○當時諸侯莫能行古喪禮、而文公獨能以此為問。故孟子善之。又言父母之喪、固人子之心所自盡者。蓋悲哀之情、痛疾之意、非自外至、宜乎文公於此、有所不能自已也。但所引曾子之言、本孔子告樊遲者、豈曾子嘗誦之以告其門人歟。三年之喪者、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

之讓。故父母之喪。必以三年也。齊。衣下縫也。不緝曰斬衰。緝之曰齊衰。疏。麤也。麤布也。飦。糜也。喪禮。三日始食粥。既葬乃疏食。此古今貴賤通行之禮也。

然友反命。定為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至於子之身而反之。不可。且志曰。喪祭從先祖。曰。吾有所受之也。

父兄。同姓老臣也。滕與魯俱文王之後。而魯祖周公為長。兄弟宗之。故滕謂魯為宗國也。然謂二國不行三年之喪者。乃其後世之失。非周公之法本然也。志。記也。引志之言而釋其意。以為所以如此者。蓋為上世以來。有所傳受。雖或不同。不可改也。然志所言。本謂先王之世。舊俗所傳。禮文小異。而可以通行者耳。不謂後世失禮之甚

者也。謂然友曰。吾他日未嘗學問。好馳馬試劍。今也父兄百官不我足也。恐其不能盡於大事。子為我問孟子。然友復之鄒問孟子。孟子曰。然。不可以他求者也。孔子曰。君薨。聽於冢宰。歠粥。面深墨。即位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哀。先之也。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尚之風必偃。是在世子。好為皆去聲。復扶又反。歠川悅反。○不我足。謂不以我滿足其意也。然者。然其不我足之言。不可他求者。言當責之於己。冢宰。六卿之長也。歠。飲也。深墨。甚黑色也。

即。就也。尚。加也。論語作上。古字通也。偃。然友伏也。孟子言但在世子自盡其哀而已。

反命。世子曰。然。是誠在我。五月居廬。未有命戒。百官族人可謂曰知。及至葬。四方來觀之。顏色之戚。哭泣之哀。弔者大悅。諸侯五月而葬。未葬居倚廬於中門之外。居喪不言。故未有命令教戒也。可謂曰知。疑有闕誤。或曰。皆謂世子之知禮也。○林氏曰。孟子之時。喪禮既壞。然三年之喪。惻隱之心。痛疾之意。出於人心之所固有者。初未嘗亡也。惟其溺於流俗之弊。是以喪其良心而不自知耳。文公見孟子而聞性善堯舜之說。則固有以啟發其良心矣。是以至此而哀痛之誠心發焉。及其父兄百官皆以不欲行。則亦反躬自責。悼其前行之不足以取信。而不敢有非其父兄百官之心。雖其資

質有過人者。而學問之力。亦不可誣也。及其斷然行之。而遠近見聞。無不悅服。則以人心之所同然者。自我發之。而彼之心悅誠服。亦有所不期然而然者。人性之善。豈不信哉。

○滕文公問爲國。文公以禮聘孟子。故孟子至滕。而文公問之。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綯音陶。亟紀力反。民事謂農事。詩豳風七月之篇。于往取也。綯絞也。亟急也。乘升也。播布也。言農事至重。人君不可以爲緩而忽之。故引詩言治屋之急如此者。蓋以來春將復始播百穀。而不暇爲此也。民之爲道也。有恆產者有恆心。無恆產者無恆心。苟無恆心。放辟邪侈。無不爲已。及陷乎罪。然

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爲也（音義並見前篇）是故賢君必恭儉禮下取於民有制（恭則能以禮接下儉則能取民以制）陽虎曰爲富不仁矣爲仁不富矣（陽虎陽貨魯季氏家臣也天理人欲不容並立虎之言此恐爲仁之害於富也孟子引之恐爲富之害於仁也君子小人每相反而已矣）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徹者徹也助者藉也（徹敕列反藉子夜反○此以下乃言制民常產與其取之之制也夏時一夫受田五十畝而每夫計其五畝之入以爲貢商人始爲井田之制以六百三十畝之地畫爲九區區七十畝中爲

公用其外八家各授一區。但借其力以助耕公田。而不復稅其私田。周時一夫授田百畝。鄉遂用貢法。十夫有溝。都鄙用助法。八家同井。耕則通力而作。收則計畝而分。故謂之徹。其實皆什一者。貢法固以十分之一為常數。惟助法乃是九一。而商制不可考。周制則公田百畝中以二十畝為廬舍。一夫所耕公田實計十畝。通私田百畝。為十一分而取其一。蓋又輕於十一矣。竊料商制亦當似此。而以十四畝為廬舍。一夫實耕公田七畝。是亦不過什一也。徹通也。均也。藉借也。

龍子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貢者校數歲之中以為常。樂歲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為虐。則寡取之。凶年糞其田而不足。則必取盈焉。為民父母。使民盻盻

然將終歲勤動，不得以養其父母，又稱貸而益之，使老稚轉乎溝壑，惡在其為民父母也？

樂音洛。盻，五禮反，從目從兮，或音普莧反者非。養，去聲。惡，平聲。○龍子，古賢人。狼戾，猶狼藉，言多也。糞，壅也。盈，滿也。盻，恨視也。勤動，勞苦也。稱，舉也。貸，借也。取物於人而出息以償之也。益之，以足取盈之數也。稚，幼子也。

夫世祿，滕固行之矣。

夫音扶。○孟子嘗言文王治岐，耕者九一，仕者世祿，二者王政之本也。今世祿滕已行之，惟助法未行，故取於民者無制耳。蓋世祿者，授之土田，使之食其公田之入，實與助法相為表裏，所以使君子野人各有定業，而上下相安者也。故下文遂言助法。

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為有公田。由此觀之，雖

周亦助也
雨于付反○詩小雅大田之篇雨
降雨也言願天雨於公田而遂及
私田先公而後私也當時助法盡廢典籍
不存惟有此詩可見周亦用助故引之也
設為庠序學校以教之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
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
之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
下
庠以養老為義校以教民為義序以習射
為義皆鄉學也學國學也共之無異名也
倫序也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
有序朋友有信此人之大倫也庠序學校皆
以明此
而已
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是為王者師也
滕國褊小雖行仁政未必能興王業然為王
者師則雖不有天下而其澤亦足以及天下

矣。聖賢至公無我之心。於此可見。詩云。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文王之謂也。子力行之。亦以新子之國。詩。大雅文王之篇。言周雖后稷以來。舊爲諸侯。其受天命而有天下。則自文王始也。子指文公。諸侯未踰年之稱也。使畢戰問井地。孟子曰。子之君將行仁政。選擇而使子。子必勉之。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均。穀祿不平。是故暴君汙吏必慢其經界。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夫音扶。○畢戰。滕臣。文公因孟子之言。而使畢戰主爲井地之事。故又使之來問其詳也。井地。即井田也。經界。謂治地分田。經畫其溝塗封植之界也。此法不

稽則田無定分而豪强得以兼幷故井地有不均賦無定法而貪暴得以多取故穀祿有不平此欲行仁政者之所以必從此始而暴君汙吏則必欲慢而廢之也有以正之則分田制祿可不勞而定矣

夫滕壤地褊小將爲君子焉將爲野人焉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

夫音扶養去聲○言滕地雖小然其閒亦必有爲君子而仕者亦必有爲野人而耕者是以分田制祿之法不可偏廢也

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

此分田制祿之常法所以治野人使養君子也野郊外都鄙之地也九一而助爲公田而行助法也國中郊門之內鄉遂之地也田不井授但爲溝洫使什而自賦其一蓋用貢法也周所謂徹法者蓋如此以此推之當時非惟助法不行其貢亦不止什

一矣。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此世祿常制之外，又有圭田，所以厚君子也。圭，潔也，所以奉祭祀也。不言世祿者，滕已行之，但此未備耳。餘夫二十五畝。程子曰：一夫上父母，下妻子，以五口八口為率，受田百畝。如有弟，是餘夫也。年十六，別受田二十五畝，俟其壯而有室，然後更受百畝之田。愚按：此百畝常制之外，又有餘夫之田，以厚野人也。死徙無出鄉，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死，謂葬也。徙，謂徙其居也。同井者，八家也。友，猶伴也。守望，防寇盜也。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所以別野人

養去聲別彼列反○此詳言井田形體之**也**制乃周之助法也公田以爲君子之祿而私田野人之所受先公後私所以別君子野人之分也不言君子據野人而言省文耳上言野及國中二法此獨詳於治野者國中貢法當時已行但取之過於什一爾**此其大略也若夫潤澤之則在君與子矣**夫音扶○井地之法諸侯皆去其籍此特其大略而已潤澤謂因時制宜使合於人情宜於土俗而不失乎先王之意也○呂氏曰子張子慨然有意三代之法論治人先務未始不以經界爲急講求法制粲然備具要之可以行於今如有用我者舉而措之耳嘗曰仁政必自經界始貧富不均教養無法雖欲言治皆苟而已世之病難行者未始不以亟奪富人之田爲辭然茲法之行悅之者衆苟處之有術期以數年不刑一人而可復所病者特上之未行耳

乃言曰。縱不能行之天下。猶可驗之一鄉。方與學者議古之法。買田一方。畫爲數井。上不失公家之賦役。退以其私。正經界。分宅里。立斂法。廣儲蓄。興學校。成禮俗。救菑卹患。厚本抑末。足以推先王之遺法。明當今之可行。有志未就而卒。○愚按喪禮經界兩章見孟子之學。識其大者。是以雖當禮法廢壞之後。制度節文。不可復考。而能因略以致詳。推舊而爲新。不屑屑於旣往之迹。而能合乎先王之意。眞可謂命世亞聖之才矣。○有爲

神農之言者許行。自楚之滕。踵門而告文公曰。遠方之人聞君行仁政。願受一廛而爲氓。文公與之處。其徒數十人。皆衣褐。捆屨織席以爲食。衣去聲。捆音閫。○神農。炎帝神農氏。始爲耒耜。教民稼穡者也。爲其言者

史遷所謂農家者流也。許，姓。行，名也。踵門，足至門也。仁政，上章所言井地之法也。廛，民所居也。氓，野人之稱。褐，毛布，賤者之服也。捆，扣椓之，欲其堅也。以為食，賣以供食也。程子曰：許行所謂神農之言，乃後世稱述上古之事，失其義理者耳。猶陰陽醫方稱黃帝之說也。

陳良之徒陳相與其弟辛，負耒耜而自宋之滕，曰：「聞君行聖人之政，是亦聖人也，願為聖人氓。」陳良，楚之儒者。耜，所以起土。耒，其柄也。

陳相見許行而大悅，盡棄其學而學焉。陳相見孟子，道許行之言曰：「滕君則誠賢君也；雖然，未聞道也。賢者與民並耕而食，饔飧而治。今也滕有倉廩府

庫。則是厲民而以自養也。惡得賢。饔音雍。飧音孫。惡平聲。○饔飧，熟食也。朝曰饔，夕曰飧。言當自炊爨以爲食，而兼治民事也。厲，病也。許行此言，蓋欲陰壞孟子分別君子野人之法。孟子曰：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曰：然。許子必織布而後衣乎。曰：否。許子衣褐。許子冠乎。曰：冠。曰：奚冠。曰：冠素。曰：自織之與。曰：否。以粟易之。曰：許子奚爲不自織。曰：害於耕。曰：許子以釜甑爨，以鐵耕乎。曰：然。自爲之與。曰：否。以粟易之。衣去聲。與平聲。○釜所以煮，甑所以炊。爨，然火也。鐵，耜屬也。此語八反，皆孟子問而陳相對也。以粟易械器者，不

爲厲陶冶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者豈爲厲農夫哉且許子何不爲陶冶舍皆取諸其宮中而用之何爲紛紛然與百工交易何許子之不憚煩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爲也舍去聲○此孟子言而陳相對也械器釜甑之屬也陶爲甑者冶爲釜鐵者舍止也或讀屬上句舍謂作陶冶之處也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爲與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爲備如必自爲而後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

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義也。與平聲食音嗣○此以下皆孟子言也。路謂奔走道路無時休息也。治於人者見治於人也。食人者出賦稅以給公上也。食於人者見食於人也。此四句皆古語。而孟子引之也。君子無小人則飢。小人無君子則亂。以此相易。正猶農夫陶冶以粟與械器相易。乃所以相濟而非所以相病也。治天下者豈必耕且爲哉。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氾濫於天下。草木暢茂。禽獸繁殖。五穀不登。禽獸偪人。獸蹄鳥跡之道。交於中國。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禹

疏九河。瀹濟漯而注諸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後中國可得而食也。當是時也。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雖欲耕。得乎。

瀹音藥。濟子禮反。漯佗合反。○天下猶未平者。洪荒之世。生民之害多矣。聖人迭興。漸次除治。至此尚未盡平也。洪。大也。橫流。不由其道而散溢妄行也。氾濫。橫流之貌。暢茂。長盛也。繁殖。衆多也。五穀。稻黍稷麥菽也。登。成熟也。道。路也。獸蹄鳥跡交於中國。言禽獸多也。敷。布也。益。舜臣名。烈。熾也。禽獸逃匿。然後禹得施治水之功。疏。通也。分也。九河。曰徒駭。曰太史。曰馬頰。曰覆釜。曰胡蘇。曰簡。曰絜。曰鉤盤。曰鬲津。瀹。亦疏通之意。濟漯。二水名。決排。皆去其壅塞也。汝漢淮泗。亦皆水名也。據禹貢及今水路。惟漢水入江耳。汝泗則入淮。而淮自

入海。此謂四水皆入於江。記者之誤也。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五穀熟而民人育。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放勳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聖人之憂民如此。而暇耕乎。契音薛。別彼列反。長放並上聲。勞來並去聲。○言水土平。然後得以教稼穡。衣食足。然後得以施教化。后稷。官名。棄為之。然言教民。則亦非並耕矣。樹。亦種也。藝。殖也。契。亦舜臣名也。司徒。官名也。人之有道。

言其皆有秉彝之性也然無教則亦放逸怠惰而失之故聖人設官而教以人倫亦因其固有者而道之耳書曰天敘有典勑我五典五惇哉此之謂也放勳本史臣贊堯之辭孟子因以爲堯號也德猶惠也堯言勞者勞之來者來之邪者正之枉者直之輔以立之翼以行之使自得其性矣又從而提撕警覺以加惠焉不使其放逸怠惰而或失之蓋命契之辭也。

堯以不得舜爲己憂舜以不得禹皐陶爲己憂夫以百畝之不易爲己憂者農夫也

夫音扶易去聲○易治也堯舜之憂民非事事而憂之也急先務而已所以憂民者其大如此則不惟不暇耕而亦不必耕矣

分人以財謂之惠教人以善謂之忠爲天下得人者謂之仁是故以天

下與人易。為天下得人難。為易並去聲○分人以財小惠而已教人以善雖有愛民之實然其所及亦有限而難久惟若堯之得舜舜之得禹皋陶乃所謂為天下得人者而其恩惠廣大教化無窮矣此其所以為仁也孔子曰。大哉堯之為君。惟天為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君哉舜也。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焉。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哉。亦不用於耕耳。與去聲○則法也蕩蕩廣大之貌君哉言盡君道也巍巍高大之貌不與猶言不相關言其不以位為樂也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也。陳良楚產也。悅周公仲尼之道。北

學於中國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彼所謂豪傑之士也子之兄弟事之數十年師死而遂倍之此以下責陳相倍師而學許行也夏諸夏禮義之教也變夷變化蠻夷之人也變於夷反見變化於蠻夷之人也產生也陳良生於楚在中國之南故北遊而學於中國也先過也豪傑才德出眾之稱言其能自拔於流俗也倍與背同言陳良用夏變夷陳相變於夷也昔者孔子沒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入揖於子貢相嚮而哭皆失聲然後歸子貢反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他日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

事之。彊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任平聲彊上聲暴蒲木反皜音杲○三年。古者爲師心喪三年。若喪父而無服也。任。擔也。場。冢上之壇場也。有若似聖人。蓋其言行氣象。有似之者。如檀弓所記子游謂有若之言似夫子之類是也。所事孔子。所以事夫子之禮也。江漢水多。言濯之潔也。秋日燥烈。言暴之乾也。皜皜潔白貌。尚加也。言夫子道德明著。光輝潔白。非有若所能彷彿也。或曰。此三語者。孟子贊美曾子之辭也。

今也南蠻鴂舌之人。非先王之道。子倍子之師而學之。亦異於曾子矣。鴂亦作鵙古役反○鴂。博勞也。惡聲之鳥。南蠻之聲似之。指許行也。吾聞出於幽谷。遷于喬木者。未

聞下喬木而入於幽谷者。小雅伐木之詩云。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魯頌曰。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周公方且膺之。子是之學。亦爲不善變矣。魯頌。閟宮之篇也。膺。擊也。荊。楚本號也。舒。國名。近楚者也。懲。艾也。按今此詩爲僖公之頌。而孟子以周公言之。亦斷章取義也。

從許子之道。則市賈不貳。國中無僞。雖使五尺之童適市。莫之或欺。布帛長短同。則賈相若。麻縷絲絮輕重同。則賈相若。五穀多寡同。則賈相若。屨大小同。則賈相若。賈音價。下同。○陳相又言許子之道如此。蓋神農始爲市井。故許行又託於神農。而有是

說也。五尺之童。言幼小無知也。許行欲使市中所粥之物。皆不論精粗美惡。但以長短輕重多寡大小爲價也。曰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伯。或相千萬。子比而同之。是亂天下也。巨屨小屨同賈。人豈爲之哉。從許子之道。相率而爲僞者也。惡能治國家。夫音扶。蓰音師。又山綺反。比必二反。惡平聲。○倍。一倍也。蓰。五倍也。什伯千萬。皆倍數也。比。次也。孟子言物之不齊。乃其自然之理。其有精粗。猶其有大小也。若大屨小屨同價。則人豈肯爲其大者哉。今不論精粗。使之同價。是使天下之人。皆不肯爲其精者。而競爲濫惡之物以相欺耳。

○墨者夷之。因徐辟而求見孟子。孟子曰。吾

固願見。今吾尚病。病愈。我且往見。夷子不來。

辟音壁又音闢○墨者治墨翟之道者夷姓之名徐辟孟子弟子孟子稱疾疑亦託辭以觀其意之誠否

他日又求見孟子。孟子曰吾今則可以見矣。不直則道不見。我且直之。吾聞夷子墨者。墨之治喪也。以薄爲其道也。夷子思以易天下。豈以爲非是而不貴也。然而夷子葬其親厚。則是以所賤事親也。

○不見之見音現又求見則其意已誠矣故因徐辟以質之如此直盡言以相正也莊子曰墨子生不歌死無服桐棺三寸而無椁是墨之治喪以薄爲道也易天下謂移易天下之風俗也夷子學於墨氏而不

從其教。其心必有所不安者。故孟子因以詰之。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曰。儒者之道。古之人若保赤子。此言何謂也。之則以爲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徐子以告孟子。孟子曰。夫夷子信以爲人之親其兄之子。爲若親其鄰之赤子乎。彼有取爾也。赤子匍匐將入井。非赤子之罪也。且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而夷子二本故也。夫音扶。下同。匍音蒲。匐蒲北反。○若保赤子。周書康誥篇文。此儒者之言也。夷子引之。蓋欲援儒而入於墨。以拒孟子之非己。又曰。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則推墨而附於儒。以釋己所以厚葬其親之意。皆所謂遁辭也。

孟子言人之愛其兄子。與鄰之子。本有差等。書之取譬。本爲小民無知而犯法。如赤子無知而入井耳。且人物之生。必各本於父母而無二。乃自然之理。若天使之然也。故其愛由此立。而推以及人。自有差等。今如夷子之言則是視其父母。本無異於路人。但其施之之序。姑自此始耳。非二本而何哉。然其於先後之閒。猶知所擇。則又其本心之明有終不得而息者。此其所以卒能受命。而自覺其非也。

蓋上世嘗有不葬其親者。其親死。則舉而委之於壑。他日過之。狐狸食之。蠅蚋姑嘬之。其顙有泚。睨而不視。夫泚也。非爲人泚。中心達於面目。蓋歸反虆梩而掩之。掩之誠是也。則孝子仁人之掩其親

亦必有道矣蚋音汭嘬楚怪反泚此禮反睨音詣爲去聲虆力追反梩力知反○因夷子厚葬其親而言此以深明一本之意上世謂太古也委棄也壑山水所趨也蚋蚊屬姑語助聲或曰螻蛄也嘬攢共食之也顙額也泚泚然汗出之貌睨邪視也視正視也不能不視而又不忍正視哀痛迫切不能爲心之甚也非爲人泚言非爲他人見之而然也所謂一本者於此見之尤爲親切蓋惟至親故如此在他人則雖有不忍之心而其哀痛迫切不至若此之甚矣反覆也虆土籠也梩土轝也於是歸而掩覆其親之尸此葬埋之禮所由起也此掩其親者若所當然則孝子仁人所以掩其親者必有其道而不以薄爲貴矣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憮然爲閒曰命之矣憮音武閒如字○憮然茫然自失之貌爲閒者有頃之閒也命猶教也言孟子

己教我矣。蓋因其本心之明。以攻其所學之蔽。是以吾之言易入。而彼之惑易解也。

滕文公章句下 凡十章

陳代曰。不見諸侯。宜若小然。今一見之。大則以王。小則以霸。且志曰。枉尺而直尋。宜若可爲也。王去聲○陳代孟子弟子也小謂小節也枉屈也直伸也八尺曰尋枉尺直尋猶屈己一見諸侯而可以致王霸所屈者小所伸者大也

孟子曰。昔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喪去聲○田獵也虞

人守苑囿之吏也。招大夫以旌。招虞人以皮冠。元首也。志士固窮。常念死無棺槨。棄溝壑而不恨。勇士輕生。常念戰鬭而死。喪其首而不顧也。此二句。乃孔子歎美虞人之言。夫虞人招之不以其物。尚守死而不往。況君子豈可不待其招而自往見之邪。此以上告之以不可往見之意。且夫枉尺而直尋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則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為與。夫音扶。與平聲○此以下正其所稱枉尺直尋之非。夫所謂枉小而所伸者大。則為之者。計其利耳。一有計利之心。則雖枉多伸少而有利。亦將為之邪。甚言其不可也。昔者趙簡子使王良與嬖奚乘。終日而不獲一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賤工也。或以告王良。良曰。請復之。彊

而後可。一朝而獲十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良工也。簡子曰。我使掌與女乘。謂王良。良不可。曰。吾爲之範我馳驅。終日不獲一。爲之詭遇。一朝而獲十。詩云。不失其馳。舍矢如破。我不貫與小人乘。請辭。

乘去聲彊上聲女音汝爲去聲舍上聲○趙簡子。晉大夫趙鞅也。王良。善御者也。嬖奚。簡子幸臣。與之乘。爲之御也。復之。再乘也。彊而後可。嬖奚不肯。彊之而後肯也。一朝。自晨至食時也。掌。專主也。範。法度也。詭遇。不正而與禽遇也。言奚不善射。以法馳驅則不獲。廢法詭遇而後中也。詩。小雅車攻之篇。言御者不失其馳驅之法。而射者發矢皆中而力。今嬖奚不能也。貫。習也。

御者且羞與

射者比比而得禽獸雖若丘陵弗爲也如枉道而從彼何也且子過矣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比必二反○比阿黨也若丘陵言多也○或曰居今之世出處去就不必一一中節欲其一一中節則道不得行矣楊氏曰何其不自重也枉己其能直人乎古之人蓋道之不行而不輕其去就是以孔孟雖在春秋戰國之時而進必以正以至終不得行而死也使不䘏其去就而可以行道孔孟當先爲之矣孔孟豈不欲道之行哉○

景春曰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景春人姓名公孫衍張儀皆魏人怒則說諸侯使相攻伐故諸侯懼也孟子曰是焉得爲大丈夫

乎。子未學禮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門。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無違夫子。以順爲正者。妾婦之道也。焉於虔反冠去聲女家之女音汝○加冠於首曰冠。女家。夫家也。婦人內夫家。以嫁爲歸也。夫子。夫也。女子從人。以順爲正道也。蓋言二子阿諛苟容。竊取權勢。乃妾婦順從之道耳。非丈夫之事也。

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廣居。仁也。正位。禮也。大道。義也。與民由之。推其所得於人也。獨

行其道。守其所得於己也。淫。蕩其心也。移。變其節也。屈。挫其志也。○何叔京曰。戰國之時。聖賢道否。天下不復見其德業之盛。但見姦巧之徒。得志橫行。氣燄可畏。遂以爲大丈夫。不知由君子觀之。是乃妾婦之道耳。何足道哉。○

周霄問曰。古之君子仕乎。孟子曰。仕。傳曰。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出疆必載質。公明儀曰。古之人三月無君則弔。

傳直戀反。質與贄同。下同。○周霄。魏人。無君。謂不得仕而事君也。皇皇。如有求而弗得之意。出疆。謂失位而去國也。質。所執以見人者。如士則執雉也。出疆載之者。將以見所適國之君而事之也。

三月無君則弔。不以急乎。

周霄問也。以已通。太也。後章放此。

曰。士之失位也。猶諸侯之

失國家也禮曰諸侯耕助以供粢盛夫人蠶繅以爲衣服犧牲不成粢盛不潔衣服不備不敢以祭惟士無田則亦不祭牲殺器皿衣服不備不敢以祭則不敢以宴亦不足弔乎

盛音成繅素刀反皿武永反○禮曰諸侯爲籍百畝冕而青紘躬秉耒以耕而庶人助以終畝收而藏之御廩以供宗廟之粢盛使世婦蠶于公桑蠶室奉繭以示于君遂獻于夫人夫人副褘受之繅三盆手遂布于三宮世婦使繅以爲黼黻文章而服以祀先王先公又曰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黍稷曰粢在器曰盛牲殺牲必特殺也皿所以覆器者

出疆必載質何也周霄問也曰士之仕也猶農夫之

耕也農夫豈爲出疆舍其耒耜哉爲去聲舍上聲曰晉國亦仕國也未嘗聞仕如此其急仕如此其急也君子之難仕何也曰丈夫生而願爲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爲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鑽穴隙相窺踰牆相從則父母國人皆賤之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者與鑽穴隙之類也爲去聲妁音酌隙去逆反惡去聲○晉國解見首篇仕國謂君子游宦之國霄意以孟子不見諸侯爲難仕故先問古之君子仕否然後

言此以風切之也。男以女爲室。女以男爲家。妁。亦媒也。言爲父母者。非不願其男女之有室家。而亦惡其不由道。蓋君子雖不潔身以亂倫。而亦不徇利而忘義也。○彭更問曰。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侯。不以泰乎。孟子曰。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爲泰。子以爲泰乎。更平聲乘從皆去聲傳直戀反簞音丹食音嗣○彭更孟子弟子也。泰。侈也。曰。否。士無事而食。不可也。言不以舜爲泰。但謂今之士。無功而食人之食。則不可也。曰。子不通功易事。以羨補不足。則農有餘粟。女有餘布。子如通之。則梓

匠輪輿皆得食於子。於此有人焉。入則孝。出則悌。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而不得食於子。子何尊梓匠輪輿而輕爲仁義者哉。羡延面反○通功易事。謂通人之功。而交易其事。羡。餘也。有餘。言無所貿易而積於無用也。梓人。匠人。木工也。輪人。輿人。車工也。曰。梓匠輪輿其志將以求食也。君子之爲道也。其志亦將以求食與。曰。子何以其志爲哉。其有功於子。可食而食之矣。且子食志乎。食功乎。曰。食志。與平聲可食而食食志食功之食皆音嗣下同○孟子言自我而言。固不求食。自彼而言。凡有功者則當食之。曰。

有人於此毀瓦畫墁其志將以求食也則子食之乎曰否曰然則子非食志也食功也墁武安反子食之食亦音嗣○墁墻壁之飾也毀瓦畫墁言無功而有害也既曰食功則以士爲無事而食者眞尊梓匠輪輿而輕爲仁義者矣

○萬章問曰宋小國也今將行王政齊楚惡而伐之則如之何惡去聲○萬章孟子弟子宋王偃嘗滅滕伐薛敗齊楚魏之兵欲霸天下疑即此時也

孟子曰湯居亳與葛爲鄰葛伯放而不祀湯使人問之曰何爲不祀曰無以供犧牲也湯使遺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以祀湯又使人

問之曰何爲不祀曰無以供粢盛也湯使亳衆往爲之耕老弱饋食葛伯率其民要其有酒食黍稻者奪之不授者殺之有童子以黍肉餉殺而奪之書曰葛伯仇餉此之謂也遺唯季反盛音成往爲之爲爲去聲饋食酒食之食音嗣要平聲餉式亮反○葛國名伯爵也放而不祀放縱無道不祀先祖也亳衆湯之民其民葛民也授與也餉亦饋也書商書仲虺之誥也仇餉言與餉者爲仇也爲其殺是童子而征之四海之內皆曰非富天下也爲匹夫匹婦復讎也爲去聲○非富天下言湯之心非以天下爲富而欲得之也湯始征自葛

載。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爲後我。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歸市者弗止。芸者不變。誅其君。弔其民。如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徯我后。后來其無罰。載。亦始也。十一征。所征十一國也。餘已見前篇有攸不爲臣。東征綏厥士女。匪厥玄黃。紹我周王見休。惟臣附于大邑周。其君子實玄黃于匪。以迎其君子。其小人簞食壺漿。以迎其小人。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而已矣。食音嗣。○按周書武成篇。載武

王之言。孟子約其文如此。然其辭時與今書文不類。今姑依此文解之。有所不爲臣。謂助紂爲惡。而不爲周臣者。匪與篚同。玄黃。幣也。紹。繼也。猶言事也。言其士女以匪盛玄黃之幣。迎武王而事之也。商人而曰我周王。猶商書所謂我后也。休。美也。言武王能順天休命而事之者。皆見休也。臣。附。歸服也。孟子又釋其意。言商人聞周師之來。各以其類相迎者。以武王能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民者誅之。而不爲暴虐耳。君子。謂在位之人。小人。謂細民也。

太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則取于殘。殺伐用張。于湯有光。

太誓。周書也。今書文亦小異。言武王威武奮揚。侵彼紂之疆界。取其殘賊。而殺伐之功。因以張大。比於湯之伐桀。又有光焉。引此以證上文取其殘之義。

不行王政云爾。苟行王政。四海之內。

皆舉首而望之。欲以爲君。齊楚雖大。何畏焉。宋實不能行王政。後果爲齊所滅。王偃走死○尹氏曰。爲國者能自治而得民心。則天下皆將歸往之。恨其征伐之不早也。尚何彊國之足畏哉。苟不自治。而以彊弱之勢言之。是可畏而已矣。

○孟子謂戴不勝曰。子欲子之王之善與。我明告子。有楚大夫於此。欲其子之齊語也。則使齊人傅諸。使楚人傅諸。曰使齊人傅之。曰一齊人傅之。衆楚人咻之。雖日撻而求其齊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莊嶽之閒數年。雖日撻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與平聲。咻音休。○戴

不勝。宋臣也。齊語。齊人語也。傅。教也。咻。讙也。齊。齊語也。莊嶽。齊街里名也。楚。楚語也。此先設譬以曉之也。子謂薛居州善士也。使之居於王所。在於王所者長幼卑尊皆薛居州也。王誰與爲不善。在王所者長幼卑尊皆非薛居州也。王誰與爲善。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長上聲。居州亦宋臣。言小人衆而君子獨。無以成正君之功。○公孫丑問曰。不見諸侯何義。孟子曰。古者不爲臣不見。不爲臣謂未仕於其國者也。此不見諸侯之義也。段干木踰垣而辟之。泄柳閉門而不內。是皆已甚。迫斯可以見矣。辟去聲。內

與納同○段干木魏文侯時人泄柳魯繆公時人文侯繆公欲見此二人而二人不肯見之蓋未爲臣也已甚過甚也迫謂求見之切也

陽貨欲見孔子而惡無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陽貨矙孔子之亡也而饋孔子蒸豚孔子亦矙其亡也而往拜之當是時陽貨先豈得不見

欲見之見音現惡去聲矙音勘○此又引孔子之事以明可見之節也欲見孔子欲召孔子來見己也惡無禮畏人己爲無禮也受於其家對使人拜受於家也其門大夫之門也矙窺也陽貨於魯爲大夫孔子爲士故以此物及其不在而饋之欲其來拜而見之也先謂先來加禮也

曾子曰脅肩諂笑病于夏

睢子路曰未同而言觀其色赧赧然非由之所知也由是觀之則君子之所養可知已矣

脅虛業反赧奴簡反○脅肩竦體諂笑強笑皆小人側媚之態也病勞也夏畦夏月治畦之人也言為此者其勞過於夏畦之人也未合而言謂未同而強與之言也赧赧慙而面赤之貌由子路名言非己所知甚惡之之辭也孟子言由此二言觀之則二子之所養可知必不肯不俟其禮之至而輒往見之也○此章言聖人禮義之中正過之者傷於迫切而不洪不及者淪於汙賤而可恥

○戴盈之曰什一去關市之征今茲未能請輕之以待來年然後已何如

去上聲○盈之亦宋大夫也什一井田之法也關市之征商賈之稅也已止也孟

子曰今有人日攘其鄰之雞者或告之曰是非君子之道曰請損之月攘一雞以待來年然後已攘如羊反○攘物自來而取之也損減也如知其非義斯速已矣何待來年知義理之不可而不能速改與月攘一雞何以異哉

○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辯敢問何也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好去聲下同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治去聲○生謂生民也一治一亂氣化盛衰人事得失反覆相尋理之常也當堯之時水逆行氾濫於中國蛇龍居之民無所定下者爲巢上者爲

營窟。書曰洚水警余。洚水者洪水也。洚音降又胡貢胡工二反○水逆行下流壅塞故水倒流而旁溢也下下地上高地也營窟穴處也書虞書大禹謨也洚水洚洞無涯之水也警戒也此一亂也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驅蛇龍而放之菹。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漢是也。險阻既遠。鳥獸之害人者消。然後人得平土而居之。菹側魚反○掘地掘去壅塞也菹澤生草者也地中兩涯之間也險阻謂水之氾濫也遠去也消除也此一治也○堯舜既沒。聖人之道衰。暴君代作。壞宮室以為汙池。民無所安息。棄田以為園囿。使民不得衣食。邪

說暴行又作園囿汙池沛澤多而禽獸至及紂之身天下又大亂壞音怪○行去聲下同沛蒲內反○暴君謂夏太康孔甲履癸商武乙之類也宮室民居也沛草木之所生也澤水所鍾也自堯舜沒至此治亂非一及紂而又一大亂也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滅國者五十驅虎豹犀象而遠之天下大悅書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佑啓我後人咸以正無缺相去聲奄平聲○奄東方之國助紂為虐者也飛廉紂幸臣也五十國皆紂黨虐民者也書周書君牙之篇丕大也顯明也謨謀也承繼也烈光也佑助也啓開也缺壞

也。此一治也。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有作之有讀為又，古字通用。○此周室東遷之後，又一亂也。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胡氏曰：仲尼作春秋以寓王法，惇典庸禮命德討罪，其大要皆天子之事也。知孔子者，謂此書之作，遏人欲於橫流，存天理於既滅，為後世慮至深遠也。罪孔子者，以謂無其位而託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使亂臣賊子禁其欲而不得肆，則戚矣。愚謂孔子作春秋以討亂賊，則致治之法垂於萬世，是亦一治也。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

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公明儀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横為皆上聲莩皮表反○楊朱但知愛身。而不復知有致身之義。故無君。墨子愛無差等。而視其至親無異衆人。故無父。無父無君。則人道滅絕。是亦禽獸而已。公明儀之言。義見首篇。充塞仁義。謂邪說徧滿。妨於仁義也。孟子引儀之言。以明楊墨道行。則人皆無父無君。以陷於禽獸。而大亂將

起。是亦率獸食人。而人又相食也。此又一亂也。吾爲此懼。閑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爲去聲復扶又反○閑衛也放驅而遠之也作起也事所行政大體也。孟子雖不得志於時。然楊墨之害自是滅息。而君臣父子之道賴以不墜。是亦一治也。程子曰。楊墨之害。甚於申韓。佛氏之害。甚於楊墨。蓋楊氏爲我。疑於義。墨氏兼愛。疑於仁。申韓則淺陋易見。故孟子止闢楊墨。爲其惑世之甚也。佛氏之言近理。又非楊墨之比。所以爲害尤甚。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

子懼。抑，止也。兼，幷之也。總結上文也。詩云：「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則莫我敢承。」無父無君，是周公所膺也。說見上篇。承，當也。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行、好，皆去聲。○詖、淫，解見前篇。辭者，說之詳也。承，繼也。三聖，禹、周公、孔子也。蓋邪說橫流，壞人心術，甚於洪水猛獸之災，慘於夷狄篡弒之禍，故孟子深懼而力救之。再言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所以深致意焉。然非知道之君子，孰能眞知其所以不得已之故哉。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言苟有能爲此距楊墨之說者，則其所趨正矣。雖未必知道，是亦聖人之徒也。孟子既答公都子之問，而意有未盡，故復言此。蓋邪說害

正。人人得而攻之。不必聖賢。如春秋之法。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不必士師也。聖人救亂世立法之意。其切如此。若以此意推之。則不能攻討。而又倡爲不必攻討之說者。其爲邪詖之徒。亂賊之黨。可知矣。○尹氏曰。學者於是非之原。毫釐有差。則害流於生民。禍及於後世。故孟子辯邪說如是之嚴。而自以爲承三聖之功也。當是時。方且以好辯目之。是以常人之心。而度聖賢之心也。

○匡章曰。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居於陵。三日不食。耳無聞。目無見也。井上有李。螬食實者過半矣。匍匐往將食之。三咽。然後耳有聞。目有見。

於音烏下於陵同螬音曹咽音宴○匡章陳仲子。皆齊人。廉。有分辨。不苟取也。於陵。地名。螬。蠐螬蟲也。匍匐。言無力不能行也。咽。吞

也。

孟子曰：於齊國之士，吾必以仲子爲巨擘焉。雖然，仲子惡能廉？充仲子之操，則蚓而後可者也。擘，薄厄反。惡，平聲。蚓，音引。○巨擘，大指也。言齊人中有仲子，如衆小指中有大指也。充，推而滿之也。操，所守也。蚓，丘蚓也。言仲子未得爲廉也。必若滿其所守之志，則惟丘蚓之無求於世，然後可以爲廉耳。夫蚓，上食槁壤，下飲黃泉。仲子所居之室，伯夷之所築與？抑亦盜跖之所築與？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樹與？抑亦盜跖之所樹與？是未可知也。夫，音扶。與，平聲。○槁壤，乾土也。黃泉，濁水也。抑，發語辭也。言蚓無求於人而自足，而仲子未免居室食粟，若所從來或有非義

則是未能如蚓之廉也。曰。是何傷哉。彼身織屨。妻辟纑。以易之也。辟音壁。纑音盧。○辟。績也。纑。練麻也。曰。仲子。齊之世家也。兄戴。蓋祿萬鍾。以兄之祿。爲不義之祿。而不食也。以兄之室。爲不義之室。而不居也。辟兄離母。處於於陵。他日歸。則有饋其兄生鵝者。己頻顣曰。惡用是鶂鶂者爲哉。他日。其母殺是鵝也。與之食之。其兄自外至。曰。是鶂鶂之肉也。出而哇之。蓋音閤。辟音避。頻與顰同。顣與蹙同。子六反。惡平聲。鶂魚一反。哇音蛙。○世家。世卿之家。兄名戴。食采於蓋。其入萬鍾也。歸。自於陵歸也。

己。仲子也。鶂鶂。鵝聲也。頻顣而言。以其兄受饋爲不義也。哇。吐之也。

以母則不食。以妻則食之。以兄之室則弗居。以於陵則居之。是尚爲能充其類也乎。若仲子者。蚓而後充其操者也。

言仲子以母之食兄之室爲不義。而不食不居。其操守如此。至於妻所易之粟。於陵所居之室。既未必伯夷之所爲。則亦不義之類耳。今仲子於此則不食不居。於彼則食之居之。豈爲能充滿其操守之類者乎。必其無求自足。如丘蚓然。乃爲能滿其志而得爲廉耳。然豈人之所可爲哉。○范氏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惟人爲大。人之所以爲大者。以其有人倫也。仲子辟兄離母。無親戚君臣上下。是無人倫也。豈有無人倫而可以爲廉哉。

895.1
M521
1892, v.2

Mencius
1892
v.2

With Chu Hsi's Commentary

孟論 二

十九年秋，波自杭寄

婿園

孟子卷之四　　朱熹集註

離婁章句上凡二十八章

孟子曰。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員。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離婁。古之明目者。公輸子。名班。魯之巧人也。規所以爲員之器也。矩所以爲方之器也。師曠。晉之樂師。知音者也。六律。截竹爲筩。陰陽各六。以節五音之上下。黃鍾。大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爲陽。大呂。夾鍾。仲呂。林鍾。南呂。應鍾。爲陰也。五音。宮商角徵羽也。范氏曰。此言治天下。不可無法度。仁政者。治天下之法度也。

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

澤。不可法於後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聞去聲〇仁心。愛人之心也。仁聞者。有愛人之聲。聞於人也。先王之道。仁政是也。范氏曰。齊宣王不忍一牛之死。以羊易之。可謂有仁心。梁武帝終日一食蔬素。宗廟以麪為犧牲。斷死刑必為之涕泣。天下知其慈仁。可謂有仁聞。然而宣王之時。齊國不治。武帝之末。江南大亂。其故何哉。有仁心仁聞。而不行先王之道故也。

故曰。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徒。猶空也。有其心。無其政。是謂徒善。有其政。無其心。是謂徒法。程子嘗言。為政須要有綱紀文章。謹權審量。讀法平價。皆不可闕。而又曰。必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正謂此也。

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詩大

SWS.1
1892
v.2

雅假樂之篇。愆。過也。率。循也。章。典法也。所行不過差。不遺忘者。以其循用舊典故也。

聖人既竭目力焉。繼之以規矩準繩。以爲方員平直。不可勝用也。既竭耳力焉。繼之以六律正五音。不可勝用也。既竭心思焉。繼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

勝平聲。○準。所以爲平。繩所以爲直。覆被也。此言古之聖人。既竭耳目心思之力。然猶以爲未足以徧天下。及後世。故制爲法度以繼續之。則其用不窮。而仁之所被者廣矣。

故曰。爲高必因丘陵。爲下必因川澤。爲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謂智乎。

丘陵本高。川澤本下。爲高下者因之。則用力少而成功多矣。鄒氏曰。自章首至此論

972831

以仁心仁聞行先王之道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於眾也仁者有仁心仁聞而能擴而充之以行先王之道者也播惡於眾謂貽患於下也上無道揆也下無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義小人犯刑國之所存者幸也朝音潮○此言不仁而在高位之禍也道義理也揆度也法制度也道揆謂以義理度量事物而制其宜法守謂以法度自守工官也度即法也君子小人以位而言也由上無道揆故下無法守無道揆則朝不信道而君子犯義無法守則工不信度而小人犯刑有此六者其國必亡其不亡者僥倖而已故曰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國之災也田野不辟

貨財不聚。非國之害也。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喪無日矣。倂與闕同。喪去聲。○上不知禮。則無以教民。下不知學。則易與爲亂。鄒氏曰。自是以惟仁者至此。所以責其君。詩曰。天之方蹶。無然泄泄。蹶居衛反。泄弋制反。○詩大雅板之篇。蹶。顚覆之意。泄泄。怠緩悅從之貌。言天欲顚覆周室。羣臣無得泄泄然。不急救正之。泄泄猶沓沓也。沓徒合反○沓沓。即泄泄之意。蓋孟子時人語如此。事君無義。進退無禮。言則非先王之道者。猶沓沓也。非。詆毀也。故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之賊。范氏曰。人臣以難事責於君。使其君爲堯舜之君者。尊君之大也。開陳善道。以

禁閉君之邪心。惟恐其君或陷於有過之地者。敬君之至也。謂其君不能行善道。而不以告者。賊害其君之甚也。鄒氏曰。自詩云天之方蹶至此。所以責其臣。○鄒氏曰。此章言爲治者。當有仁心仁聞。以行先王之政。而君臣又當各任其責也。○孟子曰。規矩。方員之至也。聖人。人倫之至也。至。極也。人倫說見前篇。規矩盡所以爲方員之理。猶聖人盡所以爲人之道。欲爲君盡君道。欲爲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法堯舜以盡君臣之道。猶用規矩以盡方員之極。此孟子所以道性善而稱堯舜也。孔子曰。道二。仁

與不仁而已矣。法堯舜。則盡君臣之道。而仁矣。不法堯舜。則慢君賊民而不仁矣。二端之外。更無他道。出乎此。則入乎彼矣。可不謹哉。暴其民甚則身弒國亡。不甚則身危國削。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幽暗。厲虐。皆惡謚也。苟得其實。則雖有孝子慈孫。愛其祖考之甚者。亦不得廢公義而改之。言不仁之禍。必至於此。可懼之甚也。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此之謂也。詩大雅蕩之篇。言商紂之所當鑒者。近在夏桀之世。而孟子引之。又欲後人以幽厲爲鑒也。

○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三代謂夏商周也。禹湯文武。以仁得之。桀紂幽厲。以不仁失之。國

之所以廢興存亡者亦然。國謂諸侯之國。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廟。士庶人不仁。不保四體。言必死亡。今惡死亡而樂不仁。是猶惡醉而強酒。惡去聲樂音洛強上聲。○此承上章之意而推言之也。

○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治人之治平聲。不治之治去聲。○我愛人而人不親我。則反求諸己。恐我之仁未至也。智敬放此。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不得。謂不得其所欲。如不親不治不答是也。反求諸己。謂反其仁。反其智。反其敬也。

如此則其自治益詳而身無不正矣天下歸之極言其效也。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解見前篇○亦承上章而言。○孟子曰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國家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恒胡登反○恒常也雖常言之而未必知其言之有序也故推言之而又以家本乎身也此亦承上章而推言之大學所謂自天子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爲本爲是故也○孟子曰爲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巨室之所慕一國慕之一國之所慕天下慕之故沛然德教溢乎四海巨室世臣大家也得罪謂身不正而取怨怒也麥丘邑人祝齊桓公曰願主君無得罪於羣臣百姓意蓋如此

慕向也心悅誠服之謂也沛然盛大流行之貌溢充滿也蓋巨室之心難以力服而國人素所取信今既悅服則國人皆服而吾德教之所施可以無遠而不至矣此亦承上章而言蓋君子不患人心之不服而患吾身之不脩吾身既脩則人心之難服者先服而無一人之不服矣○林氏曰戰國之世諸侯失德巨室擅權爲患甚矣然或者不脩其本而遽欲勝之則未必能勝而適以取禍故孟子推本而言惟務脩德以服其心彼既悅服則吾之德教無所留凝可以及乎天下矣裴度所謂韓弘輿疾討賊承宗斂手削地非朝廷之力能制其死命特以處置得宜能服其心故爾正此類也○

孟子曰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天下無道小役大弱役強斯二者天也順天者存逆天者

亡。有道之世。人皆脩德。而位必稱其德之大小。天下無道。人不脩德。則但以力相役而已。天者理勢之當然也。齊景公曰。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絕物也。涕出而女於吳。女去聲○引此以言小役大。弱役強之事也。令。出令以使人也。受命。聽命於人也。物。猶人也。女。以女與人也。吳。蠻夷之國也。景公羞與爲昏而畏其強。故涕泣而以女與之。今也小國師大國而恥受命焉。是猶弟子而恥受命於先師也。言小國不脩德以自強。其般樂怠敖。皆若效大國之所爲者。而獨恥受其敎命。不可得也。如恥之。莫若師文王。師文王。大國五年。小國七年。必爲政於天下矣。此因其愧恥之心而勉以脩德也。文王之政。布

在方策舉而行之所謂師文王也五年七年以其所乘之勢不同為差蓋天下雖無道然脩德之至則道自我行而大國反為吾役矣程子曰五年七年聖人度其時則可矣然凡此類學者皆當思其作為如何乃有益耳

詩云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祼將于京孔子曰仁不可為眾也夫國君好仁天下無敵

祼音灌夫音扶好去聲○詩大雅文王之篇孟子引此詩及孔子之言以言文王之事麗數也十萬曰億侯維也商士商孫子之臣也膚大也敏達也祼宗廟之祭以鬱鬯之酒灌地而降神也將助也言商之孫子眾多其數不但十萬而已上帝既命周以天下則凡此商之孫子皆臣服于周矣所以然者以天

命不常。歸於有德故也。是以商士之膚大而敏達者。皆執祼獻之禮。助王祭事于周之京師也。孔子因讀此詩。而言有仁者。則雖有十萬之衆。不能當之。故國君好仁。則必無敵於天下也。不可爲衆。猶所謂難爲兄難爲弟云爾。今也欲無敵於天下。而不以仁。是猶執熱而不以濯也。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恥受命於大國。是欲無敵於天下也。乃師大國而不師文王。是不以仁也。詩大雅桑柔之篇。逝語辭也。言誰能執持熱物。而不以水自濯其手乎。○此章言不能自強。則聽天所命。脩德行仁。則天命在我。

○孟子曰。不仁者可與言哉。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不仁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菑與災同

樂音洛○安其危利其菑者不知其為危菑而反以為安利也所以亡者謂荒淫暴虐所以致亡之道也不仁之人私欲固蔽失其本心故其顛倒錯亂至於如此此所以不可告以忠言而卒至於敗亡也

有孺子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浪音郎○滄浪水名纓冠系也孔子曰小子聽之清斯濯纓濁斯濯足矣自取之也言水之清濁有以自取之也聖人聲入心通無非至理此類可見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夫音扶所謂自取之者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

此之謂也。解見前篇○此章言心存則有以存亡之著禍福之幾不存則無以辨於之來皆其自取○孟子曰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惡去聲○民之所欲皆爲致之如聚斂然民之所惡則勿施於民鼂錯所謂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之而不傷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之而不困人情莫不欲安三王扶之而不危人情莫不欲逸三王節其力而不盡此類之謂也民之歸仁也猶水之就下獸之走壙也走音奏○壙廣野也言民之所

以歸乎此以其所欲之在乎此也故為淵敺魚者獺也為叢敺爵者鸇也為湯武敺民者桀與紂也為去聲敺與驅同獺音闥爵與雀同鸇諸延反○淵深水也獺食魚者也叢茂林也鸇食雀者也言民之所以去此以其所欲在彼而所畏在此也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則諸侯皆為之敺矣雖欲無王不可得已好為王並去聲今之欲王者猶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苟為不畜終身不得苟不志於仁終身憂辱以陷於死亡王去聲○艾草名所以灸者乾久益善夫病已深而欲求乾久之艾固難卒辦然自今畜之則猶或可及不然則病日益深死日益迫而艾終

不可得矣。詩云其何能淑載胥及溺此之謂也。詩大雅桑柔之篇。淑。善也。載。則也。胥。相也。言今之所爲。其何能善。則相引以陷於亂亡而已。

○孟子曰。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自棄者。不可與有爲也。言非禮義。謂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謂之自棄也。暴。猶害也。非。猶毀也。自害其身者。不知禮義之爲美。而非毀之。雖與之言。必不見信也。自棄其身者。猶知仁義之爲美。但溺於怠惰。自謂必不能行。與之有爲。必不能勉也。程子曰。人苟以善自治。則無不可移者。雖昏愚之至。皆可漸磨而進也。惟自暴者拒之以不信。自棄者絕之以不爲。雖聖人與居。不能化而入也。此所謂下愚之不移也。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

路也。仁宅已見前篇。義者。宜也。乃天理之當行。無人欲之邪曲。故曰正路。曠安
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舍上聲。○曠。空也。由。行也。
○此章言道本固有。而人自絕之。是可哀也。此聖賢之深戒。學者所當猛省也。○孟
子曰。道在爾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人
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爾邇古字通用。易去聲。長上聲。
○親長在人為甚邇。親之長之在人為甚易。而道初不外是也。舍此而他求。則遠且難而
反失之。但人人各親其親。各長其長。則天下自平矣。○孟子曰。居下位
而不獲於上。民不可得而治也。獲於上有道。
不信於友。弗獲於上矣。信於友有道。事親弗

悅。弗信於友矣。悅親有道。反身不誠。不悅於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其身矣。獲於上。得其上之信任也。誠。實也。反身不誠。反求諸身。而其所以爲善之心。有不實也。不明乎善。不能卽事以窮理。無以眞知善之所在也。游氏曰。欲誠其意。先致其知。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學至於誠身。則安往而不致其極哉。以內則順乎親。以外則信乎友。以上則可以得君。以下則可以得民矣。是故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誠者。理之在我者。皆實而無僞。天道之本然也。思誠者。欲此理之在我者。皆實而無僞。人道之當然也。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至。極也。楊氏曰。動便是驗處。若獲乎上。信乎友。悅於親之

類是也○此章述中庸孔子之言見思誠爲脩身之本而明善又爲思誠之本乃子思所聞於曾子而孟子所受乎子思者亦與大學相表裏學者宜潛心焉○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辟去聲○作興皆起也盍何不也西伯即文王也紂命爲西方諸侯之長得專征伐故稱西伯太公姜姓呂氏名尚文王發政必先鰥寡孤獨庶人之老皆無凍餒故伯夷太公來就其養非求仕也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而歸之是天下之父歸之也天下之父歸之其

子焉往。焉於虔反○二老伯夷太公也。大老言非常人之老者。天下之父。言齒德皆尊。如衆父然。既得其心。則天下之心不能外矣。蕭何所謂養民致賢以圖天下者。其意暗與此合。但其意則有公私之辨。學者又不可以不察也。諸侯有行文王之政者。七年之內。必為政於天下矣。七年以小國而言也。大國五年。在其中矣。○孟子曰。求也為季氏宰。無能改於其德。而賦粟倍他日。孔子曰。求非我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求。孔子弟子冉求。季氏。魯卿。宰。家臣。賦。猶取也。取民之粟。倍於他日也。小子。弟子也。鳴鼓而攻之。聲其罪而責之也。由此觀之。君不行仁政而富之。皆棄於孔子者也。

況於爲之強戰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此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於死爲去聲○林氏曰富其君者奪民之財耳而夫子猶惡之況爲土地之故而殺人使其肝腦塗地則是率土地而食人之肉其罪之大雖至於死猶不足以容之也故善戰者服上刑連諸侯者次之辟草萊任土地者次之辟與闢同○善戰如孫臏吳起之徒連結諸侯如蘇秦張儀之類辟開墾也任土地謂分土授民使任耕稼之責如李悝盡地力商鞅開阡陌之類也

○孟子曰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惡胷中正則眸子瞭焉胷中不正則眸

子眊焉。眸音牟瞭音了眊音毛○良善也眸子目瞳子也瞭明也眊者蒙蒙目不明之貌蓋人與物接之時其神在目故胷中正則神精而明不正則神散而昏聽其言也。觀其眸子。人焉廋哉。焉於虔反廋音搜○廋匿也言亦心之所發故幷此以觀則人之邪正不可匿矣然言猶可以僞爲眸子則有不容僞者○

孟子曰。恭者不侮人。儉者不奪人。侮奪人之君。惟恐不順焉。惡得爲恭儉。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爲哉。惡平聲○惟恐不順言恐人之不順己聲音笑貌僞爲於外也。

○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親。禮與。孟子曰。禮也。曰。嫂溺。則援之以手乎。曰。嫂溺不援。是豺

狠也。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

與，平聲。援，音爰。○淳于，姓；髡，名；齊之辯士。授，與也。受，取也。古禮男女不親授受，以遠別也。援，救之也。權，稱錘也，稱物輕重而往來以取中者也。權而得中，是乃禮也。

曰：今天下溺矣，夫子之不援，何也？

言今天下大亂，民遭陷溺，亦當從權以援之，不可守先王之正道也。

曰：天下溺，援之以道；嫂溺，援之以手。子欲手援天下乎？

言天下溺，惟道可以救之，非若嫂溺可手援也。今子欲援天下，乃欲使我枉道求合，則先失其所以援之之具矣。是欲使我以手援天下乎？○此章言直己守道，所以濟時；枉道徇人，徒爲失己。

○公孫丑曰：君子之不教子，何也？

不親教也。

孟子曰：勢

不行也。教者必以正。以正不行。繼之以怒。繼之以怒。則反夷矣。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於正也。則是父子相夷也。父子相夷則惡矣。夷傷也。教子者本爲愛其子也。繼之以怒。則反傷其子矣。父既傷其子。子之心又責其父曰。夫子教我以正道。而夫子之身未必自行正道。則是子又傷其父也。古者易子而教之。易子而教。所以全父子之恩。而亦不失其爲教。父子之間不責善。責善則離。離則不祥莫大焉。責善朋友之道也。○王氏曰。父有爭子。何也。所謂爭者。非責善也。當不義。則爭之而已矣。父之於子也如何。曰。當不義則亦戒之而已矣。○孟子曰。事孰爲大。事親爲

大守孰爲大守身爲大不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聞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未之聞也守身持守其身使不陷於不義也一失其身則虧體辱親雖日用三牲之養亦不足以爲孝矣孰不爲事事親事之本也孰不爲守守身守之本也事親孝則忠可移於君順可移於長身正則家齊國治而天下平曾子養曾皙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曾皙死曾元養曾子必有酒肉將徹不請所與問有餘曰亡矣將以復進也此所謂養口體者也若曾子則可謂養

志也。養去聲。復扶又反。○此承上文事親言之。曾晳名點。曾子父也。曾元曾子子也。曾子養其父。每食必有酒肉。食畢將徹去。必請於父曰。此餘者與誰。或父問此物尚有餘否。必曰有。恐親意更欲與人也。曾元不請所與。雖有言無。其意將以復進於親。不欲其與人也。此但能養父母之口體而已。曾子則能承順父母之志。而不忍傷之也。事親若曾子者可也。言當如曾子之養志。不可如曾元但養口體。程子曰。子之身所能爲者。皆所當爲。無過分之事也。故事親若曾子。可謂至矣。而孟子止曰可也。豈以曾子之孝。爲有餘哉。

○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閒也。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

適音謫間去聲○趙氏曰適過也間非也格正也徐氏曰格者物之所取正也書曰格其非心愚謂間字上亦當有與字言人君用人之非不足過謫行政之失不足非間惟有大人之德則能格其君心之不正以歸於正而國無不治矣大人者大德之人正己而物正者也○程子曰天下之治亂繫乎人君之仁與不仁耳心之非即害於政不待乎發之於外也昔者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事門人疑之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心既正而後天下之事可從而理也夫政事之失用人之非智者能更之直者能諫之然非心存焉則事事而更之後復有其事將不勝其更矣人人而去之後復用其人將不勝其去矣是以輔相之職必在乎格君心之非然後無所不正而欲格君心之非者非有大人之德則亦莫之能也

○孟子曰有不虞之譽有求全之毀虞度也呂

氏曰。行不足以致譽而偶得譽。是謂不虞之譽。求免於毀而反致毀。是謂求全之毀。言毀譽之言。未必皆實。脩已者不可以是遽爲憂喜。觀人者不可以是輕爲進退。○孟子曰。人之易其言也。無責耳矣。易上聲○人之所以輕易其言者。以其未遭失言之責故耳。蓋常人之情。無所懲於前。則無所警於後。非以爲君子之學。必俟有責而後不敢易其言也。然此豈亦有爲而言之與。○孟子曰。人之患。在好爲人師。好去聲○王勉曰。學問有餘。人資於己。不得已而應之可也。若好爲人師。則自足而不復有進矣。此人之大患也。○樂正子從於子敖之齊。子敖。王驩字。樂正子見孟子。孟子曰。子亦來見我乎。曰。先生何爲出此言也。曰。子

來幾日矣。曰昔者。曰昔者則我出此言也不亦宜乎。曰舍館未定。曰子聞之也舍館定然後求見長者乎。長上聲○昔者前日也。館客舍也。王驩孟子所不與言者。則其人可知矣。樂正子乃從之行、其失身之罪大矣、又不早見長者。則其罪又有甚者焉。故孟子姑以此責之。曰克有罪。陳氏曰、樂正子固不能無罪矣、然其勇於受責如此。非好善而篤信之、其能若是乎、世有强辯飾非。聞諫愈甚者。又樂正子之罪人也。

○孟子謂樂正子曰。子之從於子敖來。徒餔啜也。我不意子學古之道而以餔啜也。餔博孤反啜昌悅反○徒。但也。餔。食也。啜。飲也。言其不擇所從。但求食耳。此乃正其罪而切責之。

○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爲大。趙氏曰。於禮有不孝者三。事謂阿意曲從。陷親不義。一也。家貧親老。不爲祿仕。二也。不娶無子。絕先祖祀。三也。三者之中。無後爲大。舜不告而娶。爲無後也。君子以爲猶告也。爲無之爲。去聲。○舜告焉則不得娶。而終於無後矣。告者禮也。不告者權也。猶告。言與告同也。蓋權而得中。則不離於正矣。○范氏曰。天下之道。有正有權。正者萬世之常。權者一時之用。常道人皆可守。權非體道者不能用也。蓋權出於不得已者也。若父非瞽瞍。子非大舜。而欲不告而娶。則天下之罪人也。

○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仁主於愛。而愛莫切於事親。義主於敬。而敬莫先於從兄。故仁義之道。其用至廣。而其實不越於事親從兄之間。蓋良心

之發。最爲切近而精實者。有子以孝弟爲爲仁之本。其意亦猶此也。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樂之實。樂斯二者。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樂斯樂則之樂音洛惡平聲○斯二者。指事親從兄而言。知而弗去。則見之明而守之固矣。節文。謂品節文章。樂則生矣。謂和順從容。無所勉強。事親從兄之意。油然自生。如草木之有生意也。既有生意。則其暢茂條達。自有不可遏者。所謂惡可已也。其又盛則至於手舞足蹈。而不自知矣。○此章言事親從兄。良心眞切。天下之道。皆原於此。然必知之明而守之固。然後節之密而樂之深也。

○孟子曰。天下大悅而將歸己。視

天下悅而歸己。猶草芥也。惟舜爲然。不得乎親。不可以爲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爲子。言舜視天下之歸己如草芥。而惟欲得其親而順之也。得者。曲爲承順以得其心之悅而已。順則有以諭之於道。心與之一。而未始有違。尤人所難也。爲人。蓋泛言之。爲子。則愈密矣。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厎豫。瞽瞍厎豫。而天下化。瞽瞍厎豫。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此之謂大孝。瞽瞍。舜父名。厎。致也。豫。悅樂也。瞽瞍至頑。嚚。欲殺舜。至是而厎豫焉。書所謂不格姦。亦允若是也。蓋舜至此。而有以順乎親矣。是以天下之爲子者。知天下無不可事之親。顧吾所以事之者。未若舜耳。於是莫不勉而爲孝。至於其親亦厎豫焉。則天下之爲父

者。亦莫不慈。所謂化也。子孝父慈。各止其所。而無不安其位之意。所謂定也。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非止一身一家之孝而已。此所以爲大孝也。○李氏曰。舜之所以能使瞽瞍厎豫者。盡事親之道。共爲子職。不見父母之非而已。昔羅仲素語此云。只爲天下無不是底父母。了翁聞而善之曰。唯如此而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彼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者。常始於見其有不是處耳。

離婁章句下 凡三十三章

孟子曰。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諸馮負夏鳴條。皆地名。在東方夷服之地。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西夷之人也。岐周。岐山下周舊邑。近畎夷。畢郢近

豐鎬。今有文王墓。地之相去也。千有餘里。世之相後也。千有餘歲。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得志行乎中國。謂舜爲天子。文王爲方伯。得行其道於天下也。符節以玉爲之。篆刻文字。而中分之。彼此各藏其半。有故則左右相合。以爲信也。若合符節。言其同也。先聖後聖。其揆一也。揆度也。其揆一者。言度之而其道無不同也。○范氏曰。言聖人之生。雖有先後遠近之不同。然其道則一也。

○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乘去聲。溱音臻。洧榮美反。○子產。鄭大夫公孫僑也。溱洧。二水名也。子產見人有徒涉此水者。以其所乘之車。載而渡之。孟子曰。惠而不知爲政。惠謂私恩小利。政則有公平正大之體。綱紀法度之施焉。

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民未病涉也杠音江○杠方橋也徒杠可通徒行者梁亦橋也輿梁可通車輿者周十一月夏九月也周十二月夏十月也夏令曰十月成梁蓋農功已畢可用民力又時將寒沍水有橋梁則民不患於徒涉亦王政之一事也君子平其政行辟人可也焉得人人而濟之辟與闢同焉於虔反○辟除也如周禮閽人爲之辟之辟言能平其政則出行之際辟除行人使之避己亦不爲過況國中之水當涉者衆豈能悉以乘輿濟之哉○故爲政者每人而悅之日亦不足矣言每人皆欲致私恩以悅其意則人多日少亦不足於用矣諸葛武侯嘗言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得孟子之意矣○孟子告齊宣王曰君

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孔氏曰宣王之遇臣下恩禮衰薄至於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則其於羣臣可謂邈然無敬矣故孟子告之以此手足腹心相待一體恩義之至也如犬馬則輕賤之然猶有豢養之恩焉國人猶言路人言無怨無德也土芥則踐踏之而已矣斬艾之而已矣其賤惡之又甚矣寇讎之報不亦宜乎王曰禮爲舊君有服何如斯可爲服矣爲去聲下爲之同○儀禮曰以道去君而未絕者服齊衰三月王疑孟子之言太甚故以此禮爲問曰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使人導之出

疆。又先於其所往。去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里。此之謂三有禮焉。如此則爲之服矣。導之出疆。防剽掠也。先於其所往。稱道其賢。欲其收用之也。三年而後收其田祿里居。前此猶望其歸也。今也爲臣。諫則不行。言則不聽。膏澤不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搏執之。又極之於其所往。去之日。遂收其田里。此之謂寇讎。寇讎何服之有。極。窮也。窮之於其所往之國。如晋錮欒盈也。○潘興嗣曰。孟子告齊王之言。猶孔子對定公之意也。而其言有迹。不若孔子之渾然也。蓋聖賢之別如此。楊氏曰。君臣以義合者也。故孟子爲齊王深言報施之道。使知爲君者。不可不以禮遇其臣耳。若君

子之自處。則豈處其薄乎。孟子曰。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君子之言蓋如此。

○孟子曰。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無罪而戮民。則士可以徙。言君子當見幾而作。禍已迫。則不能去矣。

○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張氏曰。此章重出。然上篇主言人臣當以正君爲急。此章直戒人君。義亦小異耳。

○孟子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弗爲。察理不精。故有二者之蔽。大人則隨事而順理。因時而處宜。豈爲是哉。

○孟子曰。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故人樂有賢父兄也。如中也棄不中。才也棄不才。則賢不肖之相去。其間不能以

才。樂音洛○無過不及之謂中。足以有爲之謂才。養謂涵育熏陶。俟其自化也。賢謂中而才者也。樂有賢父兄者。樂其終能成已也。爲父兄者。若以子弟之不賢。遂遽絕之而不能教。則吾亦過中而不才矣。其相去之閒。能幾何哉。○孟子曰。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程子曰。有不爲。知所擇也。惟能有不爲。是以可以有爲。無所不爲者。安能有所爲邪。○孟子曰。言人之不善。當如後患何。此亦有爲而言。○孟子曰。仲尼不爲已甚者。已。猶太也。楊氏曰。言聖人所爲。本分之外不加毫末。非孟子眞知孔子。不能以是稱之。○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行。去聲。○必。猶期也。大人言行。不先期於信果。但義之所在。則必從之。卒

亦未嘗不信果也。○尹氏曰。主於義。則信果在其中矣。主於信果。則未必合義。王勉曰。若不合於義。而不信不果。則妄人爾。

○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大人之心。通達萬變。赤子之心。則純一無僞而已。然大人之所以爲大人。正以其不爲物誘。而有以全其純一無僞之本然。是以擴而充之。則無所不知。無所不能。而極其大也。

○孟子曰。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

養去聲。○事生固當愛敬。然亦人道之常耳。至於送死。則人道之大變。孝子之事親。舍是無以用其力矣。故尤以爲大事。而必誠必信。不使少有後日之悔也。

○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

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造七到反〇造詣也深造之者進而不已之意道則其進爲之方也資猶藉也左右身之兩旁言至近而非一處也逢猶值也原本也水之來處也言君子務於深造而必以其道者欲其有所持循以俟夫默識心通自然而得之於已也自得於已則所以處之者安固而不搖處之安固則所藉者深遠而無盡所藉者深則日用之間取之至近無所往而不值其所資之本也〇程子曰學不言而自得者乃自得也有安排布置者皆非自得也然必潛心積慮優游厭飫於其間然後可以有得若急迫求之則是私己而已終不足以得之也〇

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言所以博學於文而詳說其理者非欲以誇多而鬭靡也

欲其融會貫通。有以反而說到至約之地耳。蓋承上章之意而言。學非欲其徒博。而亦不可以徑約也。

○孟子曰。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王去聲。○服人者。欲以取勝於人。養人者。欲其同歸於善。蓋心之公私小異。而人之嚮背頓殊。學者於此。不可以不審也。

○孟子曰。言無實不祥。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或曰。天下之言。無有實不祥者。惟蔽賢爲不祥之實。或曰。言而無實者不祥。故蔽賢爲不祥之實。二說不同。未知孰是。疑或有闕文焉。

○徐子曰。仲尼亟稱於水曰。水哉水哉。何取於水也。亟去吏反。○亟數也。水哉水哉。歎美之辭。

孟子曰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是之取爾舍放皆上聲○原泉有原之水也混混湧出之貌不舍晝夜言常出不竭也盈滿也科坎也言其進以漸也放至也言水有原本不已而漸進以至於海如人有實行則亦不已而漸進以至於極也

苟為無本七八月之閒雨集溝澮皆盈其涸也可立而待也故聲聞過情君子恥之澮古外反涸下各反聞去聲○集聚也澮田閒水道也涸乾也如人無實行而暴得虛譽不能長久也聲聞名譽也情實也恥者恥其無實而將不繼也林氏曰徐子之為人必有躐等干譽之病故孟子以是答之○鄒氏曰孔子之稱水其旨微矣孟子獨取此者自徐子之所急者言

之也。夫子嘗以聞達告子張矣。達者有本之謂也。聞。則無本之謂也。然則學者其可以不務本乎。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

幾希。少也。庶。衆也。人物之生。同得天地之理以爲性。同得天地之氣以爲形。其不同者。獨人於其間得形氣之正。而能有以全其性。爲少異耳。雖曰少異。然人物之所以分。實在於此。衆人不知此而去之。則名雖爲人。而實無以異於禽獸。君子知此而存之。是以戰兢惕厲。而卒能有以全其所受之正也。

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

物。事物也。明。則有以識其理也。人倫。說見前篇。察則有以盡其理之詳也。物理固非度外。而人倫尤切於身。故其知之有詳略之異。在舜則皆生而知之也。由仁義行。非行仁義。則仁義

已根於心。而所行皆從此出。非以仁義爲美。而後勉強行之。所謂安而行之也。此則聖人之事。不待存之。而無不存矣。○尹氏曰。存之者。君子也。存者。聖人也。君子所存。存天理也。由仁義行。存者能之。

○孟子曰。禹惡旨酒而好善言。

惡好。皆去聲。○戰國策曰。儀狄作酒。禹飲而甘之。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遂疏儀狄而絕旨酒。書曰。禹拜昌言。

湯執中。立賢無方。

執。謂守而不失。中者。無過不及之名。方。猶類也。立賢無方。惟賢則立之於位。不問其類也。

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

而讀爲如。古字通用。○民已安矣。而視之猶若有傷。道已至矣。而望之猶若未見。聖人之愛民深。而求道切如此。不自滿足。終日乾乾之心也。

武王不泄邇。不忘遠。

泄。狎也。邇者人所易狎而不泄。遠者人所易忘而不

志德之盛。仁之至也。

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

三王，禹也，湯也，文武也。四事，上四條之事也。時異勢殊，故其事或有所不合。思而得之，則其理初不異矣。坐以待旦，急於行也。○此承上章言舜，因歷敘羣聖以繼之，而各舉其一事，以見其憂勤惕厲之意。蓋天理之所以常存，而人心之所以不死也。○程子曰：「孟子所稱，各因其一事而言，非謂武王不能執中立賢，湯卻泄邇忘遠也。」人謂各舉其盛，亦非也，聖人亦無不盛。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

王者之迹熄，謂平王東遷，而政教號令不及於天下也。詩亡，謂黍離降為國風而雅亡也。春秋，魯史記之名。孔子因而筆削之，始於魯隱公之元年。

實平王之四十九年也。

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乘去聲檮音逃杌音兀○乘義未詳趙氏以爲興於田賦乘馬之事或曰取記載當時行事而名之也檮杌惡獸名古者因以爲凶人之號取記惡垂戒之義也春秋者記事者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爲所記之名也古者列國皆有史官掌記時事此三者皆其所記冊書之名也。

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春秋之時五霸迭興而桓文爲盛史史官也竊取者謙辭也公羊傳作其辭則丘有罪焉爾意亦如此蓋言斷之在己所謂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不能贊一辭者也尹氏曰言孔子作春秋亦以史之文載當時之事也而其義則定天下之邪正爲百王之大法○此又承上章歷敘羣聖因以孔子之事

繼之。而孔子之事。莫大於春秋。故特言之。○

孟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小人之澤。五世而斬。澤。猶言流風餘韻也。父子相繼為一世。三十年亦為一世。斬。絕也。大約君子小人之澤。五世而絕也。楊氏曰。四世而緦。服之窮也。五世袒免。殺同姓也。六世親屬竭矣。服窮則遺澤寖微。故五世而斬。

予未得為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私。猶竊也。淑。善也。李氏以為方言是也。人。謂子思之徒也。自孔子卒。至孟子遊梁時。方百四十餘年。而孟子已老。然則孟子之生。去孔子未百年也。故孟子言予雖未得親受業於孔子之門。然聖人之澤尚存。猶有能傳其學者。故我得聞孔子之道於人。而私竊以善其身。蓋推尊孔子而自謙之辭也。○此又承上三章。歷敘舜禹。至於周孔。而以是終之。其辭雖謙。然其所以自任之重。

亦有不得而辭者矣。○孟子曰：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可以與，可以無與，與傷惠；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先言可以者，略見而自許之辭也；後言可以無者，深察而自疑之辭也。過取固害於廉，然過與亦反害其惠，過死亦反害其勇，蓋過猶不及之意也。林氏曰：公西華受五秉之粟，是傷廉也；冉子與之，是傷惠也；子路之死於衛，是傷勇也。

○逄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思天下惟羿為愈己，於是殺羿。孟子曰：是亦羿有罪焉。公明儀曰：宜若無罪焉。曰：薄乎云爾，惡得無罪。逄，薄江反。惡，平聲。○羿，有窮后羿也。逄蒙，羿之家衆也。羿善射，篡夏自立，後為家衆所殺。愈，猶勝也。薄，言

其罪差薄耳。鄭人使子濯孺子侵衛。衛使庾公之斯追之。子濯孺子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吾死矣夫。問其僕曰。追我者誰也。其僕曰。庾公之斯也。曰吾生矣。其僕曰。庾公之斯。衛之善射者也。夫子曰吾生。何謂也。曰。庾公之斯。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我。夫尹公之他。端人也。其取友必端矣。庾公之斯至曰。夫子何為不執弓。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曰。小人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

學射於夫子。我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雖然。今日之事君事也。我不敢廢。抽矢扣輪。去其金。發乘矢而後反。他徒河反。夫夫夫尹之夫並音扶。去上聲。乘去聲。○之，語助也。僕，御也。尹公他，亦衛人也。端，正也。孺子以尹公正人，知其取友必正，故度庾公必不害己。小人，庾公自稱也。金，鏃也。扣輪出鏃，令不害人，乃以射也。乘矢，四矢也。孟子言使羿如子濯孺子得尹公他而教之，則必無逢蒙之禍。然夷羿篡弒之賊，蒙乃逆儔；庾斯雖全私恩，亦廢公義。其事皆無足論者。孟子蓋特以取友而言耳。○

孟子曰。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西子，美婦人。蒙，猶冒也。不潔，汙穢之物也。掩鼻，惡其臭也。雖有惡人。齊戒沐浴。

則可以祀上帝。○齊側皆反。○惡人醜貌者也。○尹氏曰此章戒人之喪善而勉人以自新也。

○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爲本。性者人物所得以生之理也。故者其已然之迹若所謂天下之故者也。利猶順也。語其自然之勢也。言事物之理雖若無形而難知。然其發見之已然則必有迹而易見。故天下之言性者但言其故而理自明。猶所謂善言天者必有驗於人也。然其所謂故者又必本其自然之勢。如人之善水之下。非有所矯揉造作而然者也。若人之爲惡水之在山。則非自然之故矣。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則無惡於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如智者亦行其

所無事則智亦大矣。惡為並去聲。○天下之理。本皆利順。小智之人務為穿鑿。所以失之。禹之行水。則因其自然之勢而導之。未嘗以私智穿鑿而有所事。是以水得其潤下之性而不為害也。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天雖高。星辰雖遠。然求其已然之跡。則其運有常。雖千歲之久。其日至之度。可坐而得。況於事物之近。若因其故而求之。豈有不得其理者。而何以穿鑿為哉。必言日至者。造曆者以上古十一月甲子朔。夜半冬至。為曆元也。○程子曰。此章專為智而發。愚謂事物之理。莫非自然。順而循之則為大智。若用小智而鑿以自私。則害於性而反為不智。程子之言可謂深得此章之旨矣。○公行子有子之喪。右師往弔。入門有進

而與右師言者。有就右師之位。而與右師言者。公行子。齊大夫。孟子不與右師言。右師不悅曰。諸君子皆與驩言。孟子獨不與驩言。是簡驩也。簡。略也。孟子聞之曰。禮。朝廷不歴位而相與言。不踰階而相揖也。我欲行禮。子敖以我爲簡。不亦異乎。朝音潮。○是時齊卿大夫以君命弔。各有位次。若周禮凡有爵者之喪禮。則職喪涖其禁令。序其事。故云朝廷也。歴。更涉也。位。他人之位也。右師未就位而進與之言。則右師歴已之位矣。右師已就位而就與之言。則已歴右師之位矣。孟子右師之位又不同階。孟子不敢失此禮。故不與右師言也。○孟子曰。

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以仁禮存心。言以是存於心而不忘也。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此仁禮之施。愛人者。人恆愛之。敬人者。人恆敬之。恆胡登反○此仁禮之驗。○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無禮也。此物奚宜至哉。橫去聲下同○橫逆謂強暴不順理也。物事也。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由與猶同下放此○忠者盡己之謂。我必不忠。恐所以愛敬人者。有所不盡其心也。自反而忠矣。其

橫逆由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如此則與禽獸奚擇哉。於禽獸又何難焉。○難去聲。奚擇。何異也。又何難焉。言不足與之校也。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也。乃若所憂則有之。舜人也。我亦人也。舜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由未免爲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若夫君子所患則亡矣。非仁無爲也。非禮無行也。如有一朝之患。則君子不患矣。夫音扶○鄉人。鄉里之常人也。君子存心不苟。故無後憂。○禹稷當平世。三過

其門而不入孔子賢之（事見前篇）顏子當亂世居於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顏子不改其樂孔子賢之（食音嗣樂音洛）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聖賢之道進則救民退則脩己其心一而已矣）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飢者由己飢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由與猶同○禹稷身任其職故以為己責而救之急也）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聖賢之心無所偏倚隨感而應各盡其道故使禹稷居顏子之地則亦能樂顏子之樂使顏子居禹稷之任亦能憂禹稷之憂也）今有同室之人鬭者救之雖被髮纓冠

而救之可也。不暇束髮而結纓往救。言急也。以喻禹稷。鄉鄰有鬭者。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則惑也。雖閉戶可也。喻顏子也。○此章言聖賢心無不同。事則所遭或異。然處之各當其理。是乃所以爲同也。尹氏曰。當其可之謂時。前聖後聖。其心一也。故所遇皆盡善。

○公都子曰。匡章。通國皆稱不孝焉。夫子與之遊。又從而禮貌之。敢問何也。匡章。齊人。通國。盡一國之人也。禮貌。敬之也。孟子曰。世俗所謂不孝者五。惰其四支。不顧父母之養。一不孝也。博弈好飲酒。不顧父母之養。二不孝也。好貨財。私妻子。不顧父母之養

三不孝也。從耳目之欲。以爲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鬭很。以危父母。五不孝也。章子有一於是乎。○好養從皆去聲。很胡懇反。戮。羞辱也。很。忿戾也。夫章子。子父責善而不相遇也。夫音扶○遇合也。相責以善。而不相合。故爲父所逐也。責善。朋友之道也。父子責善。賊恩之大者。賊。害也。朋友當相責以善。父子行之。則害天性之恩也。夫章子。豈不欲有夫妻子母之屬哉。爲得罪於父。不得近。出妻屛子。終身不養焉。其設心以爲不若是。是則罪之大者。是則章子已矣。夫章之夫音扶。爲去聲。屛

必井反養去聲○言章子非不欲身有夫妻之配子有子母之屬但爲身不得近於父故不敢受妻子之養以自責罰其心以爲不如此則其罪益大也○此章之旨於衆所惡而必察焉可以見聖賢至公至仁之心矣楊氏曰章子之行孟子非取之也特哀其志而不與之絕耳○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曰無寓人於我室毀傷其薪木寇退則曰脩我牆屋我將反寇退曾子反左右曰待先生如此其忠且敬也寇至則先去以爲民望寇退則反殆於不可沈猶行曰是非汝所知也昔沈猶有負芻之禍從先生者七十人未

有與焉。與，去聲。○武城，魯邑名。盍，何不也。左右，曾子之門人也。忠敬，言武城之大夫事曾子，忠誠恭敬也。為民望，言使民望而效之。沈猶行，弟子姓名也。言曾子嘗舍於沈猶氏，時有負芻者作亂，來攻沈猶氏，曾子率其弟子去之，不與其難。言師賓不與臣同。

子思居於衛，有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子思曰：如伋去，君誰與守？言所以不去之意如此。

孟子曰：曾子、子思同道。曾子，師也，父兄也；子思，臣也，微也。曾子、子思易地則皆然。微，猶賤也。尹氏曰：或遠害，或死難，其事不同者，所處之地不同也。君子之心，不繫於利害，惟其是而已，故易地則皆能為之。○孔氏曰：古之聖賢，言行不同，事業亦異，而其道未始不同也。學者知此，則因所遇而應之，

若權衡之稱物、低昂屢變。而不害其爲同也。○儲子曰、王使人瞯夫子、果有以異於人乎。孟子曰、何以異於人哉。堯舜與人同耳。瞯、古莧反。○儲子、齊人也。瞯、竊視也。聖人亦人耳、豈有異於人哉。○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其妻問所與飲食者、則盡富貴也。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問其與飲食者、盡富貴也。而未嘗有顯者來。吾將瞯良人之所之也。蚤起、施從良人之所之。徧國中無與立談者。卒之

東郭墦閒之祭者乞其餘不足又顧而之他此其爲饜足之道也其妻歸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終身也今若此與其妾訕其良人而相泣於中庭而良人未之知也施施從外來驕其妻妾施音迤又音異墦音燔施施如字○章首當有孟子曰字闕文也良人夫也饜飽也顯者富貴人也施邪施而行不使良人知也墦冢也顧望也訕怨詈也施施喜悅自得之貌由君子觀之則人之所以求富貴利達者其妻妾不羞也而不相泣者幾希矣孟子言自君子而觀今之求富貴者皆若此人耳使其妻妾見之不羞而泣者

少矣。言可羞之甚也。○趙氏曰。言今之求富貴者。皆以枉曲之道。昏夜乞哀以求之。而以驕人於白日。與斯人何以異哉。

孟子卷之四

孟子卷之五

萬章章句上 凡九章

萬章問曰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何爲其號泣也孟子曰怨慕也號平聲○舜往于田耕歷山時也仁覆閔下謂之旻天號泣于旻天呼天而泣也事見虞書大禹謨篇怨慕怨己之不得其親而思慕也

萬章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勞而不怨然則舜怨乎曰長息問於公明高曰舜往于田則吾既得聞命矣號泣于旻天于父母則吾不知也公明高曰是非爾所知也夫

公明高以孝子之心。為不若是恝。我竭力耕田。共為子職而已矣。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惡去聲夫音扶恝苦八反共平聲○長息公明高弟子公明高曾子弟子于父母亦書辭言呼父母而泣也恝無愁之貌於我何哉自責不知己有何罪耳非怨父母也楊氏曰非孟子深知舜之心不能為此言蓋舜惟恐不順於父母未嘗自以為孝也若自以為孝則非孝矣

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於畎畝之中。天下之士多就之者。帝將胥天下而遷之焉。為不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為去聲○帝堯也史記云二女妻之以觀其內九男事之以觀其外

又言一年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是天下之士就之也。胥相視也。遷之。移以與之也。如窮人之無所歸。言其怨慕迫切之甚也。天下之士悅之。人之所欲也。而不足以解憂。好色。人之所欲。妻帝之二女。而不足以解憂。富。人之所欲。富有天下。而不足以解憂。貴。人之所欲。貴爲天子。而不足以解憂。人悅之。好色。富貴。無足以解憂者。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孟子推舜之心如此。以解上文之意。極天下之欲。不足以解憂。而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孟子眞知舜之心哉。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妻子。

仕則慕君。不得於君則熱中。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見之矣。少好皆去聲○言常人之情。因物有遷。惟聖人爲能不失其本心也。艾。美好也。楚辭戰國策所謂幼艾。義與此同。不得。失意也。熱中。躁急心熱也。言五十者。舜攝政時年五十也。五十而慕。則其終身慕可知矣。○此章言舜不以得衆人之所欲爲己樂。而以不順乎親之心爲己憂。非聖人之盡性。其孰能之。

萬章問曰。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信斯言也。宜莫如舜。舜之不告而娶何也。孟子曰。告則不得娶。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如告。則廢人之大倫。以懟父母。是以不告

也○懟直類反○詩齊國風南山之篇也信誠也誠如此詩之言也懟讎怨也舜父頑母嚚常欲害舜告則不聽其娶是廢人之大倫以讎怨於父母也

萬章曰舜之不告而娶則吾既得聞命矣帝之妻舜而不告何也曰帝亦知告焉則不得妻也○妻去聲以女為人妻曰妻程子曰堯妻舜而不告者以君治之而已如今之官府治民之私者亦多

萬章曰父母使舜完廩捐階瞽瞍焚廩使浚井出從而揜之象曰謨蓋都君咸我績牛羊父母倉廩父母干戈朕琴朕弤朕二嫂使治朕棲象往入舜宮舜在牀琴象曰鬱陶思君

爾。忸怩。舜曰。惟茲臣庶。汝其于予治。不識舜不知象之將殺己與。曰。奚而不知也。象憂亦憂。象喜亦喜。張都禮反。忸女六反。怩音尼。與平聲。○完。治也。捐。去也。階。梯也。揜。蓋也。按史記曰。使舜上塗廩。瞽瞍從下縱火焚廩。舜乃以兩笠自捍而下去。得不死。後又使舜穿井。舜穿井。爲匿空旁出。舜既入深。瞽瞍與象共下土實井。舜從匿空中出去。即其事也。象。舜異母弟也。謨。謀也。蓋。蓋井也。舜所居三年成都。故謂之都。君。咸。皆也。績。功也。舜既入井。象不知舜已出。欲以殺舜。爲己功也。干。盾也。戈。戟也。琴。舜所彈五弦琴也。弤。琱弓也。象欲以舜之牛羊倉廩與父母。而自取此物也。二嫂。堯二女也。棲。牀也。象欲使爲己妻也。象往舜宮。欲分取所有。見舜生在牀彈琴。蓋既出。即潛歸其宮也。鬱陶。思之甚而氣

不得伸也。象言已思君之甚。故來見爾。忸怩
慙色也。臣庶謂其百官也。象素憎舜。不至其
宮。故舜見其來而喜。使之治其臣庶也。孟子
言舜非不知其將殺己。但見其憂則憂。見其
喜則喜。兄弟之情。自有所不能已耳。萬章所
言。其有無不可知。然舜之心。則孟子有以知
之矣。他亦不足辨也。程子曰。象憂亦
憂。象喜亦喜。人情天理。於是為至。

曰。然則舜僞喜者與。曰。否。昔者有饋生魚於鄭子產。子產使校人畜之池。校人烹之。反命曰。始舍之。圉圉焉。少則洋洋焉。攸然而逝。子產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校人出。曰。孰謂子產智。予既烹而食之。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故君子

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彼以愛兄之道來故誠信而喜之奚僞焉與平聲校音效又音教畜許六反〇校人主池沼小吏也圉圉困而未舒之貌洋洋則稍縱矣攸然而逝者自得而遠去也方亦道也罔蒙蔽也欺以其方謂誑之以理之所有罔以非其道謂昧之以理之所無象以愛兄之道來所謂欺之以其方也舜本不知其僞故實喜之何僞之有〇此章又言舜遭人倫之變而不失天理之常也〇

萬章問曰象日以殺舜爲事立爲天子則放之何也孟子曰封之也或曰放焉放猶置也置之於此使不得去也萬章疑舜何不誅之孟子言舜實封之而或者誤以爲放也萬章曰舜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

于崇山。殺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誅不仁也。象至不仁。封之有庳。有庳之人奚罪焉。仁人固如是乎。在他人則誅之。在弟則封之。曰。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親之欲其貴也。愛之欲其富也。封之有庳。富貴之也。身爲天子。弟爲匹夫。可謂親愛之乎。○庳音鼻。○流。徙也。共工。官名。驩兜。人名。二人比周。相與爲黨。三苗。國名。負固不服。殺。殺其君也。殛。誅也。鯀。禹父名。方命圮族。治水無功。皆不仁之人也。幽州。崇山。三危。羽山。有庳。皆地名也。或曰。今道州鼻亭。即有庳之

地也。未知是否。萬章疑舜不當封象。使彼有庳之民。無罪而遭象之虐。非仁人之心也。藏怒。謂藏匿其怒。宿怨。謂留蓄其怨。

敢問或曰放者。何謂也。曰。象不得有爲於其國。天子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焉。故謂之放。豈得暴彼民哉。雖然欲常常而見之。故源源而來。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庳。此之謂也。

孟子言象雖封爲有庳之君。然不得治其國。天子使吏代之治。而納其所收之貢稅於象。有似於放。故或者以爲放也。蓋象至不仁。處之如此。則旣不失吾親愛之心。而彼亦不得虐有庳之民也。源源若水之相繼也。來。謂來朝覲也。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庳。謂不待及諸侯朝貢之期而以政事接見有庳之君。蓋古書之辭。而孟

子引以證源源而來之意見其親愛之無已如此也○吳氏曰言聖人不以公義廢私恩亦不以私恩害公義舜之於象仁之至義之盡也

咸丘蒙問曰語云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舜南面而立堯帥諸侯北面而朝之瞽瞍亦北面而朝之舜見瞽瞍其容有蹙孔子曰於斯時也天下殆哉岌岌乎不識此語誠然乎哉孟子曰否此非君子之言齊東野人之語也堯老而舜攝也堯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孔子

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舜既爲天子矣。又帥天下諸侯以爲堯三年喪。是二天子矣。朝音潮。岌魚及反○咸丘蒙。孟子弟子。語者古語也。蹙顰蹙不自安也。岌岌。不安貌也。言人倫乖亂天下將危也。齊東。齊國之東鄙也。孟子言堯但老不治事。而舜攝天子之事耳。堯在時。舜未嘗即天子位。堯何由北面而朝乎。又引書及孔子之言以明之。堯典。虞書篇名。今此文乃見於舜典。蓋古書二篇。或合爲一耳。言舜攝位二十八年而堯死也。徂。升也。落。降也。人死則魂升而魄降。故古者謂死爲徂落。遏。止也。密。靜也。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樂器之音也。咸丘蒙曰。舜之不臣堯。則吾既得聞命矣。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

臣而舜既爲天子矣敢問瞽瞍之非臣如何曰是詩也非是之謂也勞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爲得之如以辭而已矣雲漢之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信斯言也是周無遺民也不臣堯不以堯爲臣使北面而朝也詩小雅北山之篇也普徧也率循也此詩今毛氏序云役使不均己勞於王事而不得養其父母焉其詩下文亦云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乃作詩者自言天下皆王臣何爲獨使我以賢才而勞苦乎非謂天子可臣其父也文字也辭語也逆迎也

雲漢大雅篇名也孑獨立之貌遺脫也言說詩之法不可以一字而害一句之義不可以一句而害設辭之志當以己意迎取作者之志乃可得之若但以其辭而已則如雲漢所言是周之民眞無遺種矣惟以意逆之則知作詩者之志在於憂旱而非眞無遺民也

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為天子父尊之至也以天下養養之至也詩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此之謂也養去聲○言瞽瞍既為天子之父則當享天下之養此舜之所以為尊親養親之至也豈有使之北面而朝之理乎詩大雅下武之篇言人能長言孝思而不忘則可以為天下法則也

書曰祗載見瞽瞍夔夔齊栗瞽瞍亦允若是

爲父不得而子也。見音現齊側皆反○書大禹謨篇也。祇，敬也。載，事也。夔夔齊栗，敬謹恐懼之貌。允，信也。若，順也。言舜敬事瞽瞍，往而見之，敬謹如此，瞽瞍亦信而順之也。孟子引此而言瞽瞍不能以不善及其子，而反見化於其子，則是所謂父不得而子者，而非如咸丘蒙之說也。○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有諸。孟子曰：否。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天下者，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私有故也。然則舜有天下也，孰與之。曰：天與之。萬章問而孟子答也。天與之者，諄諄然命之乎。諄，之淳反○萬章問也諄諄，詳語之貌。曰：否。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行，去聲，下同○行之於身謂之行，措諸天下謂之事。言但因舜之行

事。而示以與之之意耳。曰以行與事示之者如之何曰。天子能薦人於天不能使天與之天下。諸侯能薦人於天子。不能使天子與之諸侯。大夫能薦人於諸侯不能使諸侯與之大夫。昔者堯薦舜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故曰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暴步卜反下同○暴顯也。言下能薦人於上。不能令上必用之。舜爲天人所受。是因舜之行與事而示之以與之之意也。曰敢問薦之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如何。曰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

是天受之。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天與之。人與之。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治去聲 舜相堯二十有八載。非人之所能為也。天也。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故曰天也。夫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而居堯之宮。逼堯之子。是篡也。非天與也。相去聲朝音潮夫音扶○南河在冀州之南其南即

豫州也。訟獄。謂獄不決而訟之也。泰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此之謂也。自。從也。天無形其視聽皆從於民之視聽。民之歸舜如此。則天與之可知矣。

○萬章問曰。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不傳於賢而傳於子。有諸。孟子曰。否。不然也。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昔者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之喪畢。禹避舜之子於陽城。天下之民從之。若堯崩之後。不從堯之子而從舜也。禹薦益於天。七年。禹崩。三年之喪畢。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

陰。朝覲訟獄者不之益而之啓曰吾君之子也。謳歌者不謳歌益而謳歌啓曰吾君之子也。

朝音潮○陽城箕山之陰皆嵩山下深谷中可藏處也啓禹之子也楊氏曰此語孟子必有所受然不可考矣但云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可以見堯舜禹之心皆無一毫私意也

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舜之相堯禹之相舜也歷年多施澤於民久啓賢能敬承繼禹之道益之相禹也歷年少施澤於民未久舜禹益相去久遠其子之賢不肖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莫之爲而爲者天也

莫之致而至者命也。之相之相並去聲○堯舜之子皆不肖而舜禹之爲相久此堯舜之子所以不有天下而舜禹有天下也禹之子賢而益相不久此啓所以有天下而益不有天下也然此皆非人力所爲而自爲非人力所致而自至者蓋以理言之謂之天自人言之謂之命其實則一而已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薦之者故仲尼不有天下。孟子因禹益之事歷舉此下兩條以推明之言仲尼之德雖無愧於舜禹而無天子薦之者故不有天下繼世以有天下。天之所廢必若桀紂者也。故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繼世而有天下者其先世皆有大功德於民故必有大惡如桀紂則天乃廢之如啟及太甲成王雖不及

益伊尹周公之賢聖。但能嗣守先業。則天亦不廢之。故益伊尹周公雖有舜禹之德。而亦不有天下。

伊尹相湯以王於天下。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顛覆湯之典刑。伊尹放之於桐。三年。太甲悔過。自怨自艾。於桐處仁遷義。三年。以聽伊尹之訓己也。復歸于亳。

相王皆去聲。艾音乂。○此承上文言伊尹不有天下之事。趙氏曰。太丁湯之太子。未立而死。外丙立二年。仲壬立四年。皆太丁弟也。太甲。太丁子也。程子曰。古人謂歲爲年。湯崩時。外丙方二歲。仲壬方四歲。惟太甲差長。故立之也。二說未知孰是。顛覆。壞亂也。典刑。常法也。桐。湯墓所在。艾。治也。說文云。芟草也。蓋斬絕自新之意。亳。商所都也。

周公

之不有天下猶益之於夏伊尹之於殷也。此復言周公所以不有天下之意。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禪音擅○禪授也或禪或繼皆天命也聖人豈有私意於其間哉○尹氏曰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孟子曰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知前聖之心者無如孔子繼孔子者孟子而已矣。○萬章問曰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湯有諸。要平聲下同○要求也按史記伊尹欲行道以致君而無由乃爲有莘氏之媵臣負鼎俎以滋味說湯致於王道蓋戰國之時有爲此說者。孟子曰否不然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焉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

下。弗顧也。繫馬千駟。弗視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樂音洛○莘。國名。樂堯舜之道者。誦其詩。讀其書。而欣慕愛樂之也。駟。四匹也。介與草芥之芥同。言其辭受取與。無大無細。一以道義而不苟也。湯使人以幣聘之。囂囂然曰。我何以湯之聘幣為哉。我豈若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哉。囂。五高反。又戶驕反。○囂囂。無欲自得之貌。湯三使往聘之。既而幡然改曰。與我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吾豈若使是君為堯舜之君哉。吾豈若使是民為堯

舜之民哉吾豈若於吾身親見之哉幡然變動之貌於吾身親見之言於我之身親見其道之行不徒誦說嚮慕之而已也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此亦伊尹之言也知謂識其事之所當然覺謂悟其理之所以然覺後知後覺如呼寐者而使之寤也言天使者天理當然若使之也程子曰予天民之先覺謂我乃天生此民中盡得民道而先覺者也既爲先覺之民豈可不覺其未覺者及彼之覺亦非分我所有以予之也皆彼自有此理我但能覺之而已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己推

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故就湯而說之以伐夏救民推吐回反內音納說音稅○書曰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曰予弗克俾厥后爲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孟子之言。蓋取諸此。是時夏桀無道。暴虐其民。故欲使湯伐夏以救之。徐氏曰。伊尹樂堯舜之道。堯舜揖遜。而伊尹說湯以伐夏者。時之不同。義則一也。吾未聞枉己而正人者也。況辱己以正天下者乎。聖人之行不同也。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矣。行去聲○辱己甚於枉己。正天下難於正人。若伊尹以割烹要湯。辱己甚矣。何以正天下乎。遠謂隱遁也。近謂仕近君。也。言聖人之行雖不同。然其要歸在潔其

身而已。伊尹豈肯以割烹要湯哉。

吾聞其以堯舜之道要湯。未聞以割烹也。

林氏曰、以堯舜之道要湯者、非實以是要之也。道在此而湯之聘自來耳。猶子貢言夫子之求之異乎人之求之也。愚謂此語。亦猶前章所論父不得而子之意。

伊訓曰。天誅造攻自牧宮。朕載自亳。

伊訓。商書篇名。孟子引以證伐夏救民之事也。今書牧宮作鳴條。造載。皆始也。伊尹言始攻桀無道。由我始其事於亳也。

○萬章問曰。或謂孔子於衛主癰疽。於齊主侍人瘠環。有諸乎。孟子曰。否。不然也。好事者為之也。

癰於容反。疽七余反。好去聲。○主、謂舍於其家。以之為主人也。癰疽。瘍醫也。侍人。奄人也。瘠。姓。環。名。皆時君所近狎之人也。好事。謂人

喜造言生事之人也於衛主顏讎由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彌子謂子路曰孔子主我衛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而主癰疽與侍人瘠環是無義無命也讎如字又音犨○顏讎由衛之賢大夫也史記作顏濁鄒彌子衛靈公幸臣彌子瑕也徐氏曰禮主於辭遜故進以禮義主於斷制故退以義難進而易退者也在我者有禮義而已得之不得則有命存焉孔子不悅於魯衛遭宋桓司馬將要而殺之微服而過宋是時孔子當阨主司城貞子為陳侯周臣

要平聲○不悅不樂居其國也桓司馬宋大夫向魋也司城貞子亦宋大夫之賢者也陳侯名周按史記孔子爲魯司寇齊人饋女樂以閒之孔子遂行適衛月餘去衛適宋司馬魋欲殺孔子孔子去至陳主於司城貞子孟子言孔子雖當阨難然猶擇所主况在齊衛無事之時豈有主癰疽侍人之事乎吾聞觀近臣以其所爲主觀遠臣以其所主若孔子主癰疽與侍人瘠環何以爲孔子近臣在朝之臣遠臣遠方來仕者君子小人各從其類故觀其所爲主與其所主者而其人可知○萬章問曰或曰百里奚自鬻於秦養牲者五羊之皮食牛以要秦穆公信乎孟子曰否不然好事者爲之也食音

嗣好去聲下同○百里奚。虞之賢臣。人言其自賣於秦養牲者之家。得五羊之皮而爲之食牛。因以干秦穆公也

百里奚虞人也。晉人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百里奚不諫。

屈求勿反乘去聲○虞虢皆國名。垂棘之璧。垂棘之地所出之璧也。屈產之乘。屈地所生之良馬也。乘四匹也。晉欲伐虢。道經於虞。故以此物借道。其實欲幷取虞。虞宮之奇。亦虞之賢臣。諫虞公勿許。虞公不用。遂爲晉所滅。百里奚知其不可諫。故不諫而去之秦。

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年已七十矣。曾不知以食牛干秦穆公之爲汙也。可謂智乎。不可諫而不諫。可謂不智乎。知虞

公之將亡而先去之不可謂不智也時舉於秦知穆公之可與有行也而相之可謂不智乎相秦而顯其君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不賢而能之乎自鬻以成其君鄉黨自好者不為而謂賢者為之乎

相去聲○自好自愛其身之人也孟子言百里奚之智如此必知食牛以干主之為汙其賢又如此必不肯自鬻以成其君也然此事當孟子時已無所據孟子直以事理反覆推之而知其必不然耳○范氏曰古之聖賢未遇之時鄙賤之事不恥為之如百里奚為人養牛無足怪也惟是人君不致敬盡禮則不可得而見豈有先自汙辱以要其君哉莊周曰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故飯牛而牛肥使穆公忘

其賤而與之政。亦可謂知百里奚矣。伊尹百里奚之事。皆聖賢出處之大節。故孟子不得不辯。尹氏曰。當時好事者之論。大率類此。蓋以其不正之心度聖賢也。

萬章章句下　凡九章

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橫政之所出。橫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思與鄉人處。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也。當紂之時。居北海之濱。以待天下之清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治去聲下同橫去聲朝音潮○橫謂不循法度頑者

無知覺。廉者有分辨。懦柔弱也。餘並見前篇。伊尹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此道覺此民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者。若己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與音預○何事非君。言所事即君。何使非民。言所使即民。無不可事之君。無不可使之民也。餘見前篇。

柳下惠。不羞汙君。不辭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與鄉人處。由由然

不忍去也爾爲爾我爲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故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寬薄夫敦鄙狹陋也敦厚也餘見前篇孔子之去齊接淅而行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處而處可以仕而仕孔子也淅先歷反○接猶承也淅漬米水也漬米將炊而欲去之速故以手承水取米而行不及炊也舉此一端以見其久速仕止各當其可也或曰孔子去魯不稅冕而行豈得爲遲遲楊氏曰孔子欲去之意久矣不欲苟去故遲遲其行也膰肉不至則得以微罪行矣故不稅冕而行非速也孟子曰伯夷聖之清

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張子曰：無所雜者淸之極，無所異者和之極。勉而淸，非聖人之淸；勉而和，非聖人之和。所謂聖者，不勉不思而至焉者也。孔氏曰：任者，以天下爲己責也。愚謂孔子仕止久速，各當其可，蓋兼三子之所以聖者而時出之，非如三子之可以一德名也。或疑伊尹出處，合乎孔子，而不得爲聖之時，何也？程子曰：終是任底意思在。

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此言孔子集三聖之事，而爲一大聖之事。猶作樂者，集衆音之小成，而爲一大

成也。成者，樂之一終。書所謂簫韶九成是也。振，金鐘屬。聲，宣也。如聲罪致討之聲。玉，磬也。振，收也。如振河海而不洩之振。始，始之也。終，終之也。條理，猶言脈絡。指衆音而言也。智者，知之所及。聖者，德之所就也。蓋樂有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若獨奏一音，則其一音自爲始終，而爲一小成。猶三子之所知偏於一，而其所就亦偏於一也。八音之中，金石爲重，故特爲衆音之綱紀。又金始震而玉終詘然也。故並奏八音，則於其未作，而先擊鎛鐘以宣其聲；俟其既闋，而後擊特磬以收其韻。宣以始之，收以終之。二者之閒，脈絡通貫，無所不備，則合衆小成而爲一大成。猶孔子之知無不盡而德無不全也。金聲玉振，始終條理，疑古樂經之言。故兒寬云：惟天子建中和之極，兼總條貫，金聲而玉振之。亦此意也。

智，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由射於百步之外也。

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中去聲○此復以射之巧力發明聖智二字之義見孔子巧力俱全而聖智兼備三子則力有餘而巧不足是以一節雖至於聖而智不足以及乎時中也○此章言三子之行各極其一偏孔子之道兼全於衆理所以偏者由其蔽於始是以缺於終所以全者由其知之至是以行之盡三子猶春夏秋冬之各一其時孔子則太和元氣之流行於四時也○

北宮錡問曰周室班爵祿也如之何。錡魚綺反○北宮姓錡名衛人班列也

孟子曰其詳不可得聞也諸侯惡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然而軻也嘗聞其略也。惡去聲去上聲○當時諸侯兼并僭竊故惡周制妨害己之所爲也

天子一位公一位

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此班爵之制也。五等通於天下。六等施於國中。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凡四等。不能五十里。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此以下班祿之制也。不能。猶不足也。小國之地不足五十里者。不能自達於天子。因大國以姓名通。謂之附庸。若春秋郳儀父之類是也。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視。比也。徐氏曰。王畿之內。亦制都鄙受地也。元士。上士也。大國地

方百里君十卿祿卿祿四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十，十倍之也。四，四倍之也。倍，加一倍也。徐氏曰。大國君田三萬二千畝。其入可食二千八百八十人。卿田三千二百畝。可食二百八十八人。大夫田八百畝。可食七十二人。上士田四百畝。可食三十六人。中士田二百畝。可食十八人。下士與庶人在官者田百畝。可食九人至五人。庶人在官。府史胥徒也。愚按君以下所食之祿。皆助法之公田。藉農夫之力以耕而收其租。士之無田。與庶人在官者。則但受祿於官。如田之入而已。次國地方七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三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

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三謂三倍之也徐氏曰次國君田二萬四千畝可食二千一百六十人卿田二千四百畝可食二百十六人小國地方五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二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二即倍也徐氏曰小國君田一萬六千畝可食千四百四十人卿田一千六百畝可食百四十四人耕者之所獲一夫百畝百畝之糞上農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

以是爲差。食音嗣。○獲得也。一夫一婦佃田百畝。加之以糞。糞多而力勤者爲上農。其所收可供九人。其次用力不齊。故有此五等。庶人在官者。其受祿不同。亦有此五等也。○愚按此章之說。與周禮王制不同。蓋不可考。闕之可也。程子曰。孟子之時。去先王未遠。載籍未經秦火。然而班爵祿之制。已不聞其詳。今之禮書。皆掇拾於煨燼之餘。而多出於漢儒一時之傅會。奈何欲盡信而句爲之解乎。然則其事固不可一一追復矣。○

萬章問曰。敢問友。孟子曰。不挾長。不挾貴。不挾兄弟而友。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以有挾也。挾者兼有而恃之之稱。孟獻子。百乘之家也。有友五人焉。樂正裘。牧仲。其三人。則予忘之矣。獻子

之與此五人者友也。無獻子之家者也。此五人者亦有獻子之家。則不與之友矣。乘去聲下同。○孟獻子。魯之賢大夫仲孫蔑也。張子曰。獻子忘其勢。五人者忘人之勢。不資其勢而利其有。然後能忘人之勢。若五人者有獻子之家。則反爲獻子之所賤矣。非惟百乘之家爲然也。雖小國之君亦有之。費惠公曰。吾於子思則師之矣。吾於顏般則友之矣。王順長息則事我者也。費音祕。般音班。○惠公費邑之君也。師所尊也。友所敬也。事我者所使也。非惟小國之君爲然也。雖大國之君亦有之。晉平公之於亥唐也。入云則入。

坐云則坐食云則食雖疏食菜羹未嘗不飽
蓋不敢不飽也然終於此而已矣弗與共天
位也弗與治天職也弗與食天祿也士之尊
賢者也非王公之尊賢也疏食之食音嗣平公王公下諸本多
無之字疑闕文也○亥唐晉賢人也平公造之唐言入公乃入言坐乃坐言食乃食也疏
食糲飯也不敢不飽敬賢者之命也○范氏曰位曰天位職曰天職祿曰天祿言天所以
待賢人使治天民非人君所得專者也舜尚見帝帝館甥于貳
室亦饗舜迭為賓主是天子而友匹夫也尚上
也舜上而見於帝堯也館舍也禮外舅謂我舅者吾謂之甥堯以女妻舜之

甥。貳室。副宮也。堯舍舜於副宮。而就饗其食。

用下敬上。謂之貴貴。用上敬下。謂之尊賢。貴貴尊賢。其義一也。貴貴尊賢。皆事之宜者。然當時但知貴貴而不知尊賢。故孟子曰其義一也。○此言朋友人倫之一。所以輔仁。故以天子友匹夫而不爲詘。以匹夫友天子而不爲僭。此堯舜所以爲人倫之至。而孟子言必稱之也。

○萬章問曰。敢問交際何心也。孟子曰。恭也。際。接也。交際。謂人以禮儀幣帛相交接也。曰。卻之卻之爲不恭。何哉。曰。尊者賜之。曰。其所取之者。義乎。不義乎。而後受之。以是爲不恭。故弗卻也。卻。不受而還之也。再言之。未詳。萬章疑交際之間。有所卻者。人便以爲不恭。何

哉。孟子言尊者之賜，而心竊計其所以得此物者，未知合義與否。必其合義然後可受，不然則卻之矣。所以卻之爲不恭也。

曰：請無以辭卻之，以心卻之，曰：其取諸民之不義也，而以他辭無受，不可乎？曰：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禮，斯孔子受之矣。

萬章以爲彼既得之不義，則其餽不可受，但無以言辭閒而卻之，直以心度其不義，而託於他辭以卻之，如此可否邪？交以道，如餽贐聞戒周其飢餓之類。接以禮，謂辭命恭敬之節。孔子受之，如受陽貨烝豚之類也。

萬章曰：今有禦人於國門之外者，其交也以道，其餽也以禮，斯可受禦與？曰：不可。康誥曰：殺越人于貨，閔不畏

死凡民罔不譈是不待教而誅者也殷受夏周受殷所不辭也於今為烈如之何其受之與平聲譈書作憝徒對反○禦止也止人而殺之且奪其貨也國門之外無人之處也萬章以為苟不問其物之所從來而但觀其交接之禮則設有禦人者用其禦得之貨以禮餽我則可受之乎康誥周書篇名越顛越也今書閔作暋無凡民二字譈怨也言殺人而顛越之因取其貨閔然不畏死凡民無不怨之孟子言此乃不待教戒而當即誅者也如何而可受之乎殷受至為烈十四字語意不倫李氏以為此必有斷簡或闕文者近之而愚意其直為衍字耳然不可考姑闕之可也曰今之諸侯取之於民也猶禦也苟善其禮際矣斯君子受之敢

問何說也曰子以爲有王者作將比今之諸侯而誅之乎其教之不改而後誅之乎夫謂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充類至義之盡也孔子之仕於魯也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獵較猶可而況受其賜乎○比去聲夫音扶較音角比連也言今諸侯之取於民固多不義然有王者起必不連合而盡誅之必教之不改而後誅之則其與禦人而之盜不待教而誅者不同矣夫禦人於國門之外與非其有而取之二者固皆不義之類然必禦人乃爲眞盜其謂非有而取爲盜者乃推其類至於義之至精至密之處而極言之耳非便以爲眞盜也然則今之諸侯雖曰取非其有而豈可遽以同於禦人之盜也哉

又引孔子之事。以明世俗所尚猶或可從。况受其賜。何爲不可乎。獵較。未詳。趙氏以爲田獵相較。奪禽獸以祭。孔子不違所以小同於俗也。張氏以爲獵而較所獲之多少也。二說未知孰是。

曰然則孔子之仕也。非事道與。曰事道也。事道奚獵較也。曰孔子先簿正祭器。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曰奚不去也。曰爲之兆也。兆足以行矣。而不行。而後去。是以未嘗有所終三年淹也。

與平聲○此因孔子事而反覆辯論也。事道者。以行道爲事也。事道奚獵較也。萬章問也。先簿正祭器。未詳。徐氏曰。先以簿書正其祭器。使有定數。而不以四方難繼之物實之。夫器有常數。實有常品。則其本正矣。彼獵較者。將久而自廢矣。未

知是否也兆猶卜之兆蓋事之端也孔子所以不去者亦欲小試行道之端以示於人使知吾道之果可行也若其端既可行而人不能遂行之然後不得已而必去之蓋其去雖不輕而亦未嘗不決是以未嘗終三年留於一國也孔子有見行可之仕有際可之仕有公養之仕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也於衛靈公際可之仕也於衛孝公公養之仕也見行可見其道之可行也際可接遇以禮也公養國君養賢之禮也季桓子魯卿季孫斯也衛靈公衛侯元也孝公春秋史記皆無之疑出公輒也因孔子仕魯而言其仕有此三者故於魯則兆足以行矣而不行然後去而於衛之事則又受其交際問餽而不卻之一驗也○尹氏曰不聞孟子之義則自好者爲於陵仲子而已聖

賢辭受進退。惟義所在。愚按此章文義多不可曉。不必强爲之說。〇孟子曰。仕非爲貧也。而有時乎爲貧。娶妻非爲養也。而有時乎爲養。爲養貧並去聲。下同。〇仕本爲行道。而亦有家貧親老。或道與時違。而但爲祿仕者。如娶妻本爲繼嗣。而亦有爲不能親操井臼。而欲資其餽養者。爲貧者。辭尊居卑。辭富居貧。貧富。謂祿之厚薄。蓋仕不爲道。已非出處之正。故其所居但當如此。辭尊居卑。辭富居貧。惡乎宜乎。抱關擊柝。惡平聲。柝音託。〇柝。行夜所擊木也。蓋爲貧者。雖不主於行道。而亦不可以苟祿。故惟抱關擊柝之吏位卑祿薄。其職易稱。爲所宜居也。李氏曰。道不行矣。爲貧而仕者。此其律令也。若不能然。則是貪位慕祿而已矣。〇孔子嘗爲

委吏矣曰會計當而已矣嘗爲乘田矣曰牛羊茁壯長而已矣委烏僞反會工外反當丁浪反乘去聲茁阻刮反長上聲○此孔子之爲貧而仕者也委吏主委積之吏也乘田主苑囿芻牧之吏也茁肥貌言以孔子大聖而嘗爲賤官不以爲辱者所謂爲貧而仕官卑祿薄而職易稱也

位卑而言高罪也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朝音潮○以出位爲罪則無行道之責以廢道爲恥則非竊祿之官此爲貧者之所以必辭尊富而寧處貧賤也○尹氏曰言爲貧者不可以居尊居尊者必欲以行道○

萬章曰士之不託諸侯何也孟子曰不敢也諸侯失國而後託於諸侯禮也士之託於諸

侯非禮也託寄也謂不仕而食其祿也古者諸侯出奔他國食其廩餼謂之寄公士無爵土不得比諸侯不仕而食祿則非禮也萬章曰君餽之粟則受之乎曰受之受之何義也曰君之於氓也固周之周救也視其空乏則周卹之無常數君待民之禮也曰周之則受賜之則不受何也曰不敢也曰敢問其不敢何也曰抱關擊柝者皆有常職以食於上無常職而賜於上者以為不恭也賜謂予之祿有常數君所以待臣之禮也曰君餽之則受之不識可常繼乎曰繆公之於子思也亟問亟餽鼎肉子思

不悅。於卒也。摽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北面稽首再拜而不受。曰。今而後知君之犬馬畜伋。蓋自是臺無餽也。悅賢不能舉。又不能養也。可謂悅賢乎。亟去聲下同。摽音杓。使去聲。○亟數也。鼎肉。熟肉也。卒。末也。摽。麾也。數以君命來餽。當拜受之。非養賢之禮。故不悅。而於其末後復來餽時。麾使者出拜而辭之。犬馬畜伋。言不以人禮待己也。臺賤官。主使令者。蓋繆公愧悟。自此不復令臺來致餽也。舉。用也。能養者未必能用也。況又不能養乎。

曰敢問國君欲養君子。如何斯可謂養矣。曰。以君命將之。再拜稽首而受。其後廩人繼粟。庖人繼肉。不以君

命將之子思以爲鼎肉使己僕僕爾亟拜也非養君子之道也初以君命來餽則當拜受其後有司各以其職繼續所無不以君命來餽不使賢者有亟拜之勞也僕僕煩猥貌堯之於舜也使其子九男事之二女女焉百官牛羊倉廩備以養舜於畎畝之中後舉而加諸上位故曰王公之尊賢者也下女字去聲○能養能舉悅賢之至也惟堯舜爲能盡之而後世之所當法也○萬章曰敢問不見諸侯何義也孟子曰在國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皆謂庶人庶人不傳質爲臣不敢見於

諸侯禮也質與贄同○傳通也質者士執雉庶人執鶩相見以自通者也國內莫非君臣但未仕者與執贄在位之臣不同故不敢見也

萬章曰庶人召之役則往役君欲見之召之則不往見之何也曰往役義也往見不義也往役者庶人之職不往見者士之禮且君之欲見之也何爲也哉曰爲其多聞也爲其賢也曰爲其多聞也則天子不召師而況諸侯乎爲其賢也則吾未聞欲見賢而召之也爲並去聲

繆公亟見於子思曰古千乘之國以友士何如子思不悅曰古之人有言曰

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子思之不悅也。豈不曰以位。則子君也。我臣也。何敢與君友也。以德。則子事我者也。奚可以與我友。千乘之君。求與之友。而不可得也。而況可召與。乘乘皆去聲召與之與平聲○孟子引子思之言而釋之以明不可召之意。

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喪息浪反說見前篇○

曰。敢問招虞人何以。曰。以皮冠。庶人以旃。士以旂。大夫以旌。皮冠田獵之冠也事

見春秋傳。然則皮冠者。虞人之所有事也。故以是招之。庶人未仕之臣。通帛曰旃。士謂已仕者。交龍爲旂。析羽而注於旂干之首曰旌。以大夫之招招虞人。虞人死不敢往。以士之招招庶人。庶人豈敢往哉。況乎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乎。欲見而召之是不賢人之招也。以士之招招庶人。則不敢往。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則不可往矣。欲見賢人而不以其道。猶欲其入而閉之門也。夫義路也。禮門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門也。詩云周道如底。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夫音扶。底詩作砥。之履反。詩小雅大東之篇。底與砥同。礪石也。言其平

也矣。言其直也。視。視以爲法也。引此以證上文能由是路之義。萬章曰。孔子君命召。不俟駕而行。然則孔子非與。曰。孔子當仕有官職。而以其官召之也。與，平聲。○孔子方仕而任職。君以其官名召之。故不俟駕而行。徐氏曰。孔子孟子易地則皆然。○此章言不見諸侯之義最爲詳悉。更合陳代公孫丑所問者而觀之。其說乃盡。

○孟子謂萬章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言己之善蓋於一鄉。然後能盡友一鄉之善士。推而至於一國天下皆然。隨其高下。以爲廣狹也。以友天下之善士爲未足。又

尚論古之人。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也。尚上同。言進而上也。頌。誦通。論其世論其當世行事之迹也。言旣觀其言。而不可以不知其爲人之實。是以又考其行也。夫能友天下之善士。其所友衆矣。猶以爲未足。又進而取於古人。是能進其取友之道。而非止爲一世之士矣。○齊宣王問卿。孟子曰。王何卿之問也。王曰。卿不同乎。曰。不同。有貴戚之卿。有異姓之卿。王曰。請問貴戚之卿。曰。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大過。謂足以亡其國者。易位。易君之位。更立親戚之賢者。蓋與君有親親之恩。無可去之義。以宗廟爲重。不忍坐視其亡。故不

得已而至於此也。王勃然變乎色。勃然，變色貌。曰：王勿異也。王問臣，臣不敢不以正對。孟子言也。王色定，然後請問異姓之卿。曰：君有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去。君臣義合，不合則去。○此章言大臣之義，親疏不同，守經行權，各有其分。貴戚之卿，小過非不諫也，但必大過而不聽，乃可易位。異姓之卿，大過非不諫也，雖小過而不聽，已可去矣。然三仁貴戚，不能行之於紂，而霍光異姓，乃能行之於昌邑。此又委任權力之不同，不可以執一論也。

孟子卷之五

895.1
M521
1892, v.3

Mencius
1892
v. 3
with
Chu Hsi's
Commentary

孟
論
三

十九年秋，波自杭寄

柏園

孟子卷之六　　朱熹集註

告子章句上　凡二十章

告子曰。性猶杞柳也。義猶桮棬也。以人性爲仁義。猶以杞柳爲桮棬。桮音杯。棬丘圓反○性者人生所稟之天理也。杞柳。柜柳。桮棬。屈木所爲。若卮匜之屬。告子言人性本無仁義。必待矯揉而後成。如荀子性惡之說也。

孟子曰。子能順杞柳之性而以爲桮棬乎。將戕賊杞柳而後以爲桮棬也。如將戕賊杞柳而以爲桮棬。則亦將戕賊人以爲仁義與。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者。必子之言

夫戕音牆與平聲夫音扶○言如此則天下之人皆以仁義爲害性而不肯爲是因子之言而爲仁義之禍也○告子曰性猶湍水也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人性之無分於善不善也猶水之無分於東西也○湍他端反湍波流瀠回之貌也告子因前說而小變之近於楊子善惡混之說孟子曰水信無分於東西無分於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言水誠不分東西矣然豈不分上下乎性即天理未有不善者也今夫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顙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

性哉其勢則然也人之可使爲不善其性亦猶是也夫音扶搏補各反○搏擊也躍跳也顙額也水之過額在山皆不就下也然其本性未嘗不就下但爲搏激所使而逆其性耳○此章言性本善故順之而無不善本無惡故反之而後爲惡非本無定體而可以無所不爲也

○告子曰生之謂性生指人物之所以知覺運動者而言告子論性前後四章語雖不同然其大指不外乎此與近世佛氏所謂作用是性者略相似

孟子曰生之謂性也猶白之謂白與曰然白羽之白也猶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猶白玉之白與曰然與平聲下同○白之謂白猶言凡物之白者同謂之白更無差別也白羽以下孟子再問而告子曰

8315A M621 1892 v.3
8川×
972832

然則是謂凡有生者同是一性矣

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

孟子又言若果如此則犬牛與人皆有知覺皆能運動其性皆無以異矣於是告子自知其說之非而不能對也○愚按性者人之所得於天之理也生者人之所得於天之氣也性形而上者也氣形而下者也人物之生莫不有是性亦莫不有是氣然以氣言之則知覺運動人與物若不異也以理言之則仁義禮智之稟豈物之所得而全哉此人之性所以無不善而爲萬物之靈也告子不知性之爲理而以所謂氣者當之是以杞柳湍水之喻食色無善無不善之說縱橫繆戾紛紜舛錯而此章之誤乃其本根所以然者蓋徒知知覺運動之蠢然者人與物同而不知仁義禮智之粹然者人與物異也孟子以是折之其義精矣○

告子曰食色性也

仁內也非外也義外也非內也。(告子以人之知覺運動者爲性故言人之甘食悅色者卽其性故仁愛之心生於內而事物之宜由乎外學者但當用力於仁而不必求合於義也。)孟子曰何以謂仁內義外也。曰彼長而我長之非有長於我也猶彼白而我白之從其白於外也故謂之外也。(長上聲下同○我長之我以彼爲長也我白之我以彼爲白也。)

曰白馬之白也無以異於白人之白也不識長馬之長也無以異於長人之長與且謂長者義乎長之者義乎。(與平聲下同○張氏曰上異於二字疑衍李氏曰或有闕文焉愚按白馬白人

所謂彼白而我白之也。長馬長人所謂彼長而我長之也。白馬白人不異。而長馬長人不同。是乃所謂義也。義不在彼之長。而在我長之之心。則義之非外明矣。

曰。吾弟則愛之。秦人之弟則不愛也。是以我為悅者也。故謂之內。長楚人之長。亦長吾之長。是以長為悅者也。故謂之外也。

言愛主於我。故仁在內。敬主於長。故義在外。

曰。耆秦人之炙。無以異於耆吾炙。夫物則亦有然者也。然則耆炙亦有外與。

耆與嗜同。夫音扶。○言長之耆之。皆出於心也。林氏曰。告子以食色為性。故因其所明者而通之。○自篇首至此四章。告子之辯屢屈。而屢變其說以求勝。卒不聞其能自反而有所疑也。此正其

所謂不得於言、勿求於心者、所以卒於鹵莽、而不得其正也。○孟季子問公都子曰、何以謂義內也。孟季子、疑孟仲子之弟也。蓋聞孟子之言而未達、故私論之。曰、行吾敬、故謂之內也。所敬之人雖在外、然知其當敬而行吾心之敬以敬之、則不在外也。鄉人長於伯兄一歲、則誰敬。曰、敬兄。酌則誰先。曰、先酌鄉人。所敬在此、所長在彼、果在外、非由內也。○長、上聲。伯長也。酌、酌酒也。此皆季子問、公都子答、而季子又言如此、則敬長之心、果不由中出也。公都子不能答、以告孟子。孟子曰、敬叔父乎、敬弟乎。彼將曰、敬叔父。曰、弟為尸、則誰敬。彼將

曰敬弟子曰惡在其敬叔父也彼將曰在位故也子亦曰在位故也庸敬在兄斯須之敬在鄉人。惡平聲○尸祭祀所主以象神雖子弟為之然敬之當如祖考也在位弟在尸位鄉人在賓客之位也庸常也斯須暫時也言因時制宜皆由中出也季子聞之曰敬叔父則敬敬弟則敬果在外非由內也公都子曰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然則飲食亦在外也此亦上章耆炙之意○范氏曰二章問答大指略同皆反覆譬喻以曉當世使明仁義之在內則知人之性善而皆可以為堯舜矣○公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此亦生之謂性食色

性也之意。近世蘇氏胡氏之說蓋如此。或曰。性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是故文武興。則民好善。幽厲興。則民好暴。好去聲○此卽湍水之說也。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堯爲君而有象。以瞽瞍爲父而有舜。以紂爲兄之子。且以爲君。而有微子啓。王子比干。韓子性有三品之說蓋如此。按此文則微子比干。皆紂之叔父。而書稱微子爲商王元子。疑此或有誤字。今曰性善。然則彼皆非與。與平聲

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乃若發語辭。情者。性之動也。人之情。本但可以爲善。而不可以爲惡。則性之本善可

知矣。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夫音扶○才猶材質人之能也人有是性則有是才性既善則才亦善人之為不善乃物欲陷溺而然非其才之罪也

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惡去聲舍上聲蓰音師○恭者敬之發於外者也敬者恭之主於中者也鑠以火銷金之名自外以

至內也。算。數也。言四者之心。人所固有。但人自不思而求之耳。所以善惡相去之遠。由是不思不求。而不能擴充以盡其才也。前篇言四者。爲仁義禮智之端。而此不言端者。彼欲其擴而充之。此直因用以著其本體。故言有不同耳。

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夷。好是懿德。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夷也。故好是懿德。

好去聲。○詩。大雅蒸民之篇。蒸詩作烝。衆也。物。事也。則。法也。夷。詩作彝。常也。懿。美也。有物必有法。如有耳目。則有聰明之德。有父子。則有慈孝之心。是民所秉執之常性也。故人之情。無不好此懿德者。以此觀之。則人性之善可見。而公都子所問之三說。皆不辯而自明矣。○程子曰。性卽理也。理則堯舜至於塗人一也。才稟於氣。氣有淸

濁。稟其淸者爲賢，稟其濁者爲愚。學而知之，則氣無淸濁，皆可至於善而復性之本，湯武身之是也。孔子所言下愚不移者，則自暴自棄之人也。又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張子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愚按程子此說才字，與孟子本文小異。蓋孟子專指其發於性者言之，故以爲才無不善；程子兼指其稟於氣者言之，則人之才固有昏明强弱之不同矣，張子所謂氣質之性是也。二說雖殊，各有所當，然以事理考之，程子爲密。蓋氣質所稟雖有不善，而不害性之本善；性雖本善，而不可以無省察矯揉之功，學者所當深玩也。○孟

子曰：富歲，子弟多賴；凶歲，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爾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富歲，豐年

也。賴藉也。豐年衣食饒足。故有所賴藉而爲善。凶年衣食不足。故有以陷溺其心而爲暴。

今夫麰麥。播種而耰之。其地同。樹之時又同。浡然而生。至於日至之時。皆熟矣。雖有不同。則地有肥磽。雨露之養。人事之不齊也。夫音扶。麰音牟。耰音憂。磽苦交反。○麰。大麥也。耰。覆種也。日至之時。謂當成熟之期也。磽。瘠薄也。

故凡同類者。舉相似也。何獨至於人而疑之。聖人與我同類者。聖人亦人耳。其性之善。無不同也。

故龍子曰。不知足而爲屨。我知其不爲蕢也。屨之相似。天下之足同也。蕢音匱。○蕢。草器也。不知人足之大小而爲之屨。雖

未必適中。然必似足形。不至成蕢也。口之於味。有同耆也。易牙先得我口之所耆者也。如使口之於味也。其性與人殊。若犬馬之與我不同類也。則天下何耆皆從易牙之於味也。至於味。天下期於易牙。是天下之口相似也。耆與嗜同。下同。易牙古之知味者。○言易牙所調之味。則天下皆以爲美也。惟耳亦然。至於聲。天下期於師曠。是天下之耳相似也。師曠能審音者也。言師曠所和之音。則天下皆以爲美也。惟目亦然。至於子都。天下莫不知其姣也。不知子都之姣者。無目者也。姣古

卯反。○子都，古之美人也。姣，好也。故曰：口之於味也，有同耆焉；耳之於聲也，有同聽焉；目之於色也，有同美焉。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然，猶可也。草食曰芻，牛羊是也；穀食曰豢，犬豕是也。程子曰：「在物爲理，處物爲義，體用之謂也。」孟子言人心無不悅理義者，但聖人則先知先覺乎此耳，非有以異於人也。程子又曰：「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此語親切有味。須實體察得理義之悅心，眞猶芻豢之悅口，始得。」

○孟子曰：牛山之木嘗美矣，以其郊於大

國也。斧斤伐之，可以為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潤，非無萌蘖之生焉，牛羊又從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見其濯濯也，以為未嘗有材焉，此豈山之性也哉？蘖五割反○牛山齊之東南山也邑外謂之郊言牛山之木前此固嘗美矣今為大國之郊伐之者衆故失其美耳息生長也日夜之所息謂氣化流行未嘗間斷故日夜之間凡物皆有所生長也萌芽也蘖芽之旁出者也濯濯光潔之貌材材木也言山木雖伐猶有萌蘖而牛羊又從而害之是以至於光潔而無草木也

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猶斧斤之於木

也。旦旦而伐之。可以為美乎。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則其旦晝之所為。有梏亡之矣。梏之反覆。則其夜氣不足以存。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人見其禽獸也。而以為未嘗有才焉者。是豈人之情也哉。

好惡並去聲。○良心者。本然之善心。即所謂仁義之心也。平旦之氣。謂未與物接之時。清明之氣也。好惡與人相近。言得人心之所同然也。幾希。不多也。梏。械也。反覆。展轉也。言人之良心雖已放失。然其日夜之間。亦必有所生長。故平旦未與物接。其氣清明之際。良心猶必有發見者。但其發見至微。而旦晝所為之不善。

又已隨而梏亡之。如山木既伐。猶有萌糵。而牛羊又牧之也。晝之所爲。既有以害其夜之所息。夜之所息。又不能勝其晝之所爲。是以展轉相害。至於夜氣之生。日以寖薄。而不足以存其仁義之良心。則平旦之氣。亦不能清。而所好惡遂與人遠矣。

故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

長。上聲。○山木人心。其理一也。

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

舍音捨。與平聲。○孔子言心。操之則在此。舍之則失去。其出入無定時。亦無定處如此。孟子引之。以明心之神明不測。得失之易。而保守之難。不可頃刻失其養。學者當無時而不用其力。使神清氣定。常如平旦之時。則此心常存。無適而非仁義矣。程子曰。心豈有出入。亦以操舍而言耳。操之之道。敬以直內而已。○愚聞

之師曰。人理義之心未嘗無。惟持守之即在爾。若於旦晝之間。不至梏亡。則夜氣愈清。夜氣清。則平旦未與物接之時。湛然虛明氣象自可見矣。孟子發此夜氣之說。於學者極有力。宜熟玩而深省之也。

○孟子曰。無或乎王之不智也。或。與惑同。疑怪也。王。疑指齊王。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吾見亦罕矣。吾退而寒之者至矣。吾如有萌焉何哉。易。去聲。暴。步卜反。見。音現。○暴。溫之也。我見王之時少。猶一日暴之也。我退。則諂諛雜進之日多。是十日寒之也。雖有萌蘗之生。我亦安能如之何哉。今夫弈之為數。小數也。不專心致志。則不得也。弈秋。通國之善

弈者也。使弈秋誨二人弈。其一人專心致志。惟弈秋之爲聽。一人雖聽之。一心以爲有鴻鵠將至。思援弓繳而射之。雖與之俱學。弗若之矣。爲是其智弗若與。曰。非然也。夫音扶。繳音灼。射食亦反。爲是之爲去聲。若與之與平聲。○弈。圍棋也。數。技也。致。極也。弈秋。善弈者名秋也。繳。以繩繫矢而射也。○程子爲講官言於上曰。人主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則可以涵養氣質。而熏陶德性。時不能用。識者恨之。范氏曰。人君之心。惟在所養。君子養之以善則智。小人養之以惡則愚。然賢人易疏。小人易親。是以寡不能勝衆。正不能勝邪。自古國家治日常少。而亂日常多。蓋以此也。

○孟子曰。魚我

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舍上聲○魚與熊掌皆美味。而熊掌尤美也。

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爲苟得也。死亦我所惡。所惡有甚於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惡辟皆去聲下同○釋所以舍生取義之意。得。得生也。欲生惡死者。雖衆人利害之常情。而欲惡有甚於生死者。乃秉彝義理之良心。是以欲生而不爲苟得。惡死而有所不避也。

如使人之所欲莫甚於生。則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

所惡莫甚於死者則凡可以辟患者何不爲也。設使人無秉彝之良心而但有利害之私情則凡可以偷生免死者皆將不顧禮義而爲之矣。由是則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則可以辟患而有不爲也。由其必有秉彝之良心是以其能舍生取義如此。是故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喪去聲○羞惡之心人皆有之但衆人汨於私欲而忘之惟賢者能存之而不喪耳。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嘑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食音

嗣嘑呼故反蹴子六反○豆木器也嘑咄啐之貌行道之人路中凡人也蹴踐踏也乞人丐乞之人也不屑不以爲潔也言雖欲食之急而猶惡無禮有寧死而不食者是其羞惡之本心欲惡有甚於生死者人皆有之也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加焉爲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與爲去聲與平聲○萬鍾於我何加言於我身無所增益也所識窮乏者得我謂所知識之窮乏者感我之惠也上言人皆有羞惡之心此言衆人所以喪之由此三者蓋理義之心雖曰固有而物欲之蔽亦人所易昏也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宮室之美爲之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妻妾之奉爲之鄉爲身死而

不受今爲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爲之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謂失其本心。鄉爲並去聲。爲之之爲並如字。○言三者身外之物其得失比生死爲甚輕。鄉爲身死猶不肯受嘑蹴之食。今乃爲此三者而受無禮義之萬鍾。是豈不可以止乎。本心謂羞惡之心。○此章言羞惡之心人所固有。或能決死生於危迫之際。而不免計豐約於宴安之時。是以君子不可頃刻而不省察於斯焉。

○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仁者心之德。程子所謂心如穀種。仁則其生之性是也。然但謂之仁。則人不知其切於己。故反而名之曰人心。則可以見其爲此身酬酢萬變之主。而不可須臾失矣。義者行事之宜。謂之人路。則可以見其爲出入往來必由之道。而不可須臾舍矣。舍其路而弗由。放

其心而不知求。哀哉。舍上聲。○哀哉二字。最宜詳味。令人惕然有深省處。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程子曰。心至重。雞犬至輕。雞犬放。則知求之。心放。則不知求。豈愛其至輕。而忘其至重哉。弗思而已矣。愚謂上兼言仁義。而此下專論求放心者。能求放心。則不違於仁而義在其中矣。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學問之事。固非一端。然其道則在於求其放心而已。蓋能如是。則志氣清明。義理昭著。而可以上達。不然。則昏昧放逸。雖曰從事於學。而終不能有所發明矣。故程子曰。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復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此乃孟子開示切要之言。程子又發明之。曲盡其指。學者宜服膺而勿失也。○孟子曰。今有無

名之指屈而不信非疾痛害事也如有能信之者則不遠秦楚之路爲指之不若人也信與伸同爲去聲○無名指手之第四指也指不若人則知惡之心不若人則不知惡此之謂不知類也惡去聲不知類言其不知輕重之等也○孟子曰拱把之桐梓人苟欲生之皆知所以養之者至於身而不知所以養之者豈愛身不若桐梓哉弗思甚也拱兩手所圍也把一手所握也桐梓二木名○孟子曰人之於身也兼所愛兼所愛則兼所養也無尺寸之膚不愛

焉則無尺寸之膚不養也所以考其善不善者豈有他哉於己取之而已矣人於一身固當兼養然欲考其所養之善否者惟在反之於身以審其輕重而已矣體有貴賤有小大無以小害大無以賤害貴養其小者爲小人養其大者爲大人賤而小者口腹也貴而大者心志也今有場師舍其梧檟養其樲棘則爲賤場師焉舍上聲檟音賈樲音貳○場師治場圃者梧桐也檟梓也皆美材也樲棘小棗非美材也養其一指而失其肩背而不知也則爲狼疾人也狼善顧疾則不能故以爲失肩背之喩飲食之人則人賤之

矣。爲其養小以失大也。爲去聲。○飲食之人，專養口腹者也。飲食之人無有失也，則口腹豈適爲尺寸之膚哉。此言若使專養口腹，而能不失其大體，則口腹之養，軀命所關，不但爲尺寸之膚而已。但養小之人，無不失其大者，故口腹雖所當養，而終不可以小害大，賤害貴也。○

公都子問曰：鈞是人也，或爲大人，或爲小人，何也？孟子曰：從其大體爲大人，從其小體爲小人。鈞，同也。從，隨也。大體，心也。小體，耳目之類也。曰：鈞是人也，或從其大體，或從其小體，何也？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心之官

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天之所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此爲大人而已矣官之爲言司也耳司聽目司視各有所職而不能思是以蔽於外物既不能思而蔽於外物則亦一物而已又以外物交於此物其引之而去不難矣心則能思而以思爲職凡事物之來心得其職則得其理而物不能蔽失其職則不得其理而物來蔽之此三者皆天之所以與我者而心爲大若能有以立之則事無不思而耳目之欲不能奪之矣此所以爲大人也然此天之此舊本多作比而趙註亦以比方釋之今本既多作此而註亦作此乃未詳孰是但作比字於義爲短故且從今本云○范浚心箴曰茫茫堪輿俯仰無垠人於其閒眇然有身是身之微太倉稊米參爲三才曰惟心

耳往古來今孰無此心心為形役乃獸乃禽惟口耳目手足動靜投閒抵隙為厥心病一心之微眾欲攻之其與存者嗚呼幾希君子存誠克念克敬天君泰然百體從令○

孟子曰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樂音洛天爵者德義可尊自然之貴也古之人脩其天爵而人爵從之。脩其天爵以為吾分之所當然者耳人爵從之蓋不待求之而自至也今之人脩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棄其天爵則惑之甚者也終亦必亡而已矣要音邀○要求也脩天爵以要人爵其心固已惑矣得人爵而棄天爵則其惑又甚焉終必并其所得之人爵

而亡之也。○孟子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貴於己者弗思耳。貴於己者，謂天爵也。人之所貴者非良貴也。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人之所貴，謂人以爵位加己而後貴也。良者，本然之善也。趙孟，晉卿也。能以爵祿與人而使之貴，則亦能奪之而使之賤矣。若良貴，則人安得而賤之哉。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言飽乎仁義也所以不願人之膏粱之味也令聞廣譽施於身所以不願人之文繡也

聞，去聲。○詩大雅既醉之篇。飽，充足也。願，欲也。膏，肥肉。粱，美穀。令，善也。聞，亦譽也。文繡，衣之美者也。仁義充足而聞譽彰著，皆所謂良貴也。○尹氏曰：言在我者重，則外物輕。○

孟子曰。仁之勝不仁也。猶水勝火。今之爲仁者。猶以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也。不熄。則謂之水不勝火。此又與於不仁之甚者也。與猶助也。仁之能勝不仁。必然之理也。但爲之不力。則無以勝不仁。而人遂以爲眞不能勝。是我之所爲。有以深助於不仁者也。亦終必亡而已矣。言此人之心。亦且自怠於爲仁。終必并與其所爲而亡之。○趙氏曰。言爲仁不至。而不反諸己也。

○孟子曰。五穀者。種之美者也。苟爲不熟。不如荑稗。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荑音蹄。稗蒲賣反。夫音扶。○荑稗。草之似穀者。其實亦可食。然不能如五穀之美也。但五穀不熟。則反不如荑稗之熟。猶

爲仁而不熟。則反不如爲他道之有成。是以爲仁必貴乎熟。而不可徒恃其種之美。又不可以仁之難熟。而甘爲他道之有成也。○尹氏曰。日新而不已則熟。○孟子曰。羿之教人射。必志於彀。學者亦必志於彀。彀古候反○羿。善射者也。志。猶則也。彀。弓滿也。滿而後發。射之法也。學。謂學射。大匠誨人必以規矩。學者亦必以規矩。大匠。工師也。規矩。匠之法也。○此章言事必有法。然後可成。師舍是則無以教。弟子舍是則無以學。曲藝且然。況聖人之道乎。

告子章句下 凡十六章

任人有問屋廬子曰。禮與食孰重。曰。禮重。任平

色與禮孰重任人復問也曰禮重曰以禮食則飢而死不以禮食則得食必以禮乎親迎則不得妻不親迎則得妻必親迎乎迎去聲屋廬子不能對明日之鄒以告孟子孟子曰於答是也何有於如字○何有不難也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揣初委反○本謂下末謂上方寸之木至卑喻食色岑樓樓之高銳似山者至高喻禮若不取其下之平而升寸木於岑樓之上則寸木反高岑樓反卑矣金重於羽者豈謂一鉤金與一輿羽之謂哉鉤帶鉤也金本重而

帶鉤小。故輕。喻禮有輕於食色者。羽本輕。而一輿多。故重。喻食色有重於禮者。取食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食重。取色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色重。翅與啻同。古字通用。施智反。○禮食親迎。禮之輕者也。飢而死以滅其性。不得妻而廢人倫。食色之重者也。奚翅。猶言何但。言其相去懸絕。不但有輕重之差而已。往應之曰。紾兄之臂而奪之食。則得食。不紾。則不得食。則將紾之乎。踰東家牆而摟其處子。則得妻。不摟。則不得妻。則將摟之乎。紾音軫。摟音婁。○紾。戾也。摟。牽也。處子。處女也。此二者禮與食色皆其重者。而以之相較。則禮爲尤重也。○此章言義理事物

其輕重固有大分。然於其中。又各自有輕重之別。聖賢於此。錯綜斟酌。毫髮不差。固不肯枉尺而直尋。亦未嘗膠柱而調瑟。所以斷之。一視於理之當然而已矣。○曹交問曰。人皆可以爲堯舜。有諸。孟子曰。然。趙氏曰。曹交。曹君之弟也。人皆可以爲堯舜。疑古語。或孟子所嘗言也。

交聞文王十尺。湯九尺。今交九尺四寸以長。食粟而已。如何則可。曹交問也。食粟而已。言無他材能也。

曰。奚有於是。亦爲之而已矣。有人於此。力不能勝一匹雛。則爲無力人矣。今曰舉百鈞。則爲有力人矣。然則舉烏獲之任。是亦爲烏獲而已矣。夫人豈

以不勝爲患哉。弗爲耳。（勝平聲○匹字本作鴄鴨也。從省作匹。禮記說匹爲鶩是也。鳥獲古之有力人也。能舉移千鈞。）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夫徐行者。豈人所不能哉。所不爲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後去聲。長上聲。先去聲。夫音扶。○陳氏曰。孝弟者人之良知良能。自然之性也。堯舜人倫之至。亦率是性而已。豈能加毫末於是哉。楊氏曰。堯舜之道大矣。而所以爲之。乃在夫行止疾徐之閒。非有甚高難行之事也。百姓蓋日用而不知耳。）子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子服桀之服。誦桀之言。行桀之行。是桀而已矣。（之行二行並去聲○）

言爲善爲惡。皆在我而已。詳曹交之問。淺陋麤率。必其進見之時。禮貌衣冠言動之間。多不循禮。故孟子告之如此兩節云。

曰。交得見於鄒君。可以假館。願留而受業於門。見音現。○假館而後受業。交可見其求道之不篤。

曰。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求耳。子歸而求之。有餘師。夫音扶。○言道不難知。若歸而求之事親敬長之間。則性分之內。萬理皆備。隨處發見。無不可師。不必留此而受業也。○曹交事長之禮既不至。求道之心又不篤。故孟子教之以孝弟。而不容其受業。蓋孔子餘力學文之意。亦不屑之教誨也。

○公孫丑問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孟子曰。何以言之。曰。怨。弁音盤。○高子。齊人也。小弁。小

雅篇名。周幽王娶申后。生太子宜臼。又得褒
姒生伯服。而黜申后。廢宜臼。於是宜臼之傅
爲作此詩。以叙其
哀痛迫切之情也。曰固哉高叟之爲詩也。有
人於此。越人關弓而射之。則已談笑而道之。
無他。疏之也。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已垂涕泣
而道之。無他。戚之也。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
仁也。固矣夫。高叟之爲詩也。關與彎同。射食亦反。夫音扶。○
固謂執滯不通也。爲猶治也。越蠻夷
國名。道語也。親親之心。仁之發也。曰凱風
何以不怨。凱風邶風篇名。衞有七子之母不
能安其室。七子作此以自責也。
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小弁親之過大者也。

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磯也愈疏不孝也不可磯亦不孝也磯音機○磯水激石也不可磯言微激之而遽怒也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言舜猶怨慕小弁之怨不爲不孝也○趙氏曰生之膝下一體而分喘息呼吸氣通於親當親而疏怨慕號天是以小弁之怨未足爲愆也○宋牼將之楚孟子遇於石丘牼口莖反○宋牼牼名石丘地名曰先生將何之趙氏曰學士年長者故謂之先生曰吾聞秦楚構兵我將見楚王說而罷之楚王不悅我將見秦王說而罷之二王我將有所遇焉說音

稅○時宋牼方欲見楚王。恐其不悅。則將見秦王也。遇。合也。按莊子書有宋鈃者。禁攻寢兵。救世之戰。上說下教。强聒不舍。疏云齊宣王時人。以事考之。疑即此人也。

曰。軻也請無問其詳。願聞其指。說之將何如。曰。我將言其不利也。曰。先生之志則大矣。先生之號則不可。

徐氏曰。能於戰國擾攘之中。而以罷兵息民爲說。其志可謂大矣。然以利爲名。則不可也。

先生以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利。以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利也。爲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爲人子者。懷利以事其父。爲人弟者。懷利以事其兄

是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樂音洛下同先生以仁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仁義而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仁義也為人臣者懷仁義以事其君為人子者懷仁義以事其父為人弟者懷仁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懷仁義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何必曰利王去聲○此章言休兵息民為事則一然其心有義利之殊而其效有興亡之異學者所當深察而明辨之也○

孟子居鄒

季任爲任處守以幣交受之而不報處於平陸儲子爲相以幣交受之而不報任平聲相去聲下同○趙氏曰季任任君之弟任君朝會於鄰國季任爲之居守其國也儲子齊相也不報者來見則當報之但以幣交則不必報也他日由鄒之任見季子由平陸之齊不見儲子屋廬子喜曰連得閒矣屋廬子知孟子之處此必有義理故喜得其閒隙而問之問曰夫子之任見季子之齊不見儲子爲其爲相與爲其之爲去聲下同與平聲○言儲子但爲齊相不若季子攝守君位故輕之邪曰非也書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惟不役志于

享。書周書洛誥之篇。享。奉上也。儀。禮也。物。幣也。役。用也。言雖享而禮意不及其幣。則是不享矣。以其不用志于享故也。爲其不成享也。孟子釋書意如此。屋廬子悅。或問之。屋廬子曰。季子不得之鄒。儲子得之平陸。徐氏曰。季子爲君居守。不得往他國以見孟子。則以幣交。而禮意已備。儲子爲齊相。可以至齊之境內而不來見。則雖以幣交。而禮意不及其物也。○

淳于髡曰。先名實者。爲人也。後名實者。自爲也。夫子在三卿之中。名實未加於上下而去之。仁者固如此乎。先後爲皆去聲。○名。聲譽也。實。事功也。言以名實爲先而爲之者。是有志於救民者也。以名實爲後而不爲者。是欲獨善其身者也。名實未加於

上下。言上未能正其君。下未能濟其民也。孟子曰。居下位。不以賢事不肖者。伯夷也。五就湯。五就桀者。伊尹也。不惡汙君。不辭小官者。柳下惠也。三子者不同道。其趨一也。一者何也。曰仁也。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惡趨並去聲。○仁者。無私心而合天理之謂。楊氏曰。伊尹之就湯。以三聘之勤也。其就桀也。湯進之也。湯豈有伐桀之意哉。其進伊尹以事之也。欲其悔過遷善而已。伊尹既就湯。則以湯之心為心矣。及其終也。人歸之。天命之。不得已而伐之耳。若湯初求伊尹。即有伐桀之心。而伊尹遂相之以伐桀。是以取天下為心也。以取天下為心。豈聖人之心哉。曰。魯繆公之時。公儀子為政。子

柳子思爲臣魯之削也滋甚若是乎賢者之無益於國也公儀子名休爲魯相子柳泄柳也削地見侵奪也髡譏孟子雖不去亦未必能有爲也曰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穆公用之而霸不用賢則亡削何可得與與平聲○百里奚事見前篇曰昔者王豹處於淇而河西善謳緜駒處於高唐而齊右善歌華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有諸內必形諸外爲其事而無其功者髡未嘗覩之也是故無賢者也有則髡必識之華去聲○王豹衛人善謳淇水名緜駒齊人善歌高唐齊

西邑。華周。杞梁。二人皆齊臣。戰死於莒。其妻哭之哀。國俗化之皆善哭。髡以此譏孟子仕齊無功。未足爲賢也。曰。孔子爲魯司寇。不用。從而祭。燔肉不至。不稅冕而行。不知者以爲爲肉也。其知者以爲爲無禮也。乃孔子則欲以微罪行。不欲爲苟去。君子之所爲。衆人固不識也。稅音脫。爲肉爲爲無之爲爲去聲。○按史記孔子爲魯司寇攝行相事。齊人聞而懼。於是以女樂遺魯君。季桓子與魯君往觀之。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燔于大夫。則吾猶可以止。桓子卒受齊女樂。郊又不致燔俎于大夫。孔子遂行。孟子言以爲爲肉者。固不足道。以爲爲無禮。則亦未爲深知孔子者。蓋聖人於父母之國。不欲顯其君

相之失。又不欲為無故而苟去。故不以女樂去。而以燔肉行。其見幾明決。而用意忠厚。固非衆人所能識也。然則孟子之所為。豈髡之所能識哉。○尹氏曰。淳于髡未嘗知仁。亦未嘗識賢也。宜乎其言若是。○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趙氏曰。五霸。齊桓。晉文。秦穆。宋襄。楚莊也。三王。夏禹。商湯。周文武也。丁氏曰。夏昆吾。商大彭。豕韋。周齊桓。晉文。謂之五霸。天子適諸侯曰巡狩。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入其疆。土地辟。田野治。養老尊賢。俊傑在位。則有慶。慶以地。入其

疆。土地荒蕪。遺老失賢。掊克在位。則有讓。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是故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五霸者。摟諸侯以伐諸侯者也。故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朝音潮辟與闢同治去聲○慶賞也。益其地以賞之也。掊克。聚斂也。讓。責也。移之者。誅其人而變置之也。討者。出命以討其罪。而使方伯連帥帥諸侯以伐之也。伐者。奉天子之命。聲其罪而伐之也。摟。牽也。五霸牽諸侯以伐諸侯。不用天子之命也。自入其疆至則有讓。言巡狩之事。自一不朝至六師移之。言述職之事。

五霸桓公為盛。葵丘之會。諸侯束牲載書而

不歃血。初命曰。誅不孝。無易樹子。無以妾爲妻。再命曰。尊賢育才。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無忘賓旅。四命曰。士無世官。官事無攝。取士必得。無專殺大夫。五命曰。無曲防。無遏糴。無有封而不告。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今之諸侯。皆犯此五禁。故曰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

歃所洽反。糴音狄。好去聲。○按春秋傳。僖公九年。葵丘之會。陳牲而不殺。讀書加於牲上。壹明天子之禁。樹。立也。已立世子。不得擅易。初命三事。所以脩身正家之要也。賓。賓客也。旅。行旅也。皆當有以待之。不可忽忘也。士

世祿而不世官。恐其未必賢也。官事無攝。當廣求賢才以充之。不可以闕人廢事也。取士必得。必得其人也。無專殺大夫。有罪則請命于天子而後殺之也。無曲防。不得曲爲隄防。壅泉激水。以專小利。病鄰國也。無遏糴。鄰國凶荒。不得閉糴也。無有封而不告。不告者不得專封國邑。而不告天子也。

長君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罪大。今之大夫。皆逢君之惡。故曰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

長上聲。○君有過不能諫。又順之者。長君之惡也。君之過未萌。而先意導之者。逢君之惡也。○林氏曰。邵子有言。治春秋者。不先治五霸之功罪。則事無統理。而不得聖人之心。春秋之閒。有功者未有大於五霸。有過者亦未有大於五霸。故五霸者。功之首。罪之魁也。孟子此章之義。其亦若此也與。然五霸得罪於三

王。今之諸侯。得罪於五霸。皆出於異世。故得以逃其罪。至於今之大夫。其得罪於今之諸侯。則同時矣。而諸侯非惟莫之罪也。乃反以爲良臣。而厚禮之。不以爲罪。而反以爲功。何其謬哉。

○魯欲使慎子爲將軍。慎子魯臣。孟子曰。不教民而用之。謂之殃民。殃民者。不容於堯舜之世。教民者。教之禮義。使知入事父兄。出事長上也。用之。使之戰也。一戰勝齊。遂有南陽。然且不可。是時魯蓋欲使慎子伐齊。取南陽也。故孟子言就使慎子善戰有功如此。且猶不可。慎子勃然不悅曰。此則滑釐所不識也。滑音骨。○滑釐。慎子名。曰吾明告子。天子之地方千里。不千里。不足以待諸侯。諸侯

之地方百里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廟之典籍（待諸侯謂待其朝覲聘問之禮宗廟典籍祭祀會同之常制也）周公之封於魯爲方百里也地非不足而儉於百里太公之封於齊也亦爲方百里也地非不足也而儉於百里（二公有大勳勞於天下而其封國不過百里儉止而不過之意也）今魯方百里者五子以爲有王者作則魯在所損乎在所益乎（魯地之大皆幷吞小國而得之有王者作則必在所損矣）徒取諸彼以與此然且仁者不爲況於殺人以求之乎（徒空也言不殺人而取之也）君子之事君也

務引其君以當道志於仁而已。當道謂事合於理。志仁謂心在於仁。○孟子曰今之事君者曰我能爲君辟土地充府庫。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爲去聲。辟與闢同。鄉與向同。下皆同。○辟開墾也。我能爲君約與國戰必克。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爲之強戰是輔桀也。約要結也。與國和好相與之國也。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雖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言必爭奪而至於危亡也。○白

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白圭名丹周人也欲更稅法二十分而取其一分林氏曰按史記白圭能薄飲食忍嗜欲與童僕同苦樂樂觀時變人棄我取人取我與以此居積致富其為此論蓋欲以其術施之國家也孟子曰子之道貉道也貉音貊○貉北方夷狄之國名也萬室之國一人陶則可乎孟子設喻以詰圭而圭亦知其不可也曰不可器不足用也曰夫貉五穀不生惟黍生之無城郭宮室宗廟祭祀之禮無諸侯幣帛饔飧無百官有司故二十取一而足也夫音扶○北方地寒不生五穀黍早熟故生之饔飧以飲食饋客之禮也今居中國去人倫無

君子。如之何其可也無君臣祭祀交際之禮是去人倫無百官有司是無君子陶以寡。且不可以為國。況無君子乎因其辭以折之欲輕之於堯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重之於堯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什一而稅堯舜之道也多則桀寡則貊今欲輕重之則是小貉小桀而已○白圭曰。丹之治水也。愈於禹趙氏曰當時諸侯有小水白圭為之築隄壅而注之他國孟子曰。子過矣。禹之治水。水之道也。順水之性也是故禹以四海為壑。今吾子以鄰國為壑。壑受水處也水逆行。謂之洚水。洚水者。洪水也。仁人之

所惡也。吾子過矣。惡去聲。○水逆行者，下流壅塞。故水逆流。今乃壅水以害人。則與洪水之災無異矣。○孟子曰：君子不亮，惡乎執。惡平聲。○亮，信也。與諒同。惡乎執，言凡事苟且，無所執持也。○魯欲使樂正子爲政。孟子曰：吾聞之，喜而不寐。喜其道之得行。公孫丑曰：樂正子強乎。曰：否。有知慮乎。曰：否。多聞識乎。曰：否。知去聲。○此三者，皆當世之所尚，而樂正子之所短。故丑疑而問之。然則奚爲喜而不寐也。丑問也。曰：其爲人也好善。好去聲，下同。好善足乎。丑問也。曰：好善優於天下，而況魯國乎。優，有餘裕也。言雖治天下，尚有餘力也。夫苟

好善則四海之內皆將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夫苟不好善則人夫音扶下同○輕易也。言不以千里爲難也。將曰訑訑予既已知之矣。訑訑之聲音顏色距人於千里之外。士止於千里之外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與讒諂面諛之人居國欲治。可得乎。訑音移治去聲○訑訑自足其智不嗜善言之貌。君子小人迭爲消長。直諒多聞之士遠。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理勢然也。○此章言爲政不在於用一己之長。而貴於有以來天下之善。○陳子曰。古之君子何如則仕。孟子曰。所就三。所去三。其目在下。迎之致敬以有禮

言將行其言也。則就之。禮貌未衰。言弗行也。則去之。所謂見行可之仕。若孔子於季桓子是也。受女樂而不朝。則去之矣。其次。雖未行其言也。迎之致敬以有禮。則就之。禮貌衰。則去之。所謂際可之仕。若孔子於衛靈公是也。故與公遊於囿。公仰視蜚鴈。而後去之。其下。朝不食。夕不食。飢餓不能出門戶。君聞之曰。吾大者不能行其道。又不能從其言也。使飢餓於我土地。吾恥之。周之。亦可受也。免死而已矣。所謂公養之仕也。君之於民。固有周之之義。況此又有悔過之言。所以可受。然未至於飢餓不能出門戶。則猶不受也。其曰免死而已。則

其所受亦有節矣。

○孟子曰：舜發於畎畝之中，傅說舉於版築之間，膠鬲舉於魚鹽之中，管夷吾舉於士，孫叔敖舉於海，百里奚舉於市。說音悅。○舜耕歷山，三十登庸。說築傅巖，武丁舉之。膠鬲遭亂，鬻販魚鹽，文王舉之。管仲囚於士官，桓公舉以相國。孫叔敖隱處海濱，楚莊王舉之爲令尹。百里奚事見前篇。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爲，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曾與增同。○降大任，使之任大事也，若舜以下是也。空，窮也。乏，絕也。拂，戾也。言使之所爲不遂，多背戾也。動心忍性，謂竦動其心，堅

忍其性也。然所謂性。亦指氣稟食色而言耳。程子曰。若要熟。也須從這裏過。人恆過。然後能改。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衡與横同。○恆。常也。猶言大率也。横。不順也。作。奮起也。徵。驗也。喻。曉也。此又言中人之性。常必有過。然後能改。蓋不能謹於平日。故必事勢窮蹙。以至困於心。横於慮。然後能奮發而興起。不能燭於幾微。故必事理暴著。以至驗於人之色。發於人之聲。然後能警悟而通曉也。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恆亡。拂與弼同。○此言國亦然也。法家。法度之世臣也。拂士。輔弼之賢士也。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樂音洛。○以上文觀之。則知人之生全出於憂患。而死亡由於安樂矣。○尹氏曰言

困窮拂鬱能堅人之志而熟人之仁以安樂失之者多矣○孟子曰教亦多術矣予不屑之教誨也者是亦教誨之而已矣多術言非一端屑潔也不以其人爲潔而拒絕之所謂不屑之教誨也其人若能感此退自脩省則是亦我教誨之也○尹氏曰言或抑或揚或與或不與各因其材而篤之無非教也

孟子卷之七　朱熹集註

盡心章句上　凡四十六章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性則心之所具之理，而天又理之所從以出者也。人有是心，莫非全體，然不窮理，則有所蔽而無以盡乎此心之量。故能極其心之全體而無不盡者，必其能窮夫理而無不知者也。既知其理，則其所從出，亦不外是矣。以大學之序言之，知性則物格之謂，盡心則知至之謂也。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存，謂操而不舍；養，謂順而不害。事，則奉承而不違也。殀壽不貳，脩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殀壽，命之短長也。貳，疑也。

不貳者。知天之至。脩身以俟死。則事天以終身也。立命。謂全其天之所付。不以人為害之。○程子曰。心也。性也。天也。一理也。自理而言謂之天。自稟受而言。謂之性。自存諸人而言謂之心。張子曰。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愚謂盡心知性而知天。所以造其理也。存心養性以事天。所以履其事也。不知其理。固不能履其事。然徒造其理而不履其事。則亦無以有諸已矣。知天而不以殀壽貳其心。智之盡也。事天而能脩身以俟死。仁之至也。智有不盡。固不知所以為仁。然智而不仁。則亦將流蕩不法。而不足以為智矣。

○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

人物之生。吉凶禍福。皆天所命。然惟莫之致而至者。乃為正命。故君子脩身以俟之。所以順受乎此也。

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

命。謂正命。巖牆。牆之將覆者。知正命。則不處危地以取覆壓之禍。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盡其道。則所値之吉凶。皆莫之致而至者矣。桎梏死者。非正命也。桎梏。所以拘罪人者。言犯罪而死。與立巖牆之下者同。皆人所取。非天所爲也。○此章與上章。蓋一時之言。所以發其末句未盡之意。○孟子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也。舍。上聲。○在我者。謂仁義禮智。凡性之所有者。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有道。言不可妄求。有命。則不可必得。在外者。謂富貴利達。凡外物皆是。○趙氏曰。言爲仁由己。富貴在天。如不可求。從吾所好。○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

此言理之本然也。大則君臣父子，小則事物細微，其當然之理，無一不具於性分之內也。

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樂，音洛。○誠，實也。言反諸身，而所備之理，皆如惡惡臭、好好色之實然，則其行之不待勉強而無不利矣，其為樂孰大於是。

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強，上聲。○強，勉強也。恕，推己以及人也。反身而誠則仁矣，其有未誠，則是猶有私意之隔，而理未純也。故當凡事勉強，推己及人，庶幾心公理得而仁不遠也。○此章言萬物之理具於吾身，體之而實，則道在我而樂有餘；行之以恕，則私不容而仁可得。

○**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眾也。」**著者，知之明；察者，識之精。言方行之而不能明其所當然，既習矣而猶不識其所以然，所以終身由

之。而不知其道者多也。

○孟子曰。人不可以無恥。無恥之恥。無恥矣。趙氏曰。人能恥己之無所恥。是能改行從善之人。終身無復有恥辱之累矣。

○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恥者。吾所固有羞惡之心也。存之則進於聖賢。失之則入於禽獸。故所繫爲甚大。爲機變之巧者。無所用恥焉。爲機械變詐之巧者。所爲之事。皆人所深恥。而彼方且自以爲得計。故無所用其愧恥之心也。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但無恥一事不如人。則事事不如人矣。或曰。不恥其不如人。則何能有如人之事。其義亦通。或問人有恥不能之心如何。程子曰。恥其不能而爲之可也。恥其不能而掩藏之不可也。

○孟子曰。古之賢王好善而忘勢。古之賢士

何獨不然。樂其道而忘人之勢。故王公不致敬盡禮。則不得亟見之。見且猶不得亟。而況得而臣之乎。好去聲。樂音洛。亟去吏反。○言君當屈己以下賢。士不枉道而求利。二者勢若相反、而實則相成。蓋亦各盡其道而已。○孟子謂宋句踐曰。子好遊乎。吾語子遊。句音鉤。好語皆去聲。○宋姓。句踐名。遊。遊說也。人知之亦囂囂。人不知亦囂囂。趙氏曰。囂囂、自得無欲之貌。曰。何如斯可以囂囂矣。曰。尊德樂義。則可以囂囂矣。樂音洛。○德謂所得之善。尊之則有以自重。而不慕乎人爵之榮。義謂所守之正。樂之則有以自安。而不徇乎外物之誘矣。故士窮不

失義。達不離道。離力智反○言不以貧賤而移。不以富貴而淫。此尊德樂義。見於行事之實也窮不失義。故士得己焉。達不離道。故民不失望焉。得己言不失己也。民不失望言人素望其興道致治。而今果如所望也。古之人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脩身見於世。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見音現○見謂名實之顯著也。此又言士得己。民不失望之實。○此章言內重而外輕。則無往而不善。

○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夫音扶○興者感動奮發之意。凡民。庸常之人也。豪傑有過人之才智者也。蓋降衷秉彝。人所同得。惟上智之資無物欲之蔽

爲能無待於教。而自能感發以有爲也。○孟子曰。附之以韓魏之家。如其自視欿然。則過人遠矣。欿音坎○附。益也。韓魏。晉卿富家也。欿然。不自滿之意。尹氏曰。言有過人之識。則不以富貴爲事。○孟子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程子曰。以佚道使民。謂本欲佚之也。播穀乘屋之類是也。以生道殺民。謂本欲生之也。除害去惡之類是也。蓋不得已而爲其所當爲。則雖咈民之欲。而民不怨。其不然者。反是。○孟子曰。霸者之民。驩虞如也。王者之民。皞皞如也。皞胡老反○驩虞。與歡娛同。皞皞。廣大自得之貌。程子曰。驩虞有所造爲而然。豈能久也。耕田鑿井。帝力何有於我。如天之自然。乃王者

之政楊氏曰所以致人驩虞必有違道干譽
之事若王者則如天亦不令人喜亦不令人
怒。**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日遷善而不**
知爲之者。此所謂皡皡如也庸功也豐氏曰
因民之所惡而去之非有心於殺
之也何怨之有因民之所利而利之非有心
於利之也何庸之有輔其性之自然使自得
之故民日遷善而
不知誰之所爲也。**夫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
神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夫音扶
君子
聖人之通稱也所過者化身所經歷之處即
人無不化如舜之耕歷山而田者遜畔陶河
濱而器不苦窳也所存者神心所存主處便
神妙不測如孔子之所立斯立道斯行綏斯來
動斯和莫知其所以然而然也是其德業之
盛乃與天地之化同運並行舉一世而甄陶之

之非如霸者但小小補塞其罅漏而已。此
則王道之所以爲大。而學者所當盡心也。○
孟子曰。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程子曰仁言謂
以仁厚之言加於民。仁聲謂仁聞謂有仁之
實。而爲衆所稱道者也。此尤見仁德之昭著
故其感人尤深也。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政謂法度禁令。
所以制其外也。教謂道
德齊禮所以格其心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
愛之。善政得民財。善教得民心。得民財者百姓足而君無
不足也。得民心者。不
遺其親。不後其君也。○孟子曰。人之所不學
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
良者。本然之善也。程子曰。良知良
能皆無所由。乃出於天。不係於人。孩提之童

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長上聲下同○孩提二三歲之間知孩笑可提抱者也愛親敬長所謂良知良能者也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言親親敬長雖一人之私然達之天下無不同者所以爲仁義也○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其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行去聲居深山謂耕歷山時也蓋聖人之心至虛至明渾然之中萬理畢具一有感觸則其應甚速而無所不通非孟子造道之深不能形容至此也○孟子曰無爲其所

不為無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李氏曰有所不為不欲人皆有是心也至於私意一萌而不能以禮義制之則為所不為欲所不欲者多矣能反是心則所謂擴充其羞惡之心者而義不可勝用矣故曰如此而已矣。

○孟子曰人之有德慧術知者恆存乎疢疾。知去聲疢丑刃反○德慧者德之慧術知者術之知疢疾猶災患也言人必有疢疾則能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也。

獨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故達。孤臣遠臣孽子庶子皆不得於君親而常有疢疾者也達謂達於事理即所謂德慧術知也。

○孟子曰有事君人者事是君則為容悅者也。阿徇以為容逢迎以為悅此鄙夫之事妾婦之道也。有安

社稷臣者以安社稷為悅者也。言大臣之計安社稷。如小人之務悅其君。眷眷於此。而不忘也。有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民者無位之稱。以其全盡天理。乃天之民。故謂之天民。必其道可行於天下。然後行之。不然。則寧沒世不見知而不悔。不肯小用其道以徇於人也。張子曰。必功覆斯民。然後出。如伊呂之徒。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大人。德盛而上下化之。所謂見龍在田。天下文明者。○此章言人品不同。略有四等。容悅佞臣不足言。安社稷則忠矣。然猶一國之士也。天民則非一國之士矣。然猶有意也。無意無必。惟其所在。而物無不化。惟聖者能之。○孟子曰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樂。音洛。王與。皆去聲。下並同。父

母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也此人所深願而不可必得者今既得之其樂可知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二樂也程子曰人能克己則仰不愧俯不怍心廣體胖其樂可知有息則餒矣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盡得一世明睿之才而以所樂乎己者教而養之則斯道之傳得之者衆而天下後世將無不被其澤矣聖人之心所願欲者莫大於此今既得之其樂爲何如哉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林氏曰此三樂者一係於天一係於人其可以自致者惟不愧不怍而已學者可不勉哉○孟子曰廣土衆民君子欲之所樂不存焉樂音洛下同○地闢民聚澤可遠施故君子欲之然未足以爲樂也中天下

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所性不存焉。其道

大行無一夫不被其澤。故君子樂之。然其所得於天者則不在是也。君子所性。

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分定故也。分去

聲。○分者。所得於天之全體。故不以窮達而有異。君子所性仁義禮

智根於心。其生色也。睟然見於面。盎於背。施

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睟音粹。見音現。盎烏浪反。○上言所性之

分。與所欲所樂不同。此乃言其蘊也。仁義禮

智。性之四德也。根。本也。生。發見也。睟然。清和

潤澤之貌。盎。豐厚盈溢之意。施於四體。謂見

於動作威儀之閒也。喻。曉也。四體不言而喻。

言四體不待吾言。而自能曉吾意也。蓋氣稟

清明。無物欲之累。則性之四德。根本於心。其

積之盛則發而著見於外者不待言而無不順也。程子曰睟面盎背皆積盛致然四體不言而喻惟有德者能之○此章言君子固欲其道之大行然其所得於天者則不以是而有所加損也。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天下有善養老則仁人以爲己歸矣辟去聲下同大他蓋反己歸謂己之所歸餘見前篇○五畝之宅樹牆下以桑匹婦蠶之則老者足以衣帛矣五母雞二母彘無失其時老者

足以無失肉矣。百畝之田。匹夫耕之。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衣去聲○此文王之政也。一家養母雞五。母彘二也。餘見前篇

所謂西伯善養老者。制其田里。教之樹畜。導其妻子。使養其老。五十非帛不煖。七十非肉不飽。不煖不飽。謂之凍餒。文王之民無凍餒之老者。此之謂也。田。謂百畝之田。里。謂五畝之宅。樹。謂耕桑。畜。謂雞彘也。趙氏曰。善養老者。教導之使可以養其老耳。非家賜而人益之也。○

孟子曰。易其田疇。薄其稅斂。民可使富也。易斂皆去聲○易。治也。疇。耕治之田也。食之以時。用之以禮。財不可勝

用也。勝音升○教民節儉。則財用足矣。民非水火不生活。昏暮叩人之門戶。求水火。無弗與者。至足矣。聖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焉於虔反○水火。民之所急。宜其愛之。而反不愛者。多故也。尹氏曰。言禮義生於富足。民無常產則無常心矣。○孟子曰。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太山而小天下。故觀於海者難爲水。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爲言。此言聖人之道大也。東山。蓋魯城東之高山。而太山則又高矣。此言所處益高。則其視下益小。所見旣大。則其小者不足觀也。難爲水。難爲言。猶仁不可爲衆之意。觀水有術。必觀

其瀾。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此言道之有本也。瀾。水之湍急處也。明者光之體。光者明之用也。觀水之瀾。則知其源之有本矣。觀日月於容光之隙無不照。則知其明之有本矣。流水之為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言學當以漸。乃能至也。成章。所積者厚。而文章外見也。達者。足於此而通於彼也。○此章言聖人之道大而有本。學之者必以其漸。乃能至也。○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為善者。舜之徒也。孳孳。勤勉之意。言雖未至於聖人。亦是聖人之徒也。雞鳴而起。孳孳為利者。蹠之徒也。蹠。盜蹠也。欲知舜與蹠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閒也。程子曰。言閒者。謂相去不遠。所爭毫

末耳。善與利。公私而已矣。才出於善。便以利言也。○楊氏曰。舜跖之相去遠矣。而其分乃在利善之閒而已。是豈可以不謹。然講之不熟。見之不明。未有不以利爲義者。又學者所當深察也。或問雞鳴而起。若未接物。如何爲善。程子曰。只主於敬。便是爲善。

○孟子曰。楊子取爲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也。

爲我之爲。去聲。○楊子。名朱。取者。僅足之意。取爲我者。僅足於爲我而已。不及爲人也。列子稱其言曰。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是也。

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

放。上聲。○墨子。名翟。兼愛。無所不愛也。摩頂。摩突其頂也。放。至也。

子莫執中。執中爲近之。執中無權。猶執一也。

子莫。魯之賢人也。知楊墨之失中也。故度於二者之閒而執其中。近。近道也。權。稱錘

也。所以稱物之輕重而取中也。執中而無權則膠於一定之中而不知變。是亦執一而已矣。程子曰。中字最難識。須是默識心通。且試言一廳則中央爲中。一家則廳非中。而堂爲中。一國則堂非中。而國之中爲中。推此類可見矣。又曰。中不可執也。識得則事事物物皆有自然之中。不待安排。安排著則不中矣。

所惡執一者。爲其賊道也。舉一而廢百也。

惡爲皆去聲。○賊。害也。爲我害仁。兼愛害義。執中者害於時中。皆舉一而廢百者也。○此章言道之所貴者中。中之所貴者權。楊氏曰。禹稷三過其門而不入。苟不當其可。則與墨子無異。顏子在陋巷。不改其樂。苟不當其可。則與楊氏無異。子莫執爲我兼愛之中而無權。鄉鄰有鬬而不知閉戶。同室有鬬而不知救之。是亦猶執一耳。故孟子以爲賊道。禹稷顏回易地則皆然。以其有權也。不然。則是亦楊墨而

已矣。○孟子曰飢者甘食渴者甘飲是未得飲食之正也飢渴害之也豈惟口腹有飢渴之害人心亦皆有害。口腹爲飢渴所害故於飲食不暇擇而失其正味人心爲貧賤所害故於富貴不暇擇而失其正理人能無以飢渴之害爲心害則不及人不爲憂矣。人能不以貧賤之故而動其心則過人遠矣。○孟子曰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介有分辨之意柳下惠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不怨阨窮不憫直道事人至於三黜是其介也○此章言柳下惠和而不流與孔子論夷齊不念舊惡意正相類皆聖賢微顯闡幽之意也。○孟子曰有爲者辟若掘井掘井九軔。

而不及泉猶爲棄井也。辟讀作譬軔音刃與仞同○八尺曰仞。言鑿井雖深。然未及泉而止。猶爲自棄其井也。○呂侍講曰。仁不如堯。孝不如舜。學不如孔子。終未入於聖人之域。終未至於大道。未免爲半塗而廢。自棄前功也。

○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堯舜天性渾全。不假修習。湯武修身體道。以復其性。五霸則假借仁義之名。以求濟其貪欲之私耳。

久假而不歸。惡知其非有也。惡平聲○歸還也。有實有也。言竊其名以終身。而不自知其非真有。或曰。蓋歎世人莫覺其僞者。亦通。舊說久假不歸。即爲眞有。則誤矣。○尹氏曰。性之者。與道一也。身之者。履之也。及其成功則一也。五霸則假之而已。是以功烈如彼其卑也。

○公孫丑曰。伊尹曰。予不

狎于不順放太甲于桐民大悅太甲賢又反之民大悅予不狎于不順太甲篇文狎習見也不順言太甲所爲不順義理也餘見前篇賢者之爲人臣也其君不賢則固可放與與平聲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伊尹之志公天下以爲心而無一毫之私者也○公孫丑曰詩曰不素餐兮君子之不耕而食何也孟子曰君子居是國也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不素餐兮孰大於是餐七丹反○詩魏國風伐檀之篇素空也無功而食祿謂之素餐此與告陳相彭更

之意同。○王子墊問曰：士何事？墊丁念反○墊，齊王之子也。上則公卿大夫，下則農工商賈，皆有所事；而士居其閒，獨無所事，故王子問之也。孟子曰：尚志。尚，高尚也。志者，心之所之也。士既未得行公卿大夫之道，又不當爲農工商賈之業，則高尚其志而已。曰：何謂尚志？曰：仁義而已矣。殺一無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義也。居惡在？仁是也；路惡在？義是也。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惡平聲○非仁非義之事，雖小不爲；而所居所由，無不在於仁義，此士所以尚其志也。大人，謂公卿大夫。言士雖未得大人之位，而其志如此，則大人之事體用已全。若小人之事，則固非所當爲也。

○孟子曰：仲子不義與

之齊國而弗受。人皆信之。是舍簞食豆羹之義也。人莫大焉亡親戚君臣上下。以其小者。信其大者。奚可哉。舍音捨。食音嗣。○仲子。陳仲子也。言仲子設若非義而與之齊國。必不肯受。齊人皆信其賢。然此但小廉耳。其辟兄離母。不食君祿。無人道之大倫。罪莫大焉。豈可以小廉信其大節。而遂以爲賢哉。○桃應問曰。舜爲天子。皐陶爲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桃應。孟子弟子也。其意以爲舜雖愛父。而不可以私害公。皐陶雖執法。而不可以刑天子之父。故設此問以觀聖賢用心之所極。非以爲眞有此事也。孟子曰。執之而已矣。言皐陶之心。知有法而已。不知有天子之父也。然則舜不禁與。與平

聲○桃應問也。曰夫舜惡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夫音扶惡平聲○言皋陶之法有所傳受。非所敢私。雖天子之命亦不得而廢之也。然則舜如之何。桃應問也。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蹝也。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訢然樂而忘天下。蹝音徙訢與欣同樂音洛○蹝草屨也。遵循也。言舜之心知有父而已。不知有天下也。孟子嘗言舜視天下猶草芥。而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與此意互相發。○此章言爲士者。但知有法。而不知天子父之爲尊。爲子者。但知有父。而不知天下之爲大。蓋其所以爲心者。莫非天理之極。人倫之至。學者察此而有得焉。則不待較計論量。而天下無難處之事矣。○孟子自范之齊。望見齊王之子。喟然

歎曰。居移氣。養移體。大哉居乎。夫非盡人之子與。夫音扶。與平聲。○范齊邑。居謂所處之位。養奉養也。言人之居處所繫甚大。王子亦人子耳。特以所居不同。故所養不同。而其氣體有異也。孟子曰。張鄒皆云羨文也。王子宮室車馬衣服多與人同。而王子若彼者。其居使之然也。況居天下之廣居者乎。廣居見前篇。尹氏曰。睟然見於面。盎於背。居天下之廣居者然也。魯君之宋。呼於垤澤之門。守者曰。此非吾君也。何其聲之似我君也。此無他。居相似也。呼去聲。○垤澤宋城門名也。孟子又引此事為證。

○孟子曰。食而弗愛。豕交之。

也。愛而不敬。獸畜之也。食音嗣畜許六反○交。接也。畜。養也。獸謂犬馬之屬。恭敬者。幣之未將者也。將。猶奉也。詩曰。承筐是將。程子曰。恭敬雖因威儀幣帛而後發見。然幣之未將時。已有此恭敬之心。非因幣帛而後有也。恭敬而無實。君子不可虛拘。此言當時諸侯之待賢者。特以幣帛為恭敬。而無其實也。拘。留也。○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人之有形有色。無不各有自然之理。所謂天性也。踐。如踐言之踐。蓋眾人有是形。而不能盡其理。故無以踐其形。惟聖人有是形。而又能盡其理。然後可以踐其形而無歉也。○程子曰。此言聖人盡得人道。而能充其形也。蓋人得天地之正氣而生。與萬物不同。既為人。須盡得人理。然後稱其名。眾人有之而不知。賢

人踐之而未盡。能充其形。惟聖人也。楊氏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物者。形色也。則者。性也。各盡其則。則可以踐形矣。○齊宣王欲短喪。公孫丑曰。爲期之喪。猶愈於已乎。已。猶止也。孟子曰。是猶或紾其兄之臂。子謂之姑徐徐云爾。亦教之孝弟而已矣。紾之忍反。○紾。戾也。教之以孝弟之道。則彼當自知兄之不可戾。而喪之不可短矣。孔子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所謂教之以孝弟者如此。蓋示之以至情之不能已者。非強之也。王子有其母死者。其傅爲之請數月之喪。公孫丑曰。若此者何如也。爲去聲。○陳氏曰。王子所生之母死。厭於嫡母。而不敢終喪。其傅爲請於

王欲使得行數月之喪也時又適有此事丑問如此者是非何如按儀禮公子爲其母練冠麻衣縓緣既葬除之疑當時此禮已廢或既葬而未忍即除故請之也

曰是欲終之而不可得也雖加一日愈於已謂夫莫之禁而弗爲者也

夫音扶○言王子欲終喪而不可得其傅爲請雖止得加一日猶勝不加我前所譏乃謂夫莫之禁而自不爲者耳○此章言三年通喪天經地義不容私意有所短長示之至情則不肖者有以企而及之矣

○**孟子曰君子之所以教者五**

下文五者蓋因人品高下或相去遠近先後之不同

有如時雨化之者

時雨及時之雨也草木之生播種封殖人力已至而未能自化所少者雨露之滋耳及此時而雨之則其化速矣教人之妙亦猶是也若

孔子之於顏曾是已。有成德者。有達財者。財與材同。此各因其所長而教之者也。成德。如孔子之於冉閔。達財。如孔子之於由賜。有答問者。就所問而答之。若孔孟之於樊遲萬章也。有私淑艾者。艾音乂。○私。竊也。淑。善也。艾。治也。人或不能及門受業。但聞君子之道於人。而竊以善治其身。是亦君子教誨之所及。若孔子之於陳亢夷之是也。孟子亦曰。予未得爲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聖賢施教。各因其材。小以成小。大以成大。無棄人也。○公孫丑曰。道則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也。何不使彼爲可幾及而日孶孶也。幾音機。孟子曰。大匠不爲拙工改廢繩墨。羿

不爲拙射變其彀率。爲去聲彀古候反率音律○彀率彎弓之限也。言教人者皆有不可易之法不容自貶以徇學者之不能也。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中道而立能者從之。引引弓也發發矢也躍如如踊躍而出也。因上文彀率而言。君子教人但授以學之之法。而不告以得之之妙。如射者之引弓而不發矢。然其所不告者。已如踊躍而見於前矣。中者無過不及之謂。中道而立。言其非難非易。能者從之。言學者當自勉也。○此章言道有定體。教有成法。卑不可抗高不可貶語不能顯默不能藏。○孟子曰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殉。如殉葬之殉。以死隨物之名也。身出則道在必行道屈則身在必退以死相從而不離也。未聞以道殉乎人

者也（以道從人。妾婦之道。）○公都子曰滕更之在門也若在所禮而不答何也（更，平聲。○趙氏曰：滕更，滕君之弟，來學者也。）孟子曰挾貴而問挾賢而問挾長而問挾有勳勞而問挾故而問皆所不答也滕更有二焉（長，上聲。○趙氏曰：二，謂挾貴挾賢也。尹氏曰：有所挾，則受道之心不專，所以不答也。○此言君子雖誨人不倦，又惡夫意之不誠者。）○孟子曰於不可已而已者無所不已於所厚者薄無所不薄也（已，止也。不可止，謂所不得不爲者也。所厚，所當厚者也。此言不及者之弊。）其進銳者其退速（進銳者，用心太過，其氣易衰，故退速。○三者之弊，理勢必然，雖

過不及之不同。然卒同歸於廢弛。○孟子曰。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於民也。仁之而弗親。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物。謂禽獸草木。愛。謂取之有時。用之有節。程子曰。仁。推己及人。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於民則可。於物則不可。統而言之則皆仁。分而言之則有序。楊氏曰。其分不同。故所施不能無差等。所謂理一而分殊者也。尹氏曰。何以有是差等。一本故也。無僞也。○孟子曰。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爲急。仁者無不愛也。急親賢之爲務。堯舜之知而不徧物。急先務也。堯舜之仁不徧愛人。急親賢也。知者之知並去聲。○知者固無不知。然常以所當務者爲急。則事無不治。

而其爲知也大矣。仁者固無不愛，然常急於親賢，則恩無不洽，而其爲仁也博矣。

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是之謂不知務。

飯扶晚反歠昌悅反○三年之喪服之重者也緦麻三月小功五月服之輕者也察致詳也放飯大飯流歠長歠不敬之大者也齒決齧斷乾肉不敬之小者也問講求之意○此章言君子之於道識其全體則心不狹知所先後則事有序豐氏曰智不急先務雖徧知人之所知徧能人之所能徒弊精神而無益於天下之治矣仁不急於親賢雖有仁民愛物之心小人在位無由下達聰明日蔽於上而惡政日加於下此孟子所謂不知務也

盡心章句下

凡三十八章

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不仁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所謂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也。公孫丑曰何謂也梁惠王以土地之故糜爛其民而戰之大敗將復之恐不能勝故驅其所愛子弟以殉之是之謂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梁惠王以下。孟子答辭也。糜爛其民。使之戰鬪。糜爛其血肉也。復之。復戰也。子弟。謂太子申也。以土地之故及其民。以民之故及其子。皆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此承前篇之末三章之意。言仁人之恩。自內及外。不仁之禍。由疏逮親。○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

善於此則有之矣春秋每書諸侯戰伐之事必加譏貶以著其擅興之罪無有以為合於義而許之者但就中彼善於此者則有之如召陵之師之類是也

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征所以正人也諸侯有罪則天子討而正之此春秋所以無義戰也

○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程子曰載事之辭容有重稱而過其實學者當識其義而已苟執於辭則時或有害於義不如無書之愈也

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武成周書篇名武王伐紂歸而記事之書也策竹簡也取其二三策之言其餘不可盡信也程子曰取其奉天伐暴之意反政施仁之法而已

仁人無敵於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杵舂杵也

或作鹵楯也。武成言武王伐紂，紂之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孟子言此則其不可信者。然書本意乃謂商人自相殺，非謂武王殺之也。孟子之設是言，懼後世之惑，且長不仁之心耳。

○孟子曰：有人曰：我善為陳，我善為戰，大罪也。陳去聲。○制行伍曰陳，交兵曰戰。國君好仁，天下無敵焉。好去聲。南面而征北狄怨，東面而征西夷怨，曰：奚為後我？此引湯之事以明之，解見前篇。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兩去聲。賁音奔。○又以武王之事明之也。兩，車數。一車兩輪也。千，書序作百。王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書泰誓文，與此小異。孟子之意

當云王謂商人曰無畏我也我來伐紂本為安寧汝非敵商之百姓也於是商人稽首至地如角之崩也
征之為言正也各欲正己也焉用戰
焉於虔反○民為暴君所虐皆欲仁者來正己之國也
○孟子曰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
尹氏曰規矩法度可告者也巧則在其人雖大匠亦末如之何也已蓋下學可以言傳上達必由心悟莊周所論斲輪之意蓋如此
○孟子曰舜之飯糗茹草也若將終身焉及其為天子也被袗衣鼓琴二女果若固有之
飯上聲糗去久反茹如音汝袗之忍反果說文作婐烏果反○飯食也糗乾精也茹亦食也袗畫衣也二女堯二女也果女侍也言聖人之心不以貧賤而有慕於外

〇一〇三

不以富貴而有動於中。隨遇而安。無預於己。所性分定故也。○孟子曰。吾今而後知殺人親之重也。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然則非自殺之也。一閒耳。閒去聲○言吾今而後知者。必有所爲而感發也。一閒者。我往彼來。閒一人耳。其實與自害其親無異也。范氏曰。知此則愛敬人之親。人亦愛敬其親矣。○

孟子曰。古之爲關也。將以禦暴。譏察非常。今之爲關也。將以爲暴。征稅出入。○范氏曰。古之耕者什一。後世或收大半之稅。此以賦斂爲暴也。文王之囿。與民同之。齊宣王之囿。爲阱國中。此以園囿爲暴也。後世爲暴。不止於關。若使孟子用於諸侯。必行文王之政。凡此之類。皆不終日而改也。○孟

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使人不以道不能行於妻子身不行道者以行言之不行者道不行也使人不以道者以事言之不能行者令不行也○孟子曰周于利者凶年不能殺周于德者邪世不能亂周足也言積之厚則用其餘○

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苟非其人簞食豆羹見於色好乘食皆去聲見音現○好名之人矯情干譽是以能讓千乘之國然若本非能輕富貴之人則於得失之小者反不覺其真情之發見矣蓋觀人不於其所勉而於其所忽然後可以見其所安之實也○

孟子曰不信仁賢則國空虛空虛言若無人然無禮義則上下

亂。禮義所以辨上下。定民志。無政事。則財用不足。生之無道。取之無度。用之無節故也。○尹氏曰。三者以仁賢爲本。無仁賢。則禮義政事。處之皆不以其道矣。

○孟子曰。不仁而得國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言不仁之人。騁其私智。可以盜千乘之國。而不可以得丘民之心。鄒氏曰。自秦以來。不仁而得天下者有矣。然皆一再傳而失之。猶不得也。所謂得天下者。必如三代而後可。

○孟子曰。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社。土神。稷。穀神。建國則立壇壝以祀之。蓋國以民爲本。社稷亦爲民而立。而君之尊。又係於二者之存亡。故其輕重如此。是故得乎丘民而爲天子。得乎天子爲諸侯。得乎諸侯爲大夫。丘民。

田野之民。至微賤也。然得其心。則天下歸之。天子。至尊貴也。而得其心者。不過爲諸侯耳。是民爲重也。

諸侯危社稷則變置。諸侯無道。將使社稷爲人所滅。則當更立賢君。是君輕於社稷也。

犧牲既成。粢盛既潔。祭祀以時。然而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盛音成○祭祀不失禮。而土穀之神。不能爲民禦災捍患。則毀其壇壝而更置之。亦年不順成。八蜡不通之意。是社稷雖重於君。而輕於民也。

○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柳下惠是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薄夫敦。鄙夫寬。奮乎百世之上。句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

起也。非聖人而能若是乎。而況於親炙之者乎。興起感動奮發也。親炙親近而熏炙之也。餘見前篇。

○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仁者。人之所以爲人之理也。然仁。理也。人物也。以仁之理。合於人之身而言之。乃所謂道者也。程子曰。中庸所謂率性之謂道是也。○或曰。外國本人也之下。有義也者宜也禮也者履也智也者知也信也者實也凡二十字。今按如此。則理極分明。然未詳其是否也。

○孟子曰。孔子之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去齊接淅而行。去他國之道也。重出

○孟子曰。君子之戹於陳蔡之閒。無上下之交也。君子。孔子也。戹與厄同。君

臣皆惡無所與交也○貉稽曰稽大不理於口○貉音陌趙氏
曰貉姓稽名為眾口所訕理賴也今按漢書無俚方言亦訓賴孟子曰無傷
也士憎茲多口○趙氏曰為士者益多為眾口所訕按此則憎當從土今本
皆從心蓋傳寫之誤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孔子也
肆不殄厥慍亦不隕厥問文王也詩邶風柏舟及大雅
緜之篇也悄悄憂貌慍怒也本言衛之仁人見怒於羣小孟子以為孔子之事可以當之
肆發語辭隕墜也問聲問也本言大王事昆夷雖不能殄絕其慍怒亦不自墜其聲問之
美孟子以為文王之事可以當之○尹氏曰言人顧自處如何盡其在我者而已○
孟子曰賢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以其昏

昏。使人昭昭。昭昭明也。昏昏闇也。尹氏曰。大學之道。在自昭明德而施於天下國家。其有不順者寡矣。

○孟子謂高子曰。山徑之蹊閒句介然用之而成路句為閒不用。則茅塞之矣。今茅塞子之心矣。介音戛。○徑。小路也。蹊。人行處也。介然。倏然之頃也。用。由也。路。大路也。為閒。少頃也。茅塞。茅草生而塞之也。言理義之心。不可少有閒斷也。

○高子曰。禹之聲。尚文王之聲。尚。加尚也。豐氏曰。言禹之樂。過於文王之樂。孟子曰。何以言之。曰。以追蠡。追音堆。蠡音禮。○豐氏曰。追。鐘紐也。周禮所謂旋蟲是也。蠡者。齧木蟲也。言禹時鐘在者。鐘紐如蟲齧而欲絕。蓋用之者多。而文王之鐘不然。是以知禹之樂過於文王之樂也。曰。

是奚足哉城門之軌兩馬之力與與平聲○豐氏曰奚足言此何足以知之也軌車轍迹也兩馬一車所駕也城中之涂容九軌車皆可散行故其轍迹淺城門惟容一車車皆由之故其轍迹深蓋日久車多所致非一車兩馬之力能使之然也言禹在文王前千餘年故鐘久而紐絕文王之鐘則未久而紐全不可以此而議優劣也○此章文義本不可曉舊說相承如此而豐氏差明白故今存之亦未知其是否也○齊饑陳臻曰國人皆以夫子將復爲發棠殆不可復復扶又反○先時齊國嘗饑孟子勸王發棠邑之倉以賑貧窮至此又饑陳臻問言齊人望孟子復勸王發棠而又自言恐其不可也孟子曰是爲馮婦也晉人有馮婦者善搏虎卒爲善

士則之野有衆逐虎虎負嵎莫之敢攖望見馮婦趨而迎之馮婦攘臂下車衆皆悅之其爲士者笑之手執曰搏卒爲善士後能改行爲善也之適也負依也山曲曰嵎攖觸也笑之笑其不知止也疑此時齊王已不能用孟子而孟子亦將去矣故其言如此

○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程子曰五者之欲性也然有分不能皆如其願則是命也不可謂我性之所有而求必得之也愚按不能皆如其願不止爲貧賤蓋雖富貴之極亦有品節限制則是亦有命也仁之於父子也義之

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智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

程子曰仁義禮智天道在人則賦於命者所稟有厚薄清濁然而性善可學而盡故不謂之命也張子曰晏嬰智矣而不知仲尼是非命邪愚按所稟者厚而清則其仁之於父子也至義之於君臣也盡禮之於賓主也恭智之於賢否也哲聖人之於天道也無不吻合而純亦不已焉薄而濁則反是是皆所謂命也或曰者當作否人衍字更詳之○愚聞之師曰此二條者皆性之所有而命於天者也然世之人以前五者爲性雖有不得而必欲求之以後五者爲命一有不至則不復致力故孟子各就其重處言之以伸此而抑彼也張子所謂養則付命於天道則責成於己其言約而盡矣○

浩生不害問

曰。樂正子。何人也。孟子曰。善人也。信人也。趙氏曰。浩生。姓。不害。名。齊人也。何謂善。何謂信。不害問也。曰。可欲之謂善。天下之理。其善者必可欲。其惡者必可惡。其爲人也可欲而不可惡。則可謂善人矣。有諸己之謂信。凡所謂善。皆實有之。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是則可謂信人矣。○張子曰。志仁無惡之謂善。誠善於身之謂信。充實之謂美。力行其善。至於充滿而積實。則美在其中。而無待於外矣。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則德業至盛。而不可加矣。大而化之之謂聖。大而能化。使其大者不泯然無復可見之迹。則不思不勉。從容中道。而非人力之所能爲矣。張子曰。大可爲也。化不可爲也。在熟之而已矣。

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程子曰。聖不可知。謂聖之至妙。人所不能測。非聖人之上。又有一等神人也。樂正子。二之中。四之下也。蓋在善信之閒。觀其從於子敖。則其有諸己者。或未實也。張子曰。顏淵。樂正子皆知好仁矣。樂正子志仁無惡。而不致於學。所以但爲善人信人而已。顏子好學不倦。合仁與智。具體聖人。獨未至聖人之止耳。○程子曰。士之所難者。在有諸己而已。能有諸己。則居之安資之深。而美且大可以馴致矣。徒知可欲之善。而若存若亡而已。則能不受變於俗者鮮矣。尹氏曰。自可欲之善。至於聖而不可知之神。上下一理。擴充而至於神。則不可得而名矣。

○孟子曰。逃墨必歸於楊。逃楊必歸於儒。歸。斯受之而已矣。墨氏務外而不情。楊氏太簡而近實。故其反正之漸

大略如此。歸斯受之者。憫其陷溺之久。而取其悔悟之新也。今之與楊墨辯者。如追放豚。既入其苙。又從而招之。放豚。放逸之豕豚也。苙。闌也。招。罥也。羈其足也。言彼既來歸。而又追咎其既往之失也。○此章見聖賢之於異端。拒之甚嚴。而於其來歸。待之甚恕。拒之嚴。故人知彼說之爲邪。待之恕。故人知此道之可反。仁之至。義之盡也。

○孟子曰。有布縷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君子用其一。緩其二。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離。征賦之法。歲有常數。然布縷取之於夏。粟米取之於秋。力役取之於冬。當各以其時。若并取之。則民力有所不堪矣。今兩稅三限之法。亦此意也。尹氏曰。言民爲邦本。取之無度。則其國危矣。

○孟子

曰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寶珠玉者殃必及身尹氏曰言寶得其寶者安寶失其寶者危○盆成括仕於齊孟子曰死矣盆成括盆成括見殺門人問曰夫子何以知其將見殺曰其爲人也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也則足以殺其軀而已矣盆成姓括名也恃才妄作所以取禍徐氏曰君子道其常而已括有死之道焉設使幸而獲免孟子之言猶信也○孟子之滕館於上宮有業屨於牖上館人求之弗得館舍也上宮別宮名業屨織之有次業而未成者蓋館人所作置之牖上而失之也或問之曰若是乎從

者之廋也曰子以是爲竊屨來與曰殆非也夫子之設科也往者不追來者不拒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矣從爲去聲與平聲夫子如字舊讀爲扶余者非○或問之者問於孟子也廋匿也言子之從者乃匿人之物如此乎孟子答之而或人自悟其失因言此從者固不爲竊屨而來但夫子設置科條以待學者苟以向道之心而來則受之耳雖夫子亦不能保其往也門人取其言有合於聖賢之指故記之○孟子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爲達之於其所爲義也惻隱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故莫不有所不忍不爲此仁義之端也然以氣質之偏物欲之蔽則於他事或有不

能者。但推所能達之於所不能則無非仁義也。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勝平聲○充滿也穿穴踰踰牆皆爲盜之事也能推所不忍以達於所忍則能滿其無欲害人之心而無不仁矣能推其所不爲以達於所爲則能滿其無穿窬之心而無不義矣。人能充無受爾汝之實無所往而不爲義也此申說上文充無穿窬之心之意也蓋爾汝人所輕賤之稱人雖或有所貪昧隱忍而甘受之者然其中心必有慚忿而不肯受之之實人能即此而推之使其充滿無所虧缺則無適而非義矣。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餂之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餂

之也。是皆穿窬之類也。（餂音忝○餂，探取之也。今人以舌取物曰餂，即此意也。便佞隱默，皆有意探取於人，是亦穿窬之類。然其事隱微，人所忽易，故特舉以見例。明必推無穿窬之心，以達於此而悉去之，然後爲能充其無穿窬之心也。）○

孟子曰：言近而指遠者，善言也；守約而施博者，善道也。君子之言也，不下帶而道存焉。（施去聲○古人視不下於帶，則帶之上，乃目前常見至近之處也。舉目前之近事，而至理存焉，所以爲言近而指遠也。）君子之守，脩其身而天下平。（此所謂守約而施博也。）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所求於人者重，而所以自任者輕。（舍音捨○此言不守約而務施博之

病。○孟子曰：堯舜，性者也；湯武，反之也。性者，得全於天，無所汚壞，不假脩爲，聖之至也。反之者，脩爲以復其性，而至於聖人也。程子曰：性之反之，古未有此語，蓋自孟子發之。呂氏曰：無意而安行，性也；行意利行，而至於無意，復性者也。堯舜不失其性，湯武善反其性，及其成功則一也。

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哭死而哀，非爲生者也；經德不回，非以干祿也；言語必信，非以正行也。中、爲、行，並去聲。○細微曲折，無不中禮，乃其盛德之至。自然而中，而非有意於中也。經，常也。回，曲也。三者亦皆自然而然，非有意而爲之也，皆聖人之事，性之之德也。

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法者，天理之當然者也。君子行之，而吉凶禍福有所

不計。蓋雖未至於自然。而已非有所爲而爲
矣。此反之之事。董子所謂正其義不謀其利
明其道不計其功。正此意也。○程子曰。動容
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行法以俟命者。朝聞
道夕死可矣之意也。呂氏曰。法由此立。命由
此出。聖人也。行法以俟命。君子也。聖人性之
君子所以復其性也。○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
巍巍然。說音稅。藐音眇。○趙氏曰。大人當時尊貴者也。藐。輕之也。巍巍。富貴高顯
之貌。藐焉而不畏之。則志意舒展。言語得盡也。堂高數仞。榱題數尺。
我得志弗爲也。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我得
志弗爲也。般樂飲酒。驅騁田獵。後車千乘。我
得志弗爲也。在彼者。皆我所不爲也。在我者

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榱楚危反般音盤樂音洛乘去聲○榱桷也題頭也食前方丈饌食列於前者方一丈也此皆其所謂巍巍然者我雖得志有所不為而所守者皆古聖賢之法則彼之巍巍者何足道哉○楊氏曰孟子此章以己之長方人之短猶有此等氣象在孔子則無此矣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為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為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欲如口鼻耳目四支之所欲雖人之所不能無然多而不節未有不失其本心者學者所當深戒也程子曰所欲不必沈溺只有所向便是欲

○曾晳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羊棗。羊棗實小黑而圓又謂之羊矢棗曾子以父嗜之父沒之後食必思親故

不忍食也。公孫丑問曰膾炙與羊棗孰美孟子曰膾炙哉公孫丑曰然則曾子何爲食膾炙而不食羊棗曰膾炙所同也羊棗所獨也諱名不諱姓姓所同也名所獨也肉聶而切之爲膾炙炙肉也。

○萬章問曰孔子在陳曰盍歸乎來吾黨之士狂簡進取不忘其初孔子在陳何思魯之狂士盍何不也狂簡謂志大而略於事進取謂求望高遠不忘其初謂不能改其舊也此語與論語小異孟子曰孔子不得中道而與之必也狂獧乎狂者進取獧者有所不爲也孔子

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獧音絹○不得中道至有所不爲據論語亦孔子之言。然則孔子字下。當有曰字。論語道作行。獧作狷。有所不爲者。知恥自好。不爲不善之人也。孔子豈不欲中道以下。孟子言也。敢問何如斯可謂狂矣。萬章問。曰。如琴張曾晳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矣。琴張、名牢。字子張。子桑戶死。琴張臨其喪而歌。事見莊子。雖未必盡然。要必有近似者。曾晳見前篇。季武子死。曾晳倚其門而歌。事見檀弓。又言志異乎三子者之撰。事見論語。牧皮未詳。何以謂之狂也。萬章問。曰。其志嘐嘐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嘐火交反。行去聲。○嘐嘐志大言大也。重言古之人

見其動輒稱之不一稱而已也。夷平也。掩覆也。言平考其行而不能覆其言也。程子曰。曾皙言志。而夫子與之。蓋與聖人之志同。便是堯舜氣象也。特行有不掩焉耳。此所謂狂也。

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是獧也。是又其次也。此因上文所引。遂解所以思得獧者之意。狂有志者也。獧有守者也。有志者能進於道。有守者不失其身。屑潔也。

孔子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鄉原乎。鄉原德之賊也。曰。何如斯可謂之鄉原矣。鄉原非有識者。原與愿同。荀子原愨字皆讀作愿。謂謹愿之人也。故鄉里所謂愿人。謂之鄉原。孔子以其似德而非德。故以爲德之賊。過門不入而不恨之。以其不見親就爲幸。深惡而

痛絕之也萬章又引孔子之言而問也。曰何以是嘐嘐也言不顧行行不顧言則曰古之人古之人行何爲踽踽涼涼生斯世也爲斯世也善斯可矣閹然媚於世也者是鄉原也行去聲踽其禹反閹音奄○踽踽獨行不進之貌。涼涼薄也。不見親厚於人也。鄉原譏狂者曰。何用如此嘐嘐然。行不掩其言。而徒每事必稱古人邪。又譏獧者曰。何必如此踽踽涼涼。無所親厚哉。人既生於此世。則但當爲此世之人。使當世之人皆以爲善。則可矣。此鄉原之志也。閹。如奄人之奄。閉藏之意也。媚。求悅於人也。孟子言此深自閉藏。以求親媚於世。是鄉原之行也。萬章曰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爲原人孔子

以為德之賊何哉原亦謹厚之稱而孔子以為德之賊故萬章疑之

曰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汙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衆皆悅之自以為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曰德之賊也呂侍講曰言此等之人欲非之則無可舉欲刺之則無可刺也流俗者風俗頹靡如水之下流衆莫不然也汙濁也非忠信而似忠信非廉潔而似廉潔

孔子曰惡似而非者惡莠恐其亂苗也惡佞恐其亂義也惡利口恐其亂信也惡鄭聲恐其亂樂也惡紫恐其亂朱也惡鄉原恐其亂德也惡去聲莠

音有○孟子又引孔子之言以明之莠似苗
之草也佞才智之稱其言似義而非義也利
口多言而不實者也鄭聲淫樂也樂正樂也
紫間色朱正色也鄉原不狂不獧人皆以爲
善有似乎中道而實
非也故恐其亂德
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
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
反復也經常
也萬世不易
之常道也興興起於善也邪慝如鄉原之屬
是也世衰道微大經不正故人人得爲異說
以濟其私而邪慝並起不可勝正君子於此
亦復其常道而已常道既復則民興於善而
是非明白無所回互雖有邪慝不足以惑之
矣○尹氏曰君子取夫狂獧者蓋以狂者志
大而可與進道獧者有所不爲而可與有爲
也所惡於鄉原而欲痛絕之者爲其似是而
非惑人之深也絕之之術
無他焉亦曰反經而已矣
○**孟子曰由堯舜**

至於湯，五百有餘歲，若禹、臯陶，則見而知之；若湯，則聞而知之。趙氏曰：五百歲而聖人出，天道之常；然亦有遲速，不能正五百年，故言有餘也。尹氏曰：知，謂知其道也。由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歲，若伊尹、萊朱，則見而知之；若文王，則聞而知之。趙氏曰：萊朱，湯賢臣。或曰：即仲虺也，為湯左相。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若太公望、散宜生，則見而知之；若孔子，則聞而知之。散，素亶反。○散氏，宜生名，文王賢臣也。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此所謂聞而知之也。由孔子而來至於今，

百有餘歲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林氏曰孟子言孔子至今時未遠鄒魯相去又近然而已無有見而知之者矣則五百餘歲之後又豈復有聞而知之者乎○愚按此言雖若不敢自謂已得其傳而憂後世遂失其傳然乃所以自見其有不得辭者而又以見夫天理民彝不可泯滅百世之下必將有神會而心得之者耳故於篇終歷序羣聖之統而終之以此所以明其傳之有在而又以俟後聖於無窮也其旨深哉○有宋元豐八年河南程顥伯淳卒潞公文彥博題其墓曰明道先生而其弟頤正叔序之曰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眞儒無善治士猶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

諸人。以傳諸後。無眞儒。則天下貿貿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先生生乎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以興起斯文爲己任。辨異端。闢邪說。使聖人之道。煥然復明於世。蓋自孟子之後。一人而已。然學者於道不知所向。則孰知斯人之爲功。不知所至。則孰知斯名之稱情也哉。